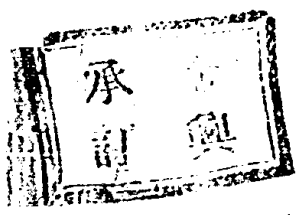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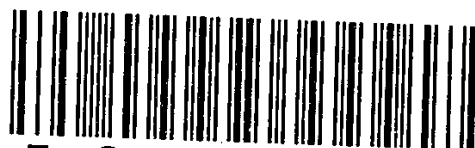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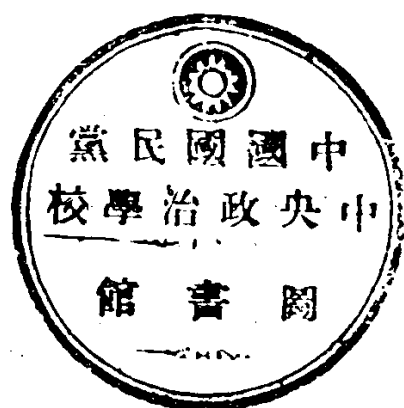


876204 690



蜀遊心影

舒新城著



3 0662 9666 0

開明書店印行

上海四馬路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

1—1000册

每册實價一元二角

序

這本小冊子是從一些不關重要的家信中選出改編的。當寫信時，固不會想到要印行；今日竟與讀者相見，是由幾種偶然的原因湊成的。

我因從事教育有年，平日所寫關於教育的書冊有好幾百萬言；但是，除了爲他人作留聲機器，實在太少有自己要說的話。這些書信，雖然不能盡把自己要說的話一概寫上，但已寫出來的尙不是違心之言。所以因妻之慫恿，便於十六年夏把牠選輯改編。

其次，蜀道難行，自昔已然；民國來，雖然重慶以下，直通航運，便利與速度均遠勝從前；然而重慶以上之難行，並不大異於往昔；其風俗人情之特別，有許多地方竟是我們常住在交通便利地方的人們所夢想不到。這些，在個人固是一些不易得的經驗，對於社會學家，文學家等或許

尚能供其實際的參攷。這些書信，雖然不成什麼體系，但所記的都是當日的實在情形。若有人於領略川菜之餘，想望飽賞真正四川風味而不可得的時候，有此記載也未尚不可權當臥遊。

第三，我從前的生活，都是圈定在教育圈子裏的：教育家雖然也一樣是人，但因為事事要顧到‘為人模範’，對於人生的真滋味也就嘗得有限。十三年去成都，雖然仍舊是做教師，而環境的變遷，長途的跋涉，很使我從孤獨與寂靜中領略了許多人生滋味，而走到了人生之門。在十四年的春間，成都高師師生的一部分假著所謂戀愛問題爲我造了一個絕大的危險，除了把友人李劫人牽連到受了一星期的縲纆之災，自己也幾乎喪了生命；而所得的教訓也就最大：我雖不敢說此時以前與此時以後的我，完全是兩樣，但對於人生與社會的瞭解因此而進步得許多。也許我現在與未來的生活，有形無形都爲那次的事變所影響。此行與我個人既有這樣的關係，把已往的事件留存着作回憶的參攷，亦未始不是有益的事情，

根據以上的三種原因，所以竟把這些不關重

要的東西印行了。

現在還得補述一件事：

我在成都數月，往來的朋友很少，除劄人外，過從最密的，要算陳岳安。岳安的性情與人格，在書中已約略述過，讀者可以推知其行事之光明與待人之誠摯。但有一件慷慨好義的事情，當時屈於勢力，不敢申述。現在因為出版的時間延擱，一切都成過去，而且他於十六年冬不幸在渝城途中覆舟而死，更不懼惡勢力的侵襲，故我可在此簡要說之。

十四年四月廿八日劄人因我被捕之時，我正從劄人家中避入他家（他們前後門相通），他並設宴款待。食未及半，忽聽得劄人家中人聲沸騰，他知道劄人必被捕（後來方知道這是他們預定的計劃：因為劄人捕去雖不免受苦，但生命無危險，我不幸而落在他們手中，必死無疑）而且知道一定要搜索他家，立即逼我易裝，由後門牆上跳入其鄰居楊家（亦劄人親戚）。等到騷擾過後，又於夜間接回他家。經過三日，外面風聲緊張，他家不能再居，更於深夜護送他處，不五日又改

送他處；及勅人出獄，復共同設計護送我出城。自四月廿九午後四時至五月十一日晨五時之十餘日間，無不竭其全力爲我謀安全：勅人家庭的安慰，各方消息的探聽，以及經濟供給，行裝整備，無不由他一人任之。當我住在他家三日間，更每終夜不眠爲我防護。這深知道在當時的險惡情形之下，勅人與他缺少任何一人，我均不能倖免；勅人與我雖爲初識，然而同爲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平日精神上尙有交通；他則平日與我既無何種關係，而且他底生活完全建築在經營書業上，更絕對無所求於我。他冒險爲此（當時若有人確知道他救護我，他必被捕，他底華陽流通處一定被封）完全爲行其心之所安。他這種熱腸俠骨，是我有生以來所未見，我當時對於他，除了自卑的感情外，連‘感激’兩字都不敢說。然而他爲着惡勢力的逼迫，竟不能容許我在關於此事的任何文字上說及他底姓名。如今他死了，明知說出來他也無從知悉，而且還不知道是否他所願聞；然而五六年來，我無時不耿耿於此事，更無時不思一吐爲快。我之爲此，也只是行其我心之

所安，絕不是爲表揚岳安而然，更不是爲報答岳安而然。岳安有知，想亦能諒我恕我也！

又此書於十六年十月交由北新書局付印，兩年來，費去許多脣舌，終於不曾印出。今年八月，全稿已由北新排完，本可以由他們印行，以符其廣告上的預告；但因自三月來五個月中連去三函而不得其隻字，八月初晤該局主持人李小峯先生時又感着些不快，遂情不自禁地於八月二十三日托劉大杰先生代爲交涉，由我自備費用將紙版等等取出，請開明書店的夏丏尊先生代爲印行。這種出版的周折，也爲我生平所未經；與構成此書的事實的周折，可謂無獨有偶，自思亦殊奇怪。但是小峯之替我校對，大杰之替我交涉，丏尊之替我印行，我都一樣地感謝他們。

新舒城 十八年九月一日誌於杭州

目次

第一編 寧渝途中

夢魂	1
江漢風波	3
漢宜雜記	5
宜昌之夜	12
入川	14
巫山雲與巫山十二峯	16
灘瀨堆	19
夔州一宿	23
女友(?)	26
萬縣一瞥	27
天子廟	31
石家沱	36
重慶登岸	38
嘉利賓館	42
失望	46

轎子	47
二女師週念	49
“豆花兒”	53
試驛南山	57
零碎問題	59

第二編 渝蓉紀程

陸行手續	65
出店費	68
小北路	70
背子	72
伏頭	73
遇伴	77
嘉陵江	79
人間世	81
土沱之夜	85
大戲	90
東道主	94
希奇而平常的事	96
生活一般	100
柏梓鎮上	105

滑竿兒與流差	112
東西文化問題	115
丐婦與牌樓	118
東大路	123
軍人世界	127
到城都	130

第三編 錦城雜拾

“啊！你就到了！”	135
不安	139
故業重理	144
學生生活	146
上街去	150
故人	163
訪囚徒	166
電影場	172
中等教育	174
榮膺學位	180
報紙	184
小天堂	187
公園	190

通俗教育館·····	200
放假·····	205
消寒一——談話與講演·····	209
消寒二——攝影·····	211
消寒三——遊覽寺觀·····	213
歡迎會·····	225
除夕之夜·····	228
病中·····	231
新都之遊(一)·····	237
新都之遊(二)·····	244
薛濤井·····	249
風波·····	254
植樹節·····	257
花會·····	261
畢業宴·····	265
追念(一)·····	267
追念(二)·····	272
運動會·····	277
喜劇·····	281
歸期·····	288



6807
925
2

蜀遊心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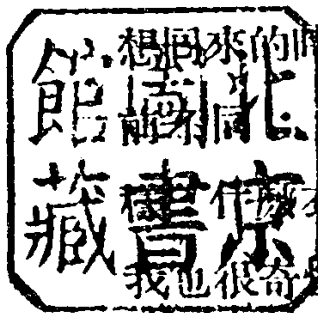
第一編

寧渝途中

1. 夢魂

近幾年來，每年我都費去幾個月時間在外面遊蕩。浪遊本是我底素性，很小的時候，你便知道，所以我每次出門，你總說：“玩夠了，便回來，”我是更不在意的：玩夠了固然便回來，

想回來的時候，也就回來了。這次好像有點和從臨行的前幾天，你便代我計較這樣那衣服飲食的種種瑣碎問題都一再說到；我也很奇怪，不獨不像平日不愛聽你這些話，就



[1]

(南)

是收拾行李也陪你花去三日功夫。我當時也想到：我去川是有目的的，而且時間最多也不過一年，雖然我們八年來不曾有這樣的長別離，但別人新婚數日別離十年的事也是常有的，我們這樣的小別又算什麼。可是理論終究與事實不符：動身的前一夜，竟無緣無故地白談到天明，早六點鐘動身，寧也醒了，在你抱撫中眼睜睜看我上馬車，你也比平日送行的話說得少，也不說“玩夠了便回來，”只呆呆地望着車輪動。我想：你這時已大變常態，或者效你平時痛恨的小丈夫而哭了罷！我和僮工在車上談得很好，天南地北的事都講到，他到日本去的計劃也詳細告訴我，一直到江安船要起旋的時候才告別。他並且說：“我看你精神很不愉快，講話都注意不集中，大概是記念家中罷！請你放心，一切均有我料理！”

我當時很感謝他，並知道你一定能撫育兒女，處理家事；而且我在家也不曾替你管得些什麼，只使你多一個人照料；所以我並不想到家事，也不曾想到不願與你們別離，不過心裏有點不大舒服，好像遺失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僮工去

了，便關起門睡；但是睡了許久，眼睛還仍舊張開，起來做文章，寫不了幾行又睡下去。經過這樣幾次，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竟睡着了，一直到茶房叫開午飯才醒來。

午飯後至船頭眺望，從碧綠的天空射下烈火般的陽光，反映到水面上，宛如雨後的晚霞，使人心曠神怡；船頭浪花飛白，轟然作聲，好似故作奇響破人寂寞。我在此大自然的孕育中，一切塵慮都忘了，好像能與天地合參。可是剎那之間，意識之中又浮起了一個你，三年前我們由滬至寧在船上生活兩天的種種情形也湧上心頭。而且越聯越遠，我們底一切都曾想到。起初只是蹀躞不已，後來倚立不動，最後仍然走入房間假寐，不久便睡着了，而且得了一個好夢。

十月十五日

2. 江漢風波

今日十二點鐘便到漢口。

你知道我素日對於武漢的感情太壞：我恨那地方的卑濕，我尤恨那些接江者、旅館老板、茶

房、脚夫、車夫底過分狡猾；我經過武漢地方不下數十次，並且住過幾個月，然而絕對發見不出足以使我留戀的處所。所以無論如何孤寂，我決不願在漢口停留：今日當然不是例外。不過船未到埠，我却想到武昌大學的幾位朋友，很想去看看他們，而且已經怎樣計畫安頓行李，托人過船的種種事情。可是天不作美，這樣的小小事情都不能使我如願：因為從昨晚十二時以後便風雨交加，至今晨而愈大。船到碼頭只見波濤起伏，移山推嶺而來，江中絕無一人往來。此時訪朋友與惡漢口的兩種感情在心裏交戰，挑夫來問搬行李，我竟置之不理；他們以為我可欺，接江者、船夫、挑夫愈圍愈多，我要出去，竟至連路都沒有。他們底意思無非想得我幾文冤枉，動機自然可惡，用心却也很苦；而且我相信人類根本是自利的動物，竊鉤竊國同為自利的動作，不過範圍有大小而已；嚴格說來，我之長途奔波又何嘗不是自利：所以我對於他們這樣的圍困遊客，也並沒有什麼發怒，只想如何解此困難。起初我和他們說我是不下棧房的，就要過船，他們都要為我效

勞；後來我說有人來接不要他們照料，他們還是要替我效勞。大概我這段話分作兩截講，起了他們底疑心，竟有人提着我底手提箱便走。幸虧我知道有‘上關上去’四字的祕訣把他們嚇退，就將行李寄在船上，一人冒雨上岸，江漢關底鐘已指着一時二十五分了。

上岸到中華書局請他們代我將行李取上，還希望雨停風息時去武昌一遊。那知越等風雨越大；據該局人言，此種風浪竟可以一發三五日不停，於是於下午六時乘湘潭輪上駛宜昌。

十月十七日

3. 漢宜雜記

湘潭是英國太古公司的輪船，原走長漢（長沙漢口）綫的，後因水淺改走漢宜。因暑假返湘曾乘此輪上下，所以船上的茶房都還相識。此船的官艙在三層樓的後段，前段即大餐間，船位均甚少。官艙共有六間，但中間的兩間不能住人；又因天雨客少，所以官艙男女客共只七人。七人之中有兩女子：一為中國人，一為日本人，其餘為

四川某軍官之父子、又一軍官之子新從北京某中學畢業歸來、與四川同善社總教（？）彭某。我與他們在船上共起居四日，雖是個人旅行，但生活並不寂寞，而且從他們底言動中發動許多有關係有趣味的問題。

同船男女伴侶底言動使我最感趣味的第一是那位軍官底兒子：他只有八歲，是獨生子，他底父親極愛他，帶他在外面旅行一日不離者已有四年多。他能認識一些字，能說不完全的上海話、湖北話，並能講幾個日本字、英國字。他一日除了睡着而外滿面都是笑容——睡着想也是滿面笑容，只是我不看見——向這個說話，那個說話。高興的時候並且唱歌跳舞，有時還邀我歌舞。他最歡喜我底三脚橈，背着他底父親便到我房中要去坐坐，坐跌了又扶起來再坐，有時可以呆坐至數十分鐘。其次，他歡喜我底照相機，他以為其中有無限的神祕，時常要我說明“那麼大的人何以會藏在那小小的盒子裏面”的道理，第三，他歡喜我底打字機，他以為洋人真聰明，他長大了，一定也要有洋人那樣聰明。他和我相處幾日，我

們真正成了好朋友。有一次他偷偷對我說，他願意跟我走遍天涯，不願再和他父親一起玩，更不願從彭老師學‘道’。可是有時他又說：“彭老師神通廣大，能呼風喚雨，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不要盤費，我們既是他底朋友，請你也從彭老師把‘道’學到手，我們再出去週遊便好了。”我想這或者就是一般人入同善社學道的原因罷！

其次那位彭老師也很有趣：他雖然年齡已在五十歲以外，有幾根道貌昂然的斑白鬍子，每日要靜坐幾次練道，但他捧着水烟袋與人接談還不討厭。我每逢看書或作文疲倦的時候便招小朋友在艙面散步：走了幾轉，回到客廳中總要和他攀談幾句；他有時也因問及而談到同善社的種種好處，但他決不像耶教徒那樣開口上帝，閉口上帝地勸人入社。然而他底神奇的言論却真使我驚異：有一天的晚飯後，我們同在艙面乘涼，我問他對於時局的意見怎樣。他說現在中國人的人心太壞，造下的罪孽太多，三年內國內戰爭更加擴大，人民將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苦，那時上天將大發慈悲，差遣殺星下凡，將一切惡人收

去；在那劫未收去的人民都是善人，都得入天國享天福。他並說四川的人心特壞，所以戰爭也特多，不過近來軍人多有覺悟，紛紛入社，四處立社，所以將來還可挽救。我雖然不信耶教，但我却有幾分相信他們的人類生而有罪的話；我並想像：若果這位彭老師底話不錯，那時果真有人將惡人一齊收去，到也是大快人意的事情。不過我心意中的惡人未見得與他所說的相同罷了，一一最少我認定不勞而食的人是有罪的，是應該收去的。

講到軍人你或者以為是很可鄙的莽漢；其實我這次遇着的軍人除了他申明他是軍官而外，實在找不着其他異於常人的地方；他底言語舉動之間雖然也帶幾分英武兇狠的神情，但終不能算是軍人底特質。他不獨能識字讀書，而且能說外國話，並且是什麼國的留學生。他底志願不小，而且能知道從同善社入手改造中國；他信‘道’極堅，就在戰場中也要去講‘道’，對於彭老師，尤其尊敬，對於兒子愛護備至。據彭老師說，像他這樣的軍人中國很少，四川尤少；他以為這樣的軍人

有了三五十個，中國自然會強盛起來。他這話我極想信，——不過我希望他將愛兒子的感情擴充及於愛一般人，信道的意志，移而信真理！

我們同艙只有兩位女客，照例他們是不同男客在一起吃飯的。但每飯的前後，都有一位髮禿年老的西洋人至女客房中，後來問知他就是那位日本女人底丈夫。他們原定都官艙的，但因為他是英國人，不能在長江的英國船中與中國人同艙，所以他一人還入大餐間，而將他底夫人留在官艙中。這位日本夫人不過二十餘歲，年齡最多只及其夫底二分之一。她除每次吃飯得與她丈夫談話以外，雖然有一位年齡與她相彷彿的女學生裝束的中國女子和她同處，但因語言不通之故，竟終日相對無語。那位中國女子還有一位僕婦談話，不過她們底思想，或者相去很遠，所以也很少聽得她們底聲音。我想她們——日本女子與中國女子——悶坐得無聊的時候也想彼此談談，然而竟為語言所限；中國的女子也許因為聽得我們談得很有趣而想加入討論，然而竟為禮教所限。這種常障的生活是我們祖宗費無限的精方遺留

下來的，我想孟子所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的幾希，或者就在於此罷！

最末，我要告訴你那位爲社會上一般人及教育者所認爲最有希望、最能擔當國家大事的中學畢業生。這位中學生與我同房間，他雖然是軍官的兒子，但確是一位北京著名中學的畢業生。他說他今年二十歲，不過他底身體却具了才子底特質，好像弱不禁風，而且咳嗽不已，在七十四度的溫度下，還要穿着絲棉長袍。他與我同房，我自然有點戰戰兢兢怕他底病傳染於我；但是恐懼的心思敵不住我同情的憐憫。我曾問及他底身世，知道他底病原是由於手淫及濫嫖。他自知難久於人世，現在很懊悔；但他當離開父母初去北京的時候固是一個壯健的青年，誰知在北京受了四五年教育，竟成就這樣一個與鬼爲鄰的模樣。他父母只有一男一女，平日極愛他們，尤其愛他，所以遣他到北京去讀書。他病了，他的父母極關心，連電要他不畢業就回去到南山（重慶正對面之山名）上去養病；他覺得好好的，一個身體弄得這樣，已經愧悔不已，倘若再不畢業，更無以對父母，所

以努力用功將業畢了，然後同他父母遣去接他的僕人一同回川。他在漢口曾臥病幾日，現在還兢兢於病，有時談到傷心處，竟然長哭。你知道我素來怕聽哭聲，在這長途的寂寞中聞同房者之哭聲，你想我底心緒如何！我很憐憫他，但我底能力太薄弱不能救護他。他固然不幸——就是他底生命幸能保存，他底精神已夠苦——可是青年之不幸如他者不知凡幾。然而老成的學者還要責備‘孺子不可教’，聰睿的教育家還要說教育改造社會。菊！我說人類為自私的動物，絕不是信口開河，更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我深切相信自私是人類底天性，更相信知識愈高的人自私的欲望越發達。你想：這樣可憐的青年是不是教育之果，教育他的教師們是否也竊取其父母底血汗之資——若果他們也曾自食其力為生產的勞工——為一部分生活費！然而他今日的病狀，他們腦中也有點印象嗎？也曾反省自己的罪惡而準備改悔嗎？一般所謂教育家也或見此情形，看此報告而反省自己的罪過，籌謀改革的方法嗎？

漢口至宜昌輪船上的情形與漢口以下的沒有

差別，不過四川客佔最多數罷了。到船上整住三晝夜不會上岸，雖然覺得生活單調，但有上面的幾件事情不時迴旋於心中，心裏還十分安閑，今日晚七時船到宜昌，我與那位中學生立即過船去重慶，彭老師與軍官還得在宜昌暫住等他們底熟船(不要旅費)。我們雖然只會作數日朋友，但臨別時却多少有點戀戀；尤其是那位小朋友：他向他底父親提出要求，要同我一道上重慶；我對於他要求極表同情，不過接江者將行李照料好催我過船的時候，我倆終於只是握手互道珍重而別。

十月二十九日

4 宜昌之夜

行李過船安頓好已經九時了。宜昌雖屬商埠，但因兩岸水淺，各輪船公司均無躉船，川漢輪船抵埠均泊於江中，客人之上下全恃小划。江中水流甚急，過船很非易事。我因接江者之照料，尙未感什麼困難。(接江者與船夫雖亦兇橫，但較之漢口者則真有小巫與大巫之別。)長江生活狀況，我想以宜昌爲界，江上江下竟爲兩種國度。

我們湖南人對於漢口九江之用當二十銅元自然不以爲奇，然看得當五十的銀元大的銅元，却不免有江浙人用慣當十銅元驟看當二十銅元之驚訝！我到川江輪船上首先驚異的就是船夫找我當五十的大銅元二十個（這裏一元錢換銅元三千）。其次就是川江輪船票價之奇貴；從上海至漢口，或從漢口至宜昌都是駛行三晝夜，官艙最高價不過十六元，統艙不過五元以下；從宜昌至重慶駛行只兩日半（夜間停泊），統艙要二十元，房官艙照加二倍及三倍（下水減半）。而統艙與房艙中烟氳如霧，透亮的電光中竟不辨人影，鴉片與紙烟的混合氣味更令人頭暈欲嘔；爲圖腦中的清暢，不得已費六十元購官艙票。

部署既定，至船中各處巡行一次，始知我所乘之船名萬縣，亦爲英商經營。此船與宜昌以下各船之構造大異：機器匪極大，佔去全船面積之半，機器間之後而隙地爲統艙，與水面平行。客位爲三層鐵架床，但爲數只三十餘；房官艙在樓上亦只各四間，客位合計不及二十。再上爲大餐間，只能容四客。全船乘客甚少：統艙有二十餘

人，房艙四人，官艙只我與在漢口同船之一中國女子二人而已。而全船的乘客除我們兩人及某中學生與統艙中之二女子二小孩外，無不一榻橫陳，吞雲吐霧。我嘗聞川友說川中鴉片烟爲害不可救藥，今夜看此情形，其言當不是無稽。

巡遊既竟，回至房外坐下：俯視各船燈光反映江中，因水流閃耀儼如羣仙舞的神女，目光灼灼逼人，雖無弄琴人按曲調節，但偶然的槳聲還是象徵讚美的掌聲足以破除寂靜 鼓勵舞者。此時已十二時後，乘客因疲勞而就寢，水手亦因預備明早須早起而就寢；江中更渺無人影，只有岸上小販底叫賣聲，偶爾斷續送入耳中。我上船時本想早睡，那知愈坐愈不想睡，愈坐愈爽適。因取簫漫吹，無調無曲，只將我被流水燈光的靜夜所陶化的情緒自由發舒而已。你雖不能聽我簫聲爲我擊節，但你底心弦想也爲我靈感所撥動而共鳴！

十月二十日

5. 入川

“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
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小時讀李白底蜀道難，常想像四川底險峻難行，而讀三國演義描寫益州風物，又時常夢想遊川。今日起便將實行上李白所謂難上的青天，看看究竟如何。

船於早五時起碇，八時醒來則已行去百餘里。詢茶房離巫峽多少路，他只說：“早來些”，問他現在係何地名，只說：“還沒到歸州。”我知他對於江間地名也不甚了了，乃檢閱峽江圖攷及新遊記彙刊續編，知道由宜昌起尚須四百三十五里始入川境。川鄂交界的縣分一為巫山，一為巴東，而交界的地方名布袋口，係一大山中裂隔絕東西。此時仍在鄂境；但水勢湍急，船上駛與急流相盪，有如月夜海潮的咆哮，虎虎雷耳；遇兩岸石山壁立，則轟然如雷鳴，兩輪相遇，兩岸餘浪常達數丈（視江口之寬狹而異），帆船在側，很難幸免。但兩輪相遇或一輪遇帆船均開慢車。據茶房說從帆船常為輪船之餘浪淹沒，近來海關嚴定

規程限制速行，所以遇帆船或輪船均須慢行；但我見停泊江岸之數帆船，被本船餘浪推至岸上數尺，若在行走，恐也難免於難。從前輪船不通，入川須乘帆船走險灘，固然很危險，現在有輪船，帆船更加一



層危險，而輪船之失事亦屬常事。蜀道雖青天非而可上，然與下江旅行相較險夷真不可以道里計。

九時半茶房請出房早餐，則八人一桌，有四暈四素一湯，且係乾飯。據茶房說：午後四時還有一頓同樣的乾飯，夜九時再有一頓稀飯，係照川人生活習慣辦法，故味多酸辣。好在四海為家的我，口味不生問題，不過對於川人之早飯夜粥的習慣，却想不出原因何在。

6. 巫山雲與巫山十二峯

船自宜昌而上，江面漸狹，水流漸急，沿途只見石山壁立，飛鳥難過。因輪行過速，不能細

玩景物，雖有峽江圖攷對照，無人指示，亦不辨其名稱，只得靜坐船頭看兩岸石壁，江中流水之雲烟過眼而已。

下午三時至巫峽。巫峽在歷史上曾得許多詩人騷客吟咏，所以牠底名聲特大；一般人過此無不想瞻仰瞻仰，就是不大管事的茶房，也知巫峽是客人要注意的，特爲指點。我們底輪船遠從下流駛上，只見前面橫蔽石壁，如像路橫水止；愈駛愈近則見兩山中夾一小溝有浪花濺石上，再近則小溝忽化爲大川，兩岸山石如牆，頂高不可仰視：李白所謂“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實足以表示其峻險。從船上仰望只見兩岸峯巒起伏，大小不可數記，而白雲中間隱約有一座廟宇在最高的



巫峽之天險

一峯中，或者就是神女廟的所在亦未可知；只可惜船行匆匆，不能上岸登臨。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兩句話是多數人所常念的，雖然是兩句寓言，但巫山的雲確有特別的地方：從遠處望去，只見空中萬馬奔騰，遇峯衝散，但仍能圍繞山間爲輕盈的跳舞，上下左右，旋轉自如，至峽中仰望，則真的白雲悠悠罩籠頭上；若果你好遐想，則你可以將自己作蒸籠中的食品，峽江爲蒸籠，白雲就是於微風蕩漾時開蒸籠的蒸汽薰騰。不過蒸汽的薰騰變化太少，巫山的白雲則自然界的草木鳥獸，人事界的悲歡離合，均可以隨着你底想像而至。我在廬山也曾看過許多可愛的雲，但終因其爲霧所壞，不及巫山白雲的美。古人“所謂除却巫山不是雲，”確係有見而然；若果神女廟的神女有靈，我想她有此白雲相伴，也終身夠受，決不會再上那無情的望夫台了。

附上一張照片是表示巫山白雲的。你看！在照片上還這樣可愛，身歷其境者又將如何流戀！

巫 山 雲



巫山十二峯，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查峽江圖攷竟沒有這許多名稱。峽江圖攷底作者爲官蜀三十年之京江國璋，‘於役鄂楚，行峽八次’，對於宜昌至重慶之山水險要，極有研究。所繪的圖雖不能如照片之表示真相，但神似則過之。你

無緣入峽，我且把他所繪的巫山十二峯下寄你一看，或者亦要以爲奇觀也！

巫山十二峯

7. 灩澦堆

長江三峽的名聲，幾於中國人都會知道。從前進峽最少須費十餘日；我今天一日經過三峽，在你底想像中或



者以爲我很愉快，實則我很嫌船行太快，不能讓我盡情流連風景。巫山爲三峽之一，我所能報告於你的只是巫山雲與巫山十二峯的小小景物；還有巫山峽以下的西陵峽是從離宜昌以上百六十里之米倉口起。



巫峽中之小輪

據各遊記與峽江圖攷

所載，西陵峽之新灘爲下游最險之一灘，只因未經名人題咏，心中無險，意中無奇，何時經過亦未曾注意，不過就各家游記看來，知土人呼新灘爲灘王，而峽江圖攷作者則謂“新灘爲峽中最險名灘：西岸亂石砢砢，大石橫亘，潛入江心，流薄石，怒濤淋騰，冬春水涸，其險彌甚，非輕舟不可上下；舟行至此必運貨陸行，名曰起撥。”其險也就可想而知。



三峽之第三峽爲瞿塘峽：因爲瞿塘峽口爲灩澦堆，常爲名人吟咏。灩澦堆之上有白帝城，曾有寶貴的歷史，所以一般人至此都要特別留意。你如要問瞿塘峽之險峻如何？我且寫白香山初入峽有感之一段給你：

“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葦。瞿塘呀直瀉，灩澦屹中峙。未夜黑岩昏，無風白浪起；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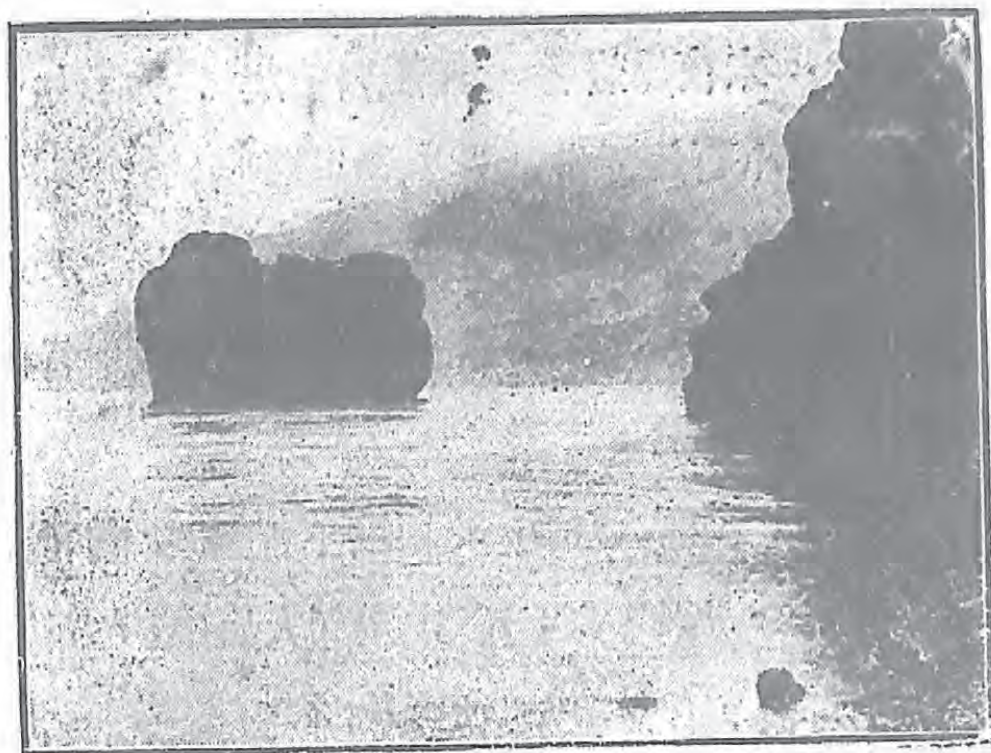
灩澦爲瞿塘之口，所以行舟者常以堆之大小定瞿塘之險夷。據張大鈿巴蜀旅程談所載，行船者有幾句諺語說：

“灩澦大如龜，瞿塘不可歸；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游。”

我們於五時經灩澦堆，其大不知倍於幾千百隻牛，然而瞿塘還是輕輕遊過，可見人類控制自然的力量之大！

由灩澦堆再上里許，可見北岸半山中有破裂的雉牒隱現於荒草之中，即歷史上有名的白帝城。此即白帝山。白帝城在今日誠荒蕪不堪，但在蜀漢時固是重鎮。據史所載，公孫述治蜀時原名魚復城，因殿前之井現白龍自稱白帝，乃更名為白帝城。蜀漢昭烈征吳，敗還至此，改為永安宮。因江為池，扼瞿塘之險，與蜀漢俱存。

灩 澦 堆



8. 夔州一宿

由白帝城再上五里便是奉節縣，在江北岸，因山爲城，爲從前夔州府之府治。船到奉節便下旋，尙只五時一刻。照船行的速率還可行百餘里始暮，但因江流險峻不敢夜行，而兩岸多盜又不敢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停泊，故趁早在此拋錨。據茶房說，輪船被劫在去年戰事未了時是極平常的事，但今夏較好，不過不久還曾失事一次，所以川輪均帶有機關槍步槍等軍器以備緩急，而過夜的地方總在都會或人烟稠密的市集。我問他匪劫的情形怎樣，他說匪與兵混合爲一，實難辨別其是兵劫還是匪劫：因爲劫船者都帶有軍器，而在兵營駐在的地方被劫，若去報告亦少有效。這種情形湖南也有，所以我聽得也不以爲奇，不過感到蜀道之難並不減於李白時代。

經過豐預堆與白帝城，很有戀戀之感：我戀豐預堆，是因爲牠峙立江中，昂首天外，好像富有閑情逸致的詩人在那裏賞玩山水，找尋詩料。我想；我若能在堆上建一小屋，把所有的書籍都

殿上去對着青山流水閱讀，暇時垂釣蕩舟（近堆之水並不甚流）或至白帝城中閑游，最少亦可將我中腦所有的塵俗思想滌清；我戀白帝城，只因其是歷史上的陳蹟，現在雖蕪敗不堪，但若親去游覽，當亦可得着英雄陳蹟，幫助我參澈人生；所以船停以後，便預備雇船去訪鬢頸堆與白帝城。

五時半我收拾就緒托茶房替我雇船，他說：

“先生！你還要回來嗎！”

“我是到重慶去的，爲什麼不回來：我想最多九點鐘便回來的。稀飯我不要吃，不必等我。”我說。

“不是這樣講，你非本地人，恐怕你去了不得回來！”他說。

我完全懂得他爲我的意思，訪鬢頸堆與白帝城的熱情終敵不住生存之感，終於走回房間將外衣脫下坐着迴味他方纔所說的幾句話。

茶房底話或者有點過甚其詞，但興致却被他敗去了，就真能回也不要再去了。閑坐無聊，於是至下層船尾看看那些乘客的種種情形。

船將到埠，便看得有許多划船趕來，當時以

爲是接客上岸的，所以也不甚留意。現在看來，除了二三隻無蓬的划子是預備渡客的而外，其餘都是有蓬，而且船身不小，數目也很多，靠奉節這一邊的船旁繫着各船的面積總有十餘二十方丈。這些船形狀相去不遠，都有高蓬可以容人伸腰行走。而有一飲食船底面積特大：腰間空艙分兩排設四張八仙桌，中間還有一大巷便客出入，我想稱牠爲會食堂。食堂底後面爲酒菜陳列處！鷄鴨、魚、肉之類極多，並有野味；酒則大罈小罐擺設很多。陳列處後爲廚房，前面則有一拱門，門旁懸一金招牌曰聚寶珍。其他賣酒菜的小船甚多，雖不及此船堂皇，但形式則相去不遠。此外還有兩種船：一爲賣水菓的，一爲烟館。水菓船與飲食船無大異，水菓均陳列艙中間，大概爲橘子柿子之屬；烟船則在入門處懸一黑布幕，中間設二三鋪位，便癮客問津，並有所謂姑娘燒烟。三種船底生意都很好，我也爲前兩種船各照顧一筆生意：至最大的飲食船上吃麵一碗，在隔壁船上買橘子十枚，付大洋一圓還收回與銀元一樣大的當百銅元二十八枚。據船夫說：此地用當百銅

元，每元可換三千五百文，橘子五十文一枚（一分半大洋不到），一碗大麵並有很可口的牛肉數片，只取費大銅元二百文（六分大洋不到），真可謂價廉物美。

10. 女友(?)

今夜因爲天氣很熱，又因不能訪白帝城，興致索然，故十二時猶未能成寐，不時蹣跚於艙面之上；我隔壁那位女客也好像有着什麼心思而不能睡，也在艙面上蹣跚。我倆在漢口同船到此已有五日，雖然時時見面，但始終却未交談。我對於她底言行並不懷什麼驚奇，只視她爲一個普通的女學生而已，也並不一定要與她交談以探求什麼祕密。但是我想：倘若她是一位男子，我們早已成爲朋友；又若我們都在國外，我們底姓名職業最少彼此當也問詢過，然而我們五日來之相見竟皆屏息而過！今日只我兩人爲官艙的長途伴侶，幾乎無時不見面，彼此走過房間的前面也不時向窗裏一望。這種動作若用郭任遠底新心理學說來解釋，確是一種要交談的行爲朝向。今夜只我兩

人在船面蹀躞，雖然起初我們都有意地確守疆界，力求各不相犯，後來走了久，注意力漸漸分散，疆界不能保守，彼此摩肩而過者不知若干次。可是我們紳士的態度始終保持着，始終不曾交談；我們底姓名也始終不曾互知。我不是她，不知她腦中有些什麼，也不知她對我是不是想要接談，但在這夜闌人靜，水上燈影與天空星光相映爭輝的時候，一切的人都各尋好夢，寂焉無聞，惟有我倆的蹀躞聲破大空的寂寞，雖然我們相見如不相識，但我認定她是我底朋友。這樣相識不相問的異性朋友，一切的中國人都可隨隨地遇着。我也曾想到人間隔膜的悲哀，幾次想打破牠，然而終於爲聖經賢傳的勢力所屈服，我想這或者是中國人之所以爲中國人的特質罷！

十月二十一日

11. 萬縣一瞥

昨夜雖然睡的很遲，但今晨八時即起，十時經過雲陽稍停片刻，惟在船上望見其依山爲城，吊樓柱如林而已。以後雖曾見過許多湍流峻嶺，

但與三峽比終是小巫見大巫，而且其中也沒有特別令人注意之處，所以我不瑣碎地告你。現在只略示你以我今晚停泊地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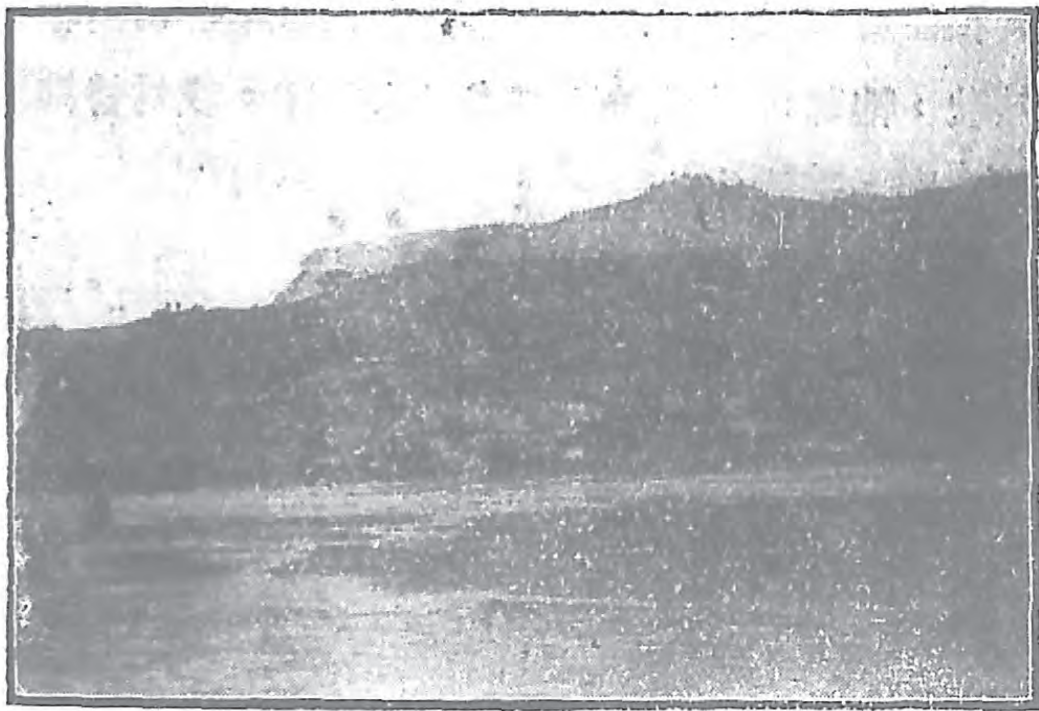
雲 陽



下午三時船即停輪江中，只見西岸有一很大的倚山城市，小划之爭向東來者，與在夔州時相似，我初以為係在此地上客上貨者。後見久停不進，船夫好似已達目的地者然，安然休息，詢之茶房則謂此為萬縣，論時間本可再行一二百里，但自此以上無大城市怕遭搶劫，不敢停泊過夜，故即在此過宿。

我早知萬縣之名，今日始見其地。牠在長江底西北岸，包山爲城，岸陔陡峻，俯臨江流。因城下石多流急，故輪船均泊對面。因爲縣城離輪很遠，所以看來不甚清楚，本想登岸一遊，但恐途中發生困難，又無伴侶，遂戛然而止，只在船上攝一影，寄你一閱，你當可以從照片中略識萬縣面目。

萬 縣 一 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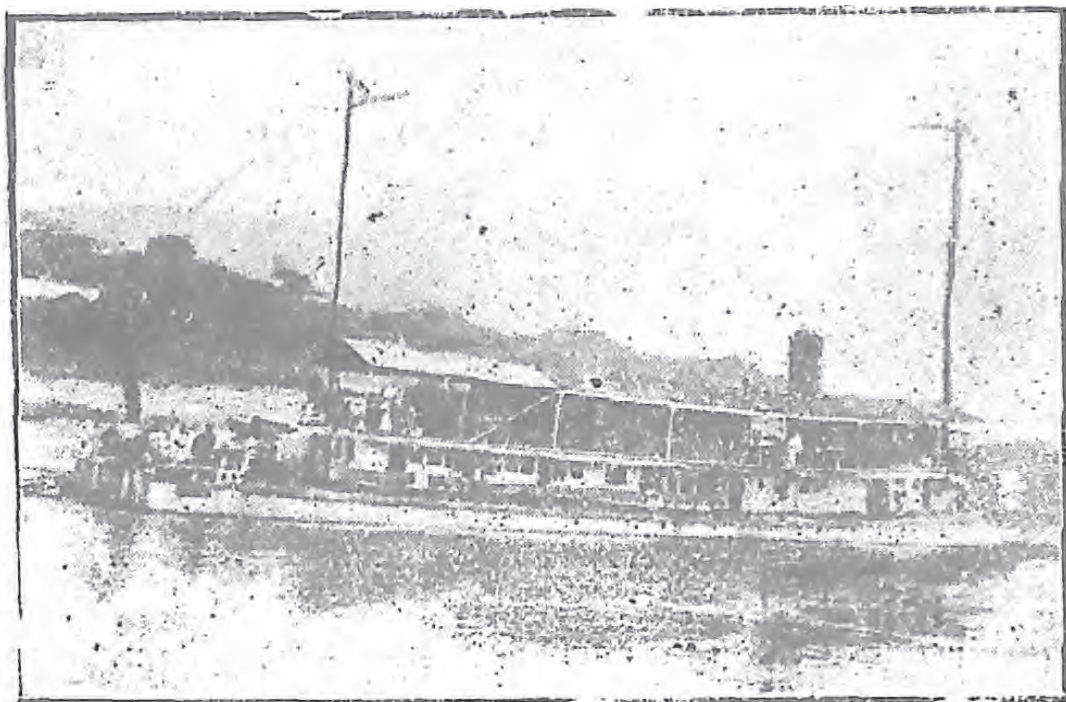
船上船下的情形一如在夔州的時候，用不着再複告你。閑坐無事，便翻開新遊記彙刊續編查閱關於萬縣的記載，但都很簡略，因爲那些記者

也和我一樣都是不曾足履萬縣之疆土的。不過從地理上的記載看來，知道萬縣是民國四年依清光緒間中英續約開爲商埠，設重慶分關，爲宜昌重慶間之一大都市，商務以桐油之集散爲最盛。

我所能告你以萬縣的事情只是如此。

輪船底右邊，還有一隻法國兵船。這船名都大，形狀很不像什麼兵船，在牠本國或者有入博物院的資格也未可知。但據茶房說，牠在川江中却很能耀武揚威；每當兩岸發生戰事，一切商輪停駛，牠却可以軍艦的聲威出入其間。我爲替他攝一影，寄給你一看。 二十二日

法 軍 艦 都 大



11. 天子廟

今早六時即起，朝霞由山峽映入水中形成紅綠相間之色彩，水因船行之波動，霞光山影也在水上顫動，如微風蕩漾少女夏季所着的蟬翼衫。爲沉醉在這自然美景底懷抱中，一切雜念都沒有了。然而有時却感着什麼似的，心神忽然不安。接着就是一瞬苦悶的情感，就是不會與你共享這種自然的聖餐。你此時或者也正在懷念遠人，寤寐思服！然而你現在的心緒，即使你盡情告我也須待我到成都十餘二十日後始能知之，這一月的空虛又如何補充呢！

今日經過的地方很多，有忠州、鄂都、涪陵各縣，山水風景與昨日所見者無大差別；不過平原漸廣，山土皆紅而已，故不必詳述。此外一個鬼門關的天子廟，却不可不告。

大概在十五年以前的秋天，我在你家裏染痘症，起初發熱發譫，你們全家都以爲我在什麼地方遇着鬼，請了些什麼人在家裏驅鬼，並且紮了閻羅天子廟和許多小鬼被閻羅天子壓迫的紙架焚

化之。我底病雖不曾因此而愈，但這段故事却深印入我腦筋之中，或者還可傳到我們底子孫。可是今日我真到了天子廟了，就是這樣一回事。

下午二時十分茶房報告我說現在就到天子廟了。（這報告是昨夜我與他約定的。）我一面移坐室外靜待天子廟，一面問他關於天子廟的種種故事。他說天子廟在酆都城外的山上，酆都天子高踞山巔，其殿曰天子殿，其下有九閻羅分居各處。第一殿獨遠在溜沙坡，離酆都下二十餘里。正講說間，見江北岸有一斜坡，山麓有一廟，茶房指說坡即溜沙坡，乃第一殿。他並謂此殿所祀者為秦廣王，因沙時常下流，遮斷流水，於天子的都城有妨，故特派秦廣王到此監視鬼犯，每夜將日間流下之沙負歸原地，故沙雖日日下流，但江岸不見廣，山巔不見低。他所說的，竟與新游記彙刊續編乙丙入蜀記上所載的無多差異，可見這種傳說已非一日而很普遍。

二時半到酆都，船即停止，城在江之西北岸，即一般傳說之所謂陰府者是。我們家鄉的七月中元節有錢的人都要寫着酆都天子的牌位與祖

先同供養，使燒給祖先的冥鏹可以不因得罪天子而發生糾葛；我從前對於這種傳說也感着許多的神秘趣味，現在特別注意這事，也還是由於幼時有過很深的印象——尤以中元節我病在你家那次爲最——而來。今日親經此地，自然有一種不可言傳的奇感。從我底坐處看去，只見前面橫着一幅天然的畫圖；山雖不大，但是很雄偉；我只能看得向南傾斜的一面，不知全山到底有多少面積，但就這一面推測起來，恐怕山麓底周圍也在十里以上。此山爲鵝頸形，山林一帶的傾斜度甚少，四週的店面很密。密店之上就是遠遠望見的一條道路，兩旁亦有小店，但不甚密。山巔有一雄壯之白牆廟宇，就是天子廟。據茶房說，這廟是前幾年原廟被火燒後新修的，從前的廟比現在的還要宏壯，店面也比現在多。起初我以船是在這裏過夜的，所以抵埠時便倚欄看乘客及賣物者上下的情形。及客貨等上下畢，我入室收拾準備登岸親訪鄧鄂天子，則船已開始移動；我以爲移向江中拋錨。等我收拾畢出室船已離城約半里而輪猶未停，詢之茶房，悉今日尙欲開行百餘里。我

深悔不即時將天子廟攝下，惟有悵然看牠與我逐漸別離而已。

卸去衣服，閑坐船面，翻乙丙入蜀記，有幾段關於豐都及天子廟之故實，茲摘錄如下：

“豐都者蓋以境之豐水平都得名，在大江之西北岸，城於山麓，惟地勢凹下，且逼近江岸，有時水漲，即易被淹，故於縣後山上，復有空城，以為避水之所。在舟中望之，屋宇鱗集，寺觀廟宇。參差矗峙於內，想見神權之盛矣。平都山即在城之西偏，廟宇層集其上，踞其巔者為天子殿，以下則九殿閻羅分居之（第一殿在溜沙坡），以外尚有城隍殿等，據云有四十八處之多。並有關壯經祠，亦甚莊嚴。有大刀一柄，云係公舊物，非以禮謁即不能撼動。

“同仁中有得入城者，歸云：據土人言閻羅天子殿中之娘娘女像係肉身坐化者，謂昔有姑搜進香於此，小姑居處，時尚無郎，嫂遂戲之曰：以姑儷天子何如？女笑領之。不意此天子者亦即佳納其意，女遂坐化於

此，肉身至今未壞。有親往視者，謂面已裝金，惟兩手尚存本色，固仍柔荑如故也。并聞女係萬縣人，每歲且歸寧一次，歸時必有大風，行舟者須預避之。或又謂女本為救親捨身於此，實孝女也。

“又按載藉謂山有五雲洞，洞之書有穴曰冥府，祀陰王。然按之道書之酆都實居七十二福地之一，為古王陰二仙得道處，後人誤將兩字顛倒，遂傳會為種種怪異之談，故陰王後殿之清靈閣有聯云：

‘世俗好奇，妄將洞府為冥府；

山靈何幸，聯得仙人作主人。

據此則凡屬世人所傳，當然盡屬謬言。

上面這三段話，自然使我們多知道一點關於天子廟的故實，但我不獲親臨其地，究研種種故實之由來，却是一種憾事。酆都明明是人間都市，而一般傳說竟把牠當作陰府，而且流傳最廣，這在民俗學上實是一種最有價值的研究；只可惜我非民俗學者，無從攷究其因果由來，但對於這種傳說覺得很有趣味，所以寫了這長一篇給

你。

12. 石家沱

今日午後七時五分始停輪，地名石家沱，到埠天已黑，惟見岸上數百燈光映入水面迴射出一綫隱約的市房；船到埠時，雖也有人上下，但爲數很少。茶房謂此地爲小市鎮，因爲地方很清泰，無匪亂，又有生意作，所以上水船都在此地過夜。我細看下艙，則岸上來的主顧漸多，品類也很雜：有老者，有少年，有老婦，有少女，有攜筐者，有攜袋者，有挑担者，有售零食者，有賣熟膏（鴉片烟）者。細察其交易之情形，由船上取出者爲米麥等糧食品，岸上交下者除少數現金外，均爲鴉片烟。我始知所謂有生意可作者即是這種交易。

今晚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第一是當二百的銅元，第二是沱字底異解。前日在夔州看見與銀元一樣大的當百銅元已經覺得有些稀奇，今夜看見那些買賣貨物的現金，完全爲大於當百銅元的當二百銅元，更爲奇怪：這銅元底直經有一

英寸又四分之三大，黃銅紅銅都有。據茶房說：萬縣以上都通用這種銅元，當五十的銅元絕跡，當百的極少；到重慶以上則當百的銅元又完全絕跡。每銀一元的價格也隨地而異，此地作三串八（即十九個大銅元）重慶作四串。但是物價之貴又出乎意料之外：我看某水手出大銅元兩個給一位賣葵花子的老婦人，她只給他十小調羹葵花子，合計不及一茶杯。此物稱蜀葵，為川中產物，若非老婦欺騙行人，其貴真不可以名言。至於沱字，常見於三峽以上之地名中，這字照辭源的解釋為水別流、或垂涕兒、大雨兒。但川江中之所謂沱者，并非此意，乃是指水之迴迂平流的地方，如我們湖南之所謂潭。故每遇一沱，水勢必緩而可泊船。今夜我們停泊之石家沱，靠南面之水儼為湖水，在燈光之下視之，絕未見如宜昌、夔州、萬縣各地之湍流振光顫動不息的現象。

這裏的交易很短，九時即已寂然無聲，我因愛看夜景，仍至十二時始就寢。

二十三日。

13. 重慶登岸

今日午後一時便到重慶。重慶是四川境內的惟一大商埠，仍是倚山爲城；右有長江，左有嘉陵江合抱環繞其前。城下之水勢甚急，輪船均須停泊對河。此地無接江者，行李搬運及渡江等事，均須自己一人獨行，很爲費事。但我今日得意外的幫助尙未感何種困難。

前後在船上住了十天，宜昌以上除了與茶房間有不相干的問答而外，不曾遇着可以說話的人說話，所以無時不希望早到重慶，以便訪問些朋友開開話機。自從昨日聽得茶房說今天上午可到重慶，故六時即起身收拾一切，并且時常在室外瞻望，預期着時時想望的重慶早到面前。十二時即從船上望見一座霧氣冲天隱約如市的小山介於二大山之間，據茶房說這就是重慶。我當時看得霧氣很爲奇異：因爲日中還有霧，必係地面很高，但重慶兩旁之山高出重慶若干倍，反而清澈異常？船漸駛近，始知所謂霧者并非眞霧，乃是重慶數萬戶所賴以生存的烟煤烟子。我在對岸，

即已感覺烟氣難聞，到城內，更感呼吸迫促，時發咳嗽；我不知常居重慶者究怎樣過活。

從船上望去，河中的石洲上竟有無數的茅房，有些還正在搭建。起初我疑心於那些房屋的水災問題，後問茶房，才知道這些房屋並不時常站在那裏，只於秋季水涸後臨時搭建，春水將漲的時候，便又完全拆去。這裏的石洲不小，冬季常搭建小房至千數百棟，儼然一小都市，凡重慶各種商品，洲上莫不具備，并有戲園樂戶，而獨以賭博業爲最盛。在此營業的多屬小商人及農民；農民平時耕種，此時則以日餘暇從事小商業之經營，小商人常年爲商，不過非其時不集合在此地而已。此種游牧式的都市經營，據聞川江各處多有，只惜我沒有時間一一攷察其內容。

船泊重慶的對岸，但這裏只是一個極小的市集，并無旅館，而且要去成都也得從重慶動身，所以無論如何都過河。我因爲一人獨行，對於重慶的情形完全不懂；怎樣過河？何處登岸？行李怎樣搬運？此時都是我底大問題。起初想將行李放在船上，一個人過河去將旅館定好，再由旅

館派人取行李，但輪船賬房決不答應。後來看見許多人過河，而且每人只要當二百的銅元一個，我想附驥而行，但一連三小船都搭不了，於是只得獨僱一船。船夫爭攬生意者很多，索價只要三千文，我以為在洪水滔滔、浪花激石成聲的急流中渡我過去，實在所取甚廉。此時偏有一週來見面不交談的女友(?)站在旁邊替我鳴不平，罵船夫不當這樣的欺負遠人，要我照規矩只給他千文。我很感謝她底義憤，并推知她大概是重慶人；然而為着急於過江的心情所趨使，終於不曾問其姓名住所，便匆匆將行李移上划船。船錢呢？仍然照我底主觀標準，給他十個當二百的大銅元。

裏的水勢很急，從遠在四五里路的上游開船，到重慶城已經落在城東的末端了。於是船夫又慢慢扯撐土去。船近江岸，便有五六個赤膊的漢子每人手攜一根繩子在岸上隨船行走，而且有兩人將繩子丟上船來，其餘的便慢慢散去。起初我不知他們所為何事，後詢船夫，始知這些都是在碼頭上等候客人專運行李的。但運行李何以不拿扁挑？難道用繩子換起拖着走嗎？這些雖是我心

裏急要解決的問題，但怕船夫們識破我是雙料的異鄉人而設計欺詐，又不敢問他們，只得悶悶地等候着事實來替我解決。我原得彭老師們的指示，決定到重慶住嘉利賓館，所以上船時便照着他們底預告約定到太平門登岸，但爲耐不住那種湖江的迂緩，乃在離太平門數里之朝天門上陸。船既靠岸，前兩人便將行李逐件移上，分作兩起，用繩繫好，以雙手擲放肩上，肩之而行。我底行李合計總在二百斤以上，他們兩人扛之却從容自在，上尺餘高之石級，好像比我走空手的還不費力。他們氣力之大也很可以與我們沅陵縣的鹽背子相當。不過此爲男子，鹽背子爲女人而已。重慶原是依山爲城，故城中街道均爲石級，卽有平處，亦不過數十尺而已。因此我悟到搬行李者所以不用挑而用扛，是挑起來上石級，兩端均要碰石頭，不如扛來無障無礙之爲愈。後來看見所有運重貨的都是扛而不挑，更證明我底推論之不錯。路上種種遷延，直到四時一刻始到嘉利賓館。

十月二十四日

[41]

15. 嘉利賓館

到了嘉利賓館之後，本想立刻就去看幾個朋友，但因為太疲倦，便躺着休息。忽然想到遊歷新地方，最好是一個人、人不知鬼不聞地瞎碰一番，用試誤法求得些奇怪經驗，然後再請當地內行來指示、來解釋，於其指示解釋之中發見許多可笑的事情，以便永久印入腦中。所以竟不通知任何人，只在室中靜躺着想辦法。

辦法沒有想得出，魂魄早已回到南京了。等我醒來，已經是午後七時。草草喫點飯，就到嘉利賓館及其附近地作巡閱使。

重慶為四川唯一的大商埠，因為據山為城，所以範圍不易擴充；而人口因商務發達之故總是增加不已，於是住所成為大問題。據當地人士說，重慶全城無一間平房，而繁盛的地方總是三層樓五層樓的市房，藉着山峯底基礎高出雲表。嘉利賓館地在商業場：商業場者重慶城中最繁盛的市場，雖然全場面積不及一二方里，但中國大城市所有的洋貨大概都有。嘉利賓館係四層樓的洋

式房屋，一切辦法雖然極力想做滬漢旅館的形式（如本地旅館房飯併計，此則分算，）但茶房招待客人的神氣則係從南京的商家學來的，以不理爲主義；房屋之收拾與清潔，則係從紹興旅館老板學來，以破爛污濁爲標幟；至於取價的標準，確得滬漢大旅館底衣鉢真傳。鴉片煙氣充塞全館，很可以使癮客實行揩油主義而過癮。還有一種使人呃噎的煤氣爲我生平所未經，我想牠是最適宜於作慢死的原料的；倘若有人願慢死，我必勸他或她到嘉利賓館的四層樓上住居（越高煤氣越多）把窗戶終日四面開着，任憑煤氣進來造肺病。這是嘉利賓館——或者可說是重慶旅館——的一般特點。

我底寓室在三層樓上的一間小房，面臨長江，裏面鉄架式的木牀一架，紅油茶几一張，椅子兩張，桌子兩張，小方凳一條，箱架一個，每日房價二元，火食每頓三角，計算下來，就是旅館內的開銷非四元一天不可。我對這種不合經濟原理畸形高價問題很爲奇異，當將本地報紙購得幾份研究一般物價；則此地生活程度，單就房飯兩項言，

確較漢口以上各埠都高，但不能與上海相等。旅館取價何以比上海還高，實是一個可研究的問題。後得朋友解釋，謂業旅館者捐項特重，損失又大（軍人常不給錢）一切消耗均要取價於一般客人，所以房飯費特貴。這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經濟方策，是我們中國商人底傳家寶，但不知縣羊的老百姓，又向何處取償——不，應當說又向何處訴冤！

這裏的旅客我也約略檢查一番。旅客一覽表上所載的旅客，大半都是某大人，其次為某玉某貞，更其次就是某先生。職業一項除了某先生諸人之下有謂商學政等等名稱外，大人之下者均為軍字，某玉某貞之下全係空白；籍貫則什九以上為四川之各縣。照我底常識推測，所謂先生者當係真正的旅客，大人係軍事長官，不填職業之某玉某貞當係窮苦無告以賣身為生的不幸的女子。這種現象，在於新從故鄉出來的我看來，并不怎樣驚異。不過在各室巡視一遍，看見幾位大人底室外或附近，駐着兵士在那裏橫陳。揚地吞雲吐霧，而所謂某玉某貞之室內亦無不置有鴉片煙具

，留客燒烟，則係故鄉所無。

巡遊回室尙只八時，正欲寫信給你，茶房在窗外窺我獨居無聊，乃推心置腹地問我要不要叫姑娘燒烟。這兩種東西都不合我底胃口；只得推卸。我不愛叫姑娘，并非以聖人之徒自居，更知道現在無冷豬肉可吃，不過我總覺得她們可憐，無論如何都似乎與人道不合，所以有時在酒席場

遇着所謂姑娘，便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情感；至於烟，更是我底生死對頭，我記得在長沙時，夏丐尊好吃紙烟，我還常問他的烟的哲學是什麼，而始終不以煙相饗，何況是自己吸鴉片煙呢？我今日遇着這樣的環境，惴惴然想不出適應的方法，於是將門關起，按着報紙上所指示的戲園去看戲。

北方若有人說是去看戲，別人一定要說他是傻子；但在重慶講北方人所講的去聽戲，其傻的程度，恐怕還要加幾等。因為我今晚只走到戲園門口就聽得鑼鼓喧天，費當二百的大銅元五枚。購得一張特等票，位置在很好的前排，可是耳朵真受冤！除了大鑼大鼓及噴吶的聲外，便只見些

紅黑花臉，小脚女人穿着水滸傳三國演義上那些人穿的古董在那裏作揖打拱，殺進殺出。若想要聽清什麼東西，大概非進三個月川戲講習所不可。我雖然覺得他們鼓噪喧擾，但又捨不得立即出去，仍然閉着眼睛坐在裏面忽思亂想。一直到十一時散戲而後出；至於台上到底演些麼什，我還是莫名其妙。

十月二十四日

16 失望

昨晚雖然醒得很遲，但是今天却起得很早，爲的旅館同仁的大人與某玉某貞們於過足了鴉片煙癮之後，努力雀戰。這裏是山地，叢森極多，所以一切房屋除了圍牆而外，都是木製的，因而他們雀戰的聲音也更能清晰入耳。我底耳官未失作用，決無法驅逐這種如拍戒尺、如擲油鍋的音波，只得於晨鷄三唱時即起而向茶房要得一點清水，收拾傢具洗相片。萬縣以上沿途計攝照片十二張，如法洗過之後則一張都不能用。這對於我是一種最失望的事，但事實如此，也想不出補救

的方法，只得盡力追求失敗的原因。經過多次的檢驗，始知道重慶人民都用江水，而江水泥漿太深，非用「礬澄清」不能使用，我今朝顯影藥中所用的水就是有明礬的，所以兩捲片子洗出來都不能用。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師，我希望攜帶攝影器的旅行家，要在這些地方自己沖晒照片，千萬要先把水檢查一番，看看有無礬質！

照片雖已毀去，但時間却已不知不覺到了八點半，喫了早點之後，便到第二女師去看朋友。

17. 轎子

因為這裏的街道都是拾級而登，所以歐美文明國所視為不合人道而應當絕跡的黃包車，這裏自始便不曾有過，當然說不到絕跡。若要尋求代步的東西，便只有坐轎子與騎騾子的方法。不過騾子多屬私有，市上很不多見；轎子則遍地皆是，取價亦不甚昂，大約每里路一百錢（不到三分大洋）。我雖然不大願意作菩薩式的老爺，但因為路途不熟，也下得不作一次。

講到轎子你一定要聯想到長沙轎子那樣的舒

適。我告訴你；這裏的轎子與長沙的完全兩樣：牠底形式有三種：第一種是私轎，爲老爺太太姨太太少爺小姐們所專有，都是藤作的，座位如藤靠椅而後面高出坐者頭上數寸；上面有雨蓋，四圍可上油布以爲避雨之用，其形式與長沙的涼轎相似。不過這裏的轎槓最多數是竹子的，向上拱，前面空約二尺，後前則空丈餘。這種轎子，最少有三個轎夫，多則四個五個六個。長沙的三人轎是前面兩人，後面一人，共同擡一頂轎子，走起路來要越拋得高越好；這裏無論何時都只兩個人擡轎，有三個以上的轎夫只是輪流着前後替換；而且走路時要腰幹筆直，無論上坡下嶺都要走得極平，使坐者如躺在家中的沙發上一樣，不覺有絲毫振動，方爲到家的轎夫。所以這裏預備要作私轎轎夫的工人先要用空轎放上滿滿地一盆水，擡着練習，必得上山下山，慢走快步，水都不溢出始可出師。這樣的轎子，據說坐起來很舒服，但是這樣的轎夫，恐怕太勞苦罷！第二種是長轎，就是走長路的人所坐的轎子，都是竹篾製的，是一種長方箱子的式樣，外面糊紙塗油以避

雨，尺寸甚小，長約二尺五，寬約一尺四，坐在裏面必須如菩薩式的直着腰；轎夫通常為兩名。第三種是街轎，形似私轎而大小與長轎等，亦為篾製，專為街上代步的利器，轎夫一律為二人。這三種轎子通常本不容易同時看見，但因為嘉利賓館是此地惟一的大旅館，大門口各種轎子都有。我今天雖然只能坐第三種轎子，但因為看見三種同性質不同形式的東西在一起，激動我底好奇心，一到第二女師便向朋友詢問所以，而得上面的報告。

18. 二女師週念

重慶第二女子師範，我們恐怕都有很深的印象。第一是我們有許多朋友曾經到那裏做過事，不時將那裏的情形告我們；第二，我們在南京常常遇着該校的學生，並且我這次起行時還有該校的舊教師及學生送行（雖然是的朋友的名義）：所以我在該校雖然沒有一個曾經見面的朋友，但心裏總覺得有許多熟人在裏面，對於學校的情形也似很熟悉樣，故出旅館門便不期然而然舒暢許

多。轎子轉灣抹角地走了許久，九時半走到在城中最高的一座山上，該校就在這山的頂上。最初會着彭芸生李曉舫，以後會着該校很多的教職員，最後并會見鬚髮全白的老校長蒙公甫，大家都表示親熱的樣子。我由他們引導將全校的設備巡視一周（說不到參觀），覺得一切都能表示女校底特性。在我底意識中，并不感觸他是內地的一個學校，只把牠當作一個下江的女學校看待。學生很活潑有朝氣，師生之間看來也很親切。其中有一種特殊的設置，就是校友會所設的食堂，每月由學生輪流製造食物發賣：有麵、包子、及其他點心等；我因要嘗她們親手所做的羹湯，就在那裏麵食當午飯，吃麵一大碗，包子四個，合計只三百文，還不到一角大洋（錢不是我開的），真是價廉物美。

我到那裏去的主要目的，第一是找幾個朋友說話，第二是要詢問由重慶到成都的情形，第三是要他們兌路費。所以最初的意思，只要把後兩事辦有結果，便回寓預備行李，明日起行去成都。誰知今日下午是他們週會的期間，許多先生

們一定要留我出席，而且指定要講演道爾頓制。
能參與週會看看她們團體活動的情形，自然是我

二女師會堂的學生掌櫃



所願意的，但講演道爾頓制，則真是我唯一的苦惱。我想，最少你能知道我對於這樣的講演不獨不感興趣，而且特別厭惡的。這幾年來，我自然爲道爾頓制幾個字渲染成了時髦人物，曾冒寒冒暑替許多教師唸過多少次消災消難的法咒。可是結果呢？不獨災難不能消，而且魔道日高。所以我每次講演之後，除了心意中充滿了於人無益，於己有損的情調而外，什麼都沒有。然而爲着‘人

情’的問題，終於不能不違心去講演。今日來此，不料又遇着這樣的難題：講嗎？不是我所願意；不講嗎？又無勇氣反抗他們底責難。躊躇再三，到會時，還是被迫登台將講過多次的演詞背誦一番。雖然博得許多女青年底鼓掌，但是我由不安而引起的血液激動，也在心裏與牠們底鼓掌聲相應和。你若在此看覆我這不安的情態，恐怕又要打着你底老調說：“萬事惟有做人難，做人就要不怕難”了。

五點鐘講演完，跟着就吃夜飯。飯後，他們又留我出席某班的級會。說是這種級會每班都有，每月舉行一次，即由該級學生預備種種遊藝延請同學教師參觀。今夜六時半適逢某級（忘其名）開會，我是遠客，非請參加批評不可。我想到旅館昨夜的滋味也就樂於答應她們。

會場是在一間大教室，裏面的桌椅都重行佈置如講演場的形式，并備有許多盆景與茶點。室之一角并有草地的佈景，是預備演劇的。

開會時許多朋友擁我入坐上賓席。我看學生們活潑地處理一切，很欽佩這校底成績。正在心

安理得攷究一切的時候，忽聽得主席一段報告，又弄得我跼促不安：她說這會雖然是一個普通級會，但是因為我能出席的緣故，特以討論道爾頓制問題為主要目的，要她們底教師與同學多多提出問題請我解答。她底話還未說完，我就木然感着無限的壓迫：本預備於她說完時提出我底要求請她們照常開會，不必把寶貴的時間，費在無謂的討論上。孰料我底話未出口，她們底問題已似早就預備好的一樣源源而來。我為要早脫藩籬，驟然精神百倍，隨問隨答，不一時問題題討論完了：有音樂，有演說，有短劇，雖然因為語言間有隔閡，但大體尚能了解。其情形大概與江浙女學校的小遊藝會相似。一直到十時半方由該校轎送返寓。

十月二十五日，

19. “豆花兒”

今日二女師學生要到獅子山去遠足。這山本地人叫做南山，隔大江與重慶城遙遙相對。不過重慶只在重重疊疊的市房上看見萬家煤烟所環繞

的烟氣，南山則可於青山蒼葱之上看見變化無定的霧氣。烟與霧在形式上雖很相似，但人們對於牠們的愛惡却有天淵之別。我在輪船上看得這種對比的現象，就懷着截穿祕密的意念，所以昨晚聽得她們說出遊山的消息，我便欣然加入。

早七時便去二女師，她們正預備出發，師生一共約莫六七十人(不是全體)，我隨她們之後八時渡河，九時達對河輪船碼頭，登岸有一小市集，沿山爲市，店戶甚少。自此約走十餘里斜坡路，始到一闊人之別莊休息。此莊據說是本地某富翁的，因爲軍人底威力過大，不敢自居，乃以廉價租於一德國人。全莊有房屋十餘間，倚山建立，雖不見得怎樣宏大。但確爲一座極幽靜的中國新別墅，有花木亭樹，足資遊憩，近因外人之經營更有網球場。我們到時，碧眼黃髮的姑娘們正在那裏拍球，并雇有若干小孩爲之拾球。這種幸福，在歐美非很大的資本家不能享，在中國則生活稍裕知道享福的人均可以享，然而偏有軍閥使他不得享。我們未得主人底許可——也不願請求他底許可——只在外面亭子中閑看她們在遊戲

中跳躍，便已悵悵然如有所失，倘使到內面去詳細觀察其一切，又不知發生什麼感想。所以我站未一刻，即一人匆匆向山上走。

一直走到山巔，迴看重慶儼然如一幅圖畫。江心的小舟，好似空中的飛燕在那裏遊來遊去，而太陽底紅光將煤煙染成姜黃色，使那些櫺比的白牆迎着微風一點一點地透出少女悵望情人的眼波，更足使人心醉。宇宙間果有天堂與地獄，我想，把南山當天堂，把重慶當地獄，總不算錯。

我還在那裏出神，後面的遊伴都來了，催我同她們下山午餐，說是下午再可遊那一面的老君洞。我們到山腰一個有上十家客棧的小市午餐。這地名黃葛壩（這字讀亞，川人釋為兩山之間的平地），戶口雖然稀少，但有酒肉出賣。十來家的居民都是兼營飯館與客棧的，據說這是川黔的孔道的原故。我們下在一家頂大的飯店，但是全店還沒有許多座位容我們坐下，所以又分作兩起。我們吃豬肉，吃牛肉，并盡量吃豆花，算下賬，據說每人還花不到一角大洋。

我常常聽得四川的朋友們誇獎他們底豆花兒

，我入川便常常想牠。可是我入川雖然已有一星期，但真正的四川生活，今天才得領略。就講豆花兒罷！材料并不稀奇，就是中國各地通行的豆腐材料。他們也和作豆腐一樣，先把豆子浸透，用磨子推豆漿，放在鍋子煮熟。所不同者就是他們不下石糕膏，不一塊一塊或一箱一箱地包成豆腐，只用大鍋盛着，讓牠自己凝成豆腐花。川人底客話叫豆花，就是豆腐花的省體，平常能豆花兒，兒字與北京人底儿相當，只是一個語助，并無什麼意義。

我記得幾年前吳稚暉先生曾向我說過，中國人都是些吃豆腐的，所以作不出什麼大事業來，我們要作事，便不要吃豆腐。他這話實在滑稽得有趣。可是在飲食上我終特別推重豆腐。我在長沙時，聽說湘潭的豆腐特別好吃，曾專門坐着輪船去吃豆腐，但這幾年在長江下流的地方生活，却始終不曾得過一頓好豆腐吃。今日遇着這樣的機會自然要細嘗而玩味之。這裏的豆腐花，確大異於下江的豆腐（也許是心理作用），不獨味甜而且氣香，與南京苦而且臭的豆腐相比較真有天壤

之別。最特別的就是那作料的配合：四川人之好食辣子自然是名聞四海的；可是今天我所遇的辣子醬，雖然紅得可愛，看得可怕，但是吃起來，并不怎樣辣，而且大香而特香；大概是因爲用豆醬與麻油製成的罷！辣子而外，并有酸的姜絲，嫩的葱頭。所以我吃飯兩小碗，竟吃豆花兒四大碗。我雖然比她們都多吃兩大碗豆花，但她們也并不以爲奇。據說這樣東西，既是四川底特產，也是四川人底常食品：無論何處有豆花賣，無論何人也都好豆花；有些歡喜吃的，還可以多吃我所吃的二三倍，甚至於完全不吃飯而吃豆花。我這區區自然放在不足道也之流，又有什麼奇怪！

20. 試騾南山

吃了飯，我們又慢慢地沿黃葛壩走向老君洞去。這裏的路途開首一段很平，以後漸走漸高。因爲這裏常有人遊歷，所以市上有許多趕騾子的，專門在此出租騾子。我雖然小時騎過馬，但從未驗騾子，所以今日有幾位先生（因爲是新朋友，名都已忘去了）邀我騎騾子，我便欣然加入了。

騾子我知道是不會怎樣大跑的，所以他們在前面盡力驅策牠們走，我也在後面鞭着我底騾子追去。可是走不上一里，遇着一段懸崖的道路，右邊靠着石壁，左邊就是數丈高的鼻子坡。我到此地惴惴然惟恐騾子失足，連人連騾翻下，急想下來步行。但騾子們却跑得高興，大家都奮勇如追逐什麼似地向前跑去；因為走的是上坡路，又不敢緊按韁繩（怕牠着頸一退，將人翻倒），只得伏着，按緊騾子底頭項聽牠自由前跑。在有一剎那間，騾子前面的一隻脚踏着石子一滑，我即覺得我底生命已斷喪在牠這一滑上，我們已往與未切來的一切，都消失在一瞬的失足中。一直等牠走到老君洞前面的一段平地，我才感覺到呼吸困難；但回望他們則旁若無事地陸續下來了。“我真無用呵！”我這樣想。正要繼續想下去，他們之中有一位走來替我開騾錢，我也一躍而下，阻止他破鈔，而照例給騾夫四百文。

老君洞是依山建立的一座寺，雖然同她們四處都看過，但我腦中却沒有留得什麼很深的印象，也許是因為你平日不歡喜聽寺觀的故事罷！

我回重慶已是午後五時了。一切都於夜間準備就緒，預定明日起行去成都。

21. 零碎問題

明日早起，便要“單騎走千里”，走着完全中國式的道路了，一切生活又要完全變更，所以乘着這個時候將不曾告你的零碎問題一一寫出，作為甯渝途中的一個結果。

男女問題 宜昌以下，輪船是日夜開行的，茶房與水夫都日夜為他們底職務所忙，夥伴間相與長談，我們不大容易聽得。宜昌以上，船不夜行，他們底時間也多起來了，每到一個埠頭，職務完畢之後，便聽得他們評品某姑某嫂：其描手畫腳的程度，恐怕肉蒲團，金瓶梅的作者也未見得能勝過他們。有錢的上岸去實行滿足性慾的要求，無錢的便在船上作描述的對話，盡情用語言發表他們底實際經驗。他們底鋪位都在房艙官艙外面的走廊，他們高興的時候竟鬧到一二點鐘還不肯休息；有幾次曾引起我所謂女友(?)底不高興，而遣其女僕向艙房交涉；可是結果呢？雖然不會

因此而增加描述的程度，但也未嘗因此而減少其對話的時間。這種現象，不知其他川輪上也是否如此；但照我們大聖人‘食色性也’的原則推去，恐怕也是在所不免的。這現象在社會學家看來或者是一種可研究的問題；我非社會學者，不知要怎樣研究，只把這片斷的材料寫在這裏，博你一笑。

新聞與舊聞 這十幾日來我最感不快的就是在新聞紙上得不着新聞。我是十五日早起身的，上海的報紙只看得十四日止，沿途有報紙的地方如安慶，蕪湖，漢口，重慶等處，我都盡力買當地的報紙看，可是報紙上的新聞除了當地的幾件社會瑣聞而外，凡關於世界及全國的事情都以上海報紙爲主要的源泉；而因爲郵遞與排印的種種遲緩，我在各地看的當地報紙，關於此等記載都是我在南京未起行已前數日所看過的；而且愈到上游，相去的時間愈遠。例如今天已是二十六了，此地消息是靈通的新蜀報所載關於江浙戰事的消息還是雙十節以前的事情，我記得某君作四川遊記說四川人民對於中國的大事，只有歷史知識

，決不會受新聞的影響；當時我很覺得這話有點過於唐突，現在身歷其境，又覺牠不是全無道理。我每於百無聊賴的時候，在報紙上做溫故知新的工夫，雖然不時感着‘舊翻新’的苦悶，但也有許多愉快：比方某件事我在南京看報時不曾詳閱過，而很具模糊影響的印象，潛意識中不時感着虛空，現在當地報紙重新剪載，無意中映入眼簾，而將潛意識的虛空填滿，反覺得親切有味。古人所謂“舊書常誦出新意”，我現對於報紙也有此感。這也算是一種意外的創獲。久而久之，我不獨不覺得苦悶，並且每日非細讀幾段舊聞不可。只可惜這樣舊物不能常常讓我讀。——到成都後十日後當可不再讀雙十節前後的上海新聞了。

煤烟 我到重慶便爲煤烟所苦，兩日來除了在南山及第二女師外，幾無時不感着呼吸迫促，有時竟至咳嗽不堪。照我底推想：久住此間的人一定會生肺病的。然而重慶城內的居民十餘萬，竟未聞人人因肺病而死。我曾問某先生以重慶城的死亡情形，他當然我不着詳確的統計——

這恐怕在中國底任何地方都無辦法，所以四萬萬同胞喊了幾十年——也似乎不感什麼驚異。據他底經驗說：凡初到此地的人都有不勝壓迫之感，但經過一月兩月便習慣成自然不覺得什麼了。這話或者是經驗之談，只可惜我沒有工夫去證明這個論斷。

經濟飯店 大概你記得罷！我倆自從五年前在長沙被曲園（酒席店）主人使我們無謂地浪費了三塊錢以後，無論何處都使我對於酒席館‘望而生畏’。可是平心而論，曲園主人並不算有意敲我們的竹槓：以那樣每碗足飽一二人的四樣暈菜，一碗大湯，加以什麼飯錢堂彩，一共還只取我們三元；那些菜若是當菜吃，最少可食八九人，就當飯吃，也可吃飽四五人；用八九人或四五人平均分配，每人所費不過三四角或五六角，實在不算怎樣貴。我最討厭他們的，就是那起碼的碼特別高：不論你二人也好，一人也好，你叫一樣菜，最起碼的也要你五六角，其量則足飽二三人。所以我一個人在所謂都市的地方，無論怎樣餓，爲着經濟的壓迫，決不敢到所謂飯館去吃

飯，只悶悶地走進麵館以麵充飢。這種使個人望而却步的辦法，似乎是通行京津滬漢等等繁盛都市的公共辦法；他們當然有他們底哲學作根據；不過，我想，最少與吃飯的個人主義相衝突。我無力推翻他們底哲學，使他們同化我底個人主義的主張，便只有希望有與我表同情的老板在實際上做工夫。可是時間經過幾年，地方走過多少省，希望仍舊還是希望！不圖今夜一小時之內，却遇許多實行者的同志。

從南山回來，彭先生約我和另外兩位朋友去進館子。我腦中湧着下江‘起碼’的問題，很有點遲疑。他從旁邊窺知我底意思，便說這裏的館子，都是以個人主義爲本位的：一切暈菜都先預備好，而且每家每日只買幾樣菜；雖然時時更換，但這日除了這幾樣以外決不再售別的菜；而且各種菜底分量都不多，價錢不過二百文三百文（合大洋五分至七分）。通常一人喫三樣菜，二兩酒，一頓飯，合計還不到大洋叁角。經過商業場一帶，他指出許多例給我看。最後在他認爲可以表率羣倫的經濟飯店晚餐，飲酒，喫飯，喫豆

花，并且喫四川人所同嗜的回鍋肉，烹肥腸，一切的一切四人所費不過一元二角，由此，足以證明他所說是實。

十月二十六日

第二編

渝蓉紀程

22. 陸行手續

自南京到重慶雖然費時十餘日，換船三次，但都是水程；川輪中之生活雖然與下江者有別，可是一切都不能脫離都市的氣味，四川底風尚人情也並不因在川地航行而一覽無餘。重慶呢？自然是川中腹地，生活於此地者自然最大多數是川人，生活現象更不能不說是本地風光。然而因為牠是一個商埠，凡商埠所有的特質如妓女、旅館等地大概具備，因而牠也不足以真正代表四川，

其人物事業也不定足以代表四川底人物與事業。從明日起，我將更入內地，與真正的四川人接觸，真正四川的生活滋味是甜是苦，我一定可以一一嘗到；你也許可因我底報告而於文字中領略到一些！

我最初希望由水路西行，只以秋末水涸，渝瀘的輪船不通；坐帆船，則一個月還不能到成都。但要陸行，又怕土匪，兩日來爲此事費去許多思慮，有一次竟至欲決意返甯。後與彭李各位商議，他們說東大路本是由渝至蓉的盲道；道路既廣，飲食起居也較方便。不過自十一年以後，沿此道各地之土匪蠶起，殺人越貨的事情幾於無日無之。但成渝間的貨物到了秋冬季全恃陸運，交通終不能斷絕，於是改走小北路。此路雖亦有土匪滋事，但有大幫客運還可以通過；因而他們主張我走小北路。我對於川中情形既不熟悉，當然說不出什麼主張，唯一的問題，就是如何免匪難。後來又幾次設想：四川本非易行，現在既到此地，無論如何都當冒險前去，以探其究竟；即不幸而爲匪所擄，以我孤單的異鄉客，決無生命

的危險——川匪對於異地過客不多爲難——則藉此得着些有錢買不到的寶貴經驗也是好事。所以今日遊南山後便毅然決定由小北路去成都。

決定西行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雇挑夫與轎夫。我這次所帶的書籍行李雖然不多，但長行挑夫每人只能挑八十斤，所以非雇三名不可。加上轎夫兩人，一共是五名伙子。因爲成渝交通特陸路，伙子們也有很嚴密的組織，無論什麼伙子，都統屬於轎行（或稱轎舖）之下。轎行有兩類：第一類專行城內及四郊，第二類專行外路；二者各有界限，不相侵犯。行外路的將人伙數目及每人之價錢講就後，便由轎行出一印好格式叫做認狀的契約，將人數價目均詳載其上，名曰寫包單，交由旅客收執。并由行指定一伙爲伙頭，挑夫轎夫之管理與工薪之頒發均由他負責。通常於寫包單後交全部工資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如客人無錢而有行李者亦可一文不給），在途中約給二三分之一，其餘則須俟達到目的地然後給清，名曰清下脚。轎夫挑夫之伙食費自了；倘客有急事欲於規定之每日九十里以外趨行者曰

趕站，須加給所趕之路之工薪；若客人有事在途耽擱一二日只給其房飯之資；如途中遇雨不能行走而有耽擱，房飯均由伙子自理；伙子在途染病或氣力不足另覓庖代者曰加班，一切均由伙子自理；若遇水路乘船，客人除自給其船錢外，伙子之用費一概不問。又自重慶至成都有幾座小山，每經一山；由客人賞犒勞（即由客人買肉若干給伙子盡量大吃一頓，通常以三次為度；）到目的地後除清下脚外，并索勞費若干曰茶錢；數目不定。以上各件有詳載於包單之上者，有為習慣法所規定者，旅客於事前詳細詢明，途中多少麻煩都可省去。

我由彭先生請二女師庶務代辦一切，長伙每人工資十五元；他們并於七時來寓將行李及轎子預備好，准定明早起行。十二月二十五日。

23. 出店費

伙子們確有信實！早六時我方才起來，他們就來了。昨夜來過的伙頭帶了四個粗大的伙子：兩個抬轎，兩個挑行李。我底行李一共有二百四

十斤上下，三人分挑每人應分八十斤；但伙頭照例是要少挑幾斤，（有了十名以上的長伙，他便將他自己應挑的東西分給大家，而他自己走空路）所以把那兩担各分起八十五斤，而他自己只挑七十斤。六點半謹事辦妥，我們便浩浩蕩蕩地從樓上魚貫出店門。

下樓的時候，伙頭爲首，伙子居中，我爲殿。伙頭走出大門時，兩旁站了形似工人的人五六個，除了兩個茶房外都不認識。他們看見伙頭將要出門時都齊聲向他祝福，有的并向他招手點頭，好像親人出門送行的一樣。我們走出店門，大家都停着不動。伙頭則返身向站立的人們招呼：

“這回托諸位大哥底福，一路平安。”

他一面說話，一面向兜肚裏摸出大銅元十來個，交給那站在頂前面的大漢，并且說：

“對不起！請大哥們收下這點喝一杯茶。托福回頭再補禮。”

那位大漢起初似乎有難色不肯伸手。伙頭乃走向前一步，將錢放在他底手中說：‘對不起！

回頭補禮；”他姑收下，說聲謝謝，便轉身進去；其餘各人也跟着進去了。伙頭於是再督率伙子們動身。我也灣身進了那長二尺餘寬一尺餘的長轎裏。

這樣演劇般的舉動，真使我這‘下江人’有點莫明其妙。我曾用我底思想推斷牠是一種規費，但究不知道那些站立兩旁的人是幹什麼的。本然要詳詢伙頭，但怕他識破我是外行而在途中搗亂，便又忍着不問。後來從他們自己底言談中知道這叫做‘出店費’，那些站立的人是店中的茶房，大師務、走雜的，那位收錢的是旅店的管頭。伙頭并且說：若不是他有點資格，今天非一塊大洋開不脫；他只開二千文，實是很特別很特別的。

24. 小北路

民國以來。四川無年無內亂，小百姓們受了軍閥之賜，於是由良民而盜賊，由盜賊而為有組織的土匪。所謂軍閥也者，雖然也曾因派兵剿匪而得着關心民瘼的頌讚；可是就小百姓底經驗看來，兵不但不能打匪，而且為害比匪尤烈；因為

匪之搶劫是零碎的、擇地的、擇時的，而且被劫者大概可稱富庶之家。若兵則駐紮一地，即須由該地供給其生活費，且須供給其妻室；於是勒捐強姦拉夫之事，無貧富男女之分，普及一切小百姓；於是兵與匪打成一片：兵在匪不來，而匪之生活由兵向百姓取給以間接供養之；兵撤匪即來，以示兵之足以禦匪而百姓不得仰仗兵威以求生；於是兵匪成循環的活動，而小百姓也就死無葬身之地。於是“匪劫有了日，兵搶無盡期”的格言也普遍於川人底心意之中。東大路一帶的小百姓雖時時受兵匪之宰害，但無力抵抗，小北路一帶則有當地紳士張某者，籌備自衛的民團，所以東大路不通，而小北路可走。但是，小北路亦並非無匪，不過其為害者只是匪而無兵，所以大家都願意走小北路。

小北路係由重慶西北行達成都，經過的縣分為江北、合川、銅梁、安岳，至簡陽與東大路合。因此路非官道，故里數亦有異說：有稱為九百里者，有稱為八百二十里者。不過據伏頭說，最多十日可以達到，少則九日，則八百二十里之

說或者近似。

25. 背子

我曾經告訴你說是重慶碼頭上運行李都是用肩扛。當時我以為只是對行李如此；而且以為只是肩扛而已。可是今天由重慶渡河到江北，走不多遠便遇着搬家的。在你底經驗中總以為搬家一定是用大車運行李，在我最近的推想中亦不過是用肩扛。然而我今天所見的竟都超出我們底經驗以外：既非肩扛，又非車運而用背駝。用背駝東西我們常在沅陵地方看見過，而這裏搬家的駝法竟大出乎常情之外：大床，大衣櫃等都是一人駝着，而且要附加許多東西。他們走路的時候，將腰曲下成爲九十度的角度，所有的重力都由腰部支着。他們所駝的重量據說每人有百五十斤。不過走起路來很慢，走不多遠又休息一會。他們這種形狀，我底筆實在不能形容，茲攝得一個背床的休息時的影片寄上，你便可以看出匪夷所思的妙趣來了。——這樣的人，此地叫做背子。



宵
子

26. 俠 頭

自重慶渡江經江北至悅來場，行程計六十里，但到悅來場時只下午一時，我們就在這裏午餐。在這六十里的行程中，俠頭底才能與習慣都一一印入我底腦中。他底本事真不差，他底人是這樣的：

從外表看來，他底年齡：過三十餘歲，身體

短小，面貌清秀；若在科舉的時代，他進考場可以在卷面上題着‘身中面白無鬚’幾字以自況。他雖然不着秀才式的紳士衣服，可是他那對襟的漂白小褂和長統的白褲，也顯然表示他與一般伙子不同。他雖然也挑着担子和伙子們同行，但他有特別的權威支配他們：譬如某處可以休息，某處可以吃飯，均非有他底命令不可。無論何時，他總在後，所有一切物品，他都負責清檢。每次休息，他把担子放下，便來照拂我的茶水，吃飯時更要先問我備什麼菜蔬；若是不吃店中已成的菜，他便爲我烹調。所以有時伙子吃完了飯到烟館去燒烟去了，他才開始吃飯。然而結果還是他去催促他們起行。

沿路來我看他這樣殷勤，幾乎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後來看見同路者遇着有什麼小事都“伙頭兒”，“伙頭兒”的叫，才知道這是他們底習慣。不過我覺得他挑着担子走路還要時時刻刻照拂我這坐在轎上閑着的人，實在有點不大應該，所以總不願常叫他而自己自動作。可是他總不讓我自己做，而且有些地方因語言的隔閡自己也做不

通，也祇好坐受他底服務了。

伕頭對於客人既然如此殷勤，所負的責任又這樣大，我想他所得報酬必有異於常人之處。有一次轎子走在前頭（通常轎子與伕子同行，總是轎子在前）一點，我特糾詢轎夫；他們說我對於他們雖然每人出十五元的工資，但他們實收只十一元，因為櫃上（轎行）及伕頭要各扣兩元；伕頭除了自己的十五元完全實收外，并可多得他們四人的八元，所以伕頭走一次有二十三元。

“伕頭當得過呢！”他們把上面的情形告訴我之後，抬前頭的老張——他們自己這樣稱呼他——很羨慕地說。

“當不過誰肯把連長不要來做這樣的事”。抬後頭的老劉接着說。

‘連長嗎？這到是個小小的官’，我心裏這樣想。

“伕頭是連長嗎？”我問。

“是的！他去年還在楊師長那裏做連長，今年春上才不幹的。”老劉說

“你以為當連長是作官嗎？其實四川的連長什麼都不值；名義雖是連長，實在有不了幾桿火

幾桿槍)。幾個月又領不到幾關餉，連長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威風！”老張不滿地說。

“是呀！當伙頭只要每個月到成都打一個回轉，便可得三四十塊（元），除吃除用，還可賺得二十多塊硬的。那個不願幹。”老劉說。

我問他們為什麼不做伙頭。他們說這是不容易的事：第一要確實可靠的五家舖保，第二要櫃上有熟人，第三要懂江湖；像他們這樣無親無故無田無土的人，做個弟兄——他們內夥自稱之詞——已經是萬幸的。老張又說：

“伙頭底用費也不小：像這一次他雖然可得二十三塊，但是出店費和碼頭上交接都是歸他出錢。恐怕一共也要費去兩三塊罷！”

“小北路沒有什麼交接辦，并且不是大幫，要多少錢用！走東大路，就要錢用呢！”老劉說：

他正在一問一答的時候，後頭的担子趕上了。挑箱子的老許叫着說：

“你們真快！我和老王在後頭買一雙草鞋，你們就起飛脚（快跑），幾乎把我們都趕死了！”

他們於是接着天南地北地講這樣那樣，關於

快頭的問題也就中止了。

“碼頭上辦交接”，這句話我不曾詳細問清楚，但是這種話在湖南也是很通行的，我想牠底解釋大概是每到一地必先與其地哥老會之頭目接洽，進以相當禮物或資金，由其轉諭所轄不相擾犯之謂。後來我問快頭，他說不錯。

我知道快頭是連長之後，忽然對他發一種不良之感，而懷疑他會用軍人的手段欺負遊客，因而時時刻刻對他有一種防備：我曾於轎中暗將認狀取出而把列在認狀上的他底姓名朱玉峯三字爲深刻之記憶；并且準備了種種對付的方法。雖然幾次用理智斷定這種猜疑之無謂，然而在感情上終於惴惴不安。這或者是我潛意識中受了軍人底傷瘡所致罷——然而除了從出版物得着些軍人殘暴的觀念，返渝時見着些軍人底橫蠻事實而外，我自己實不曾受過軍人底侮蔑。

27. 遇 伴

悅來場在嘉陵江東岸，由此到合川縣，有一百里水道可走；雖係上水，但秋涸水緩，與陸行

所費之時間相去無幾，故由重慶到此的客商貨物，大概走水路。所以我們午餐之後，便由伏頭雇船上行。這裏帆船底構造極簡單：用幾塊大木板釘攏塗點桐油石灰便成。這裏的船都是專走合川的，所以船上并無炊具寢具；等到天夜。便到那裏的市上去吃飯歇宿；船夫也不多，大的三四人，小的一二人而已。

我們共有六人，一乘轎子，三担行李，本是獨雇一船的。但因為船少人多，不意於雇就後，忽然加上一乘轎子，兩担行李，三個客人，兩個護兵，一個伏頭。這樣地主少客多，自然是我所不願意；然而異鄉遇着兵，又有什麼辦法！

也許我是占了西裝的便宜罷！他們初上船時，很有點滔滔湧湧旁若無人之概；後來伏頭一面指着踞在轎中（船上地位小，坐轎的必得踞在轎中，不能再在外面佔地位）的我給一位護兵看，一面說些什麼，他又向他底上司說些什麼；於是由一位年約四十身穿便衣底軍人前來和我通姓名；於是我知道他胡姓，是第某軍第某師底上校副官，他稱我做大哥，并且介紹他底同事姓葛

的和他底年約十六七的小妻相見：他們也同稱我做大哥。他說了許多我不甚懂的江湖話，表示很願意爲我照料一切。他說話雖每句離不了“若媽的”，但態度還不惡，他底同事和他底‘小妻’則更彬彬有禮。萍水相逢得着這樣的伴侶，無論如何，都是與我有益的；所以起初那種‘不願’的情感也漸爲好羣的熱情所替代了。

他們將一切搬上船之後，還有別的人要加入：這位副官以爲是不應該的，叫護兵嚴加阻止，那些背負包袱，頭頂斗笠的小百姓只得望望然而去，仍就靠他們天生的行路工具一步一步地在岸上隨着我們底船走。

28. 嘉陵江

我們午餐完畢還不到兩點鐘，可是開船已經是三點半了。伙頭說今晚只能歇在離此二十八里的土沱。我雖然覺得時間不經濟，但也無可如何。

船開動以後，涼風徐來，殘暑全去，雖然拘在轎中，但還可以過去。從斗大的轎門看去，只見兩岸峯巒起伏如波濤，在鬱鬱蒼蒼的叢林中，

蜿蜒着如烟的霧氣，有時經陽光透過映成絳紅射到微風吹動的清水上，宛如少女羞答答的嬌態。這樣的景色，從前由紹興乘小輪去杭州時曾經見過。不過江浙的內河都是些小溝式，地面既窄，水又不流；就是兩岸有些小山，也只可叫做丘陵；縱有四方風動，吹着那些僅有的野樹，亦不過是農家女初見世面的忸怩態度，根本上不能與這裏交際明星的雍容大度相提并論。長江的景物雖好，但是過於雄偉，能使人起壯美之感，而不能使人優游自得。嘉陵江底水面不過十餘至三四十丈，既非平流，也無險灘，兩岸的山峯雖重重疊疊，但皆起伏有致，決不如三峽之石山壁立，一綫見天的逼人。總而言之，嘉陵江底風景，可當優美兩字而無愧。起初我頗以船太慢為苦，後來沉醉在這優美的大自然中，多少日來無謂的愁思，都為之洗滌殆盡，於是又嫌船走得太快。這樣的美景，恨我筆鈍，不能一一狀在紙上，使你如親歷一般。然而我底心，我想，你總能時時滲透的，我願以我底情誠從夢中詳細告你以一切！

29. 人間世

胡副官們初上船的時候，雖然也曾接談幾次，但是腦中橫着軍民的界限，終於只是唯唯否否，不敢向他們講我所要講的話。後來他們不時問及我江浙戰事的情形，而且不時將他們底戰蹟如浮圖關（重慶西十五里）之役，嘉定（樂山縣）之役種種事情告我，並且指示出種種例規與種種應付方法（他們知道此地要坐船，所以轎夫擔夫都只雇到這裏止，僅留一伙頭照料東西，俟到合川再請弟兄），態度既不桀傲，語言又很懇直。於是我知道他們也一樣都是可愛的‘人’，不過套上一個‘軍’字，便使人望而生畏。然而我相信‘軍’與‘人’并非不可分離的，‘人’雖然為‘軍’所套着，但只是一層表皮，我為什麼連他那可愛的本質都一併厭棄呢？

自此而後，我對於他們與伙頭都一樣地開誠布公以本來面目相見。

好像受了什麼天啓樣，我們之間的隔閡除去了，心的緊張也忽然弛緩而感着很自在的愉快，

我們在自由談話之中相互了解各人底性行。胡副官雖然很粗莽，但是他對人絕無紳士派老成。他底‘小妻’底來源以及他倆的究竟關係怎樣，我當然不要問及，然而他却津津有味地告訴我，說她是涪陵人，父母是世家；她是一位女學生；既會唱歌，也會作文，更懂得英文；他們相識已非一日，這一次新在重慶結婚，特地回他安岳的家去看父母。她呢？聽他底種種陳述，似乎昂然自得，有時從轎中伸首出來與我打招呼，並且又不時稱大哥，並且又告我以她在學堂的種種情形。她初上船時本來穿身黑洋布衣服，但在四點鐘從轎裏走出來時却穿了一身淺藍的綢衣服；她雖然不曾如下江女學生的那樣手提化裝盒，時時施脂粉，但那顧盼自雄的態度，却能增長她底天然美；使人不感着她是不會使用化裝品；她底年齡雖只十六七，但是三雙脚却曾受過而且正在受着禮教的洗禮，作那黃瓜條子的尖錐式，走起路來也如名士所稱道的娉婷有致；她底頭髮却剪得短蓬蓬地，儼然做上海時髦女子的形態。她這樣新舊合璧的形態，據說是胡副官所喜的，她乘着‘女

爲悅己者容’的遺訓，便不惜殘害她底身體以求他底歡心。他呢？官到上校，又擁嬌妻，最少，在我們同船的一切人們中他總要算是最幸福的，所以他很愉快；講起話來，‘若媽的’，‘若媽的’之聲不絕於口，而且精神煥發，好似預備着的升官發財的事就會立即實現的一樣。葛副官也是升官後回去省親的，不過他缺了一位‘小妻’，對於他底同事自視似有愧色，然而他也有胡所不有的長處足以自豪。他第一種長處就是去過漢口，而且在漢口進過妓院，而且結識得幾個名妓，而且名妓們都曾送了他最可寶貴的東西如繡被繡枕，而且這些繡被繡枕都是名妓親手綉的；所以他常帶在身邊，今晚下店的時候就可看見。第二呢？是他能唱京戲：北京的聽差雖然人人都能哼幾句小東人，闖下了……我本是臥龍岡……，然而川人之能唱京戲，其可貴無異於北京人之能唱川戲；他不但能哼，而且哼得很好，而且這些戲又都漢口的名妓傳給他的，所以講了幾句話，又要哼幾句。他底年齡不過三十來歲，‘身中面白無鬚，衣袖與褲腳都很大，一望而知是出過夔門的。所以

他底豪氣也不讓副官。

其實講歷史人人都有，他們三人既然在那裏自背其得意史，於是引起全船的人——除我而外——都有意無意地爭在那裏述過去的經歷。我底伙頭是有過軍功的，而且是浮圖關之役的親征者，所以講到戰陣上的事情，他與兩位副官可稱志同道合：他現在雖然作伙頭，但并不對於副官們表示自卑的感情，而侃侃然和他們說長道短；胡副官底伙頭，始終是當伙頭，所以他得意的經歷，無非是送某大幫發財而已。老王底年齡很輕——^母大概二十歲上下罷——他底經驗很少，除了老張有時逼他說幾句關於李四姐的話偶然使他發笑而外，講話的時候不多，尤少誇述他自己底生平。老許年約三十餘，面貌上的絳紅色很足以表現他是飽經風霜的老資格：他坐着是胸挺頭昂的，聲音也很嘹亮，常識也極豐富；無論胡副官葛副官，朱伙頭胡太太以及老張老劉老王說什麼，他都可搭得上。說到高興的時候，并且站起來作演說式的姿勢，以手拍胸。在他底腦中，我想，世界上決無難事，也決無苦事；他以為世界上一切事

都有天作主；人而有飯吃、有衣穿、有妻、有子、作弟兄、作伙頭、作副官、作師長都是由天制定的，所以他總是快快活活的過日子，有錢多用，無錢不用。他并且很歡喜作事；講了一會話又去爲舟子撐篙打槳；然而他還是在款乃聲中和大家搭話。老張和老劉底個性大概相同；年齡也都是三十多歲的光景，起初也還和大家搭話，不過精神不大充足，而且都不曾自動地敘述個人的歷史。到了五點鐘以後，他倆竟頹然如醉翁一般，倚着船篷打盹。據朱伙頭說：這是由於他們底癩沒過足。此外還有兩位年輕而斯文的護兵，除了答應上司的‘是’字，未聽得他們說什麼。今天的同伴是些什麼人，我大概都會告訴你了，現在只剩得一個我。我呢？當然還是我，不過這一次却不大說話，只是眼看八面，耳聽四方而已。

30. 土沱之夜

七點鐘到土沱。我們雖然承兩位副官命他們底護兵打着兩盞亮森森的馬燈在前面引導，但是除了燈光所及的地方現出條一尺來寬的石路來，

便只遠遠地看見幾盞燈火，其餘什麼都不見。朱佚頭告奮勇上前找店子，但是沿路的幾家都說客滿，胡副官覺得這是大不了的事，於是差護兵上前揀着一家較好的店子，不問主人允許與否便由他攜着他‘小妻’的手爲嚮導，帶着我們大隊直衝進去。等我進門時，那門口站着一位手執石油燈的老婦人向我們似歡迎非歡迎地說‘請進’。同時我便感着呼吸有點異樣，等大家把東西安置好，我藉二位副官掛在柱上的兩盞馬燈的燈光中四處一望，這卡店子底內容是這樣的：

房屋所佔的地位大概有五丈見方，除了後面有兩個斗大的小窗外，不看見別處有什麼通氣的地方。進門左邊的頂前面是灶頭，灶後便是一排隔下不隔上的房間；右邊擺着一排床，床上橫直睡了十幾二十個人；並且有四盞烟燈，旁邊圍着許多人在那裏燒鴉片；中間放了幾張棹子，但是有幾張已拚合作床用了。據那位老婦人說：今晚的客已經多了，本是不能再歇的，礙着我們這些老爺（？）底面子，特地把兩位媳婦底房間騰讓出來，至於弟兄們只好把棹子鑲攏來將就將就。我

於數千里外驟作這樣的上賓，真是感不可言，而胡副官們却以爲是應該的。及回頭問我鋪被褥，我到那上賓的房間一看，便又不知怎樣才好：老婦人既稱爲媳婦的房間，她當然不是無兒子的，也當然可以有孫子的（我未曾得着真憑實據，所以不敢說一定）。她所騰讓出來的兩間房是一個統間隔作兩段的，胡副官夫婦住裏間，我和葛副官住外間。我進房首先感到的便是尿的氣味，眼看壁上搭有尿布之類，便以爲是小孩的用品，因叫老婦人取去；誰知取去之後，其氣味并不亞於未取去以前；於是盡力探索，乃發見床頭的暗處有一個水桶樣的大桶：我知道尿氣的來源了；但無法將源截斷：因爲這樣的習慣，就是我們湖南內地的住戶客棧也是有的，這時要把牠搬去，既足示人以所見不廣，而且也未見得真能辦得到。加之胡副官們把被褥打開，便叫老板娘子拿烟具來約我燒鴉片（胡副官們并非癮君子，他所以如此，因這是四川官場中待上賓的通禮）。這兩件事在我都是受不住的，但除了以有腦病不能燒烟的理由解決鴉片問題而外，又不敢說不在房間裏

歇宿：第一是我所有的東西都擺在這間房裏，決不能棄而不顧，第二房外沒有我底地盤；就是有，烟氣和炭氣還是一樣地逼人：當時也曾想到把房內的東西交伙頭負責，把轎子放在戶外，我便坐在轎子裏過夜，然而又爲棒客（川人對於土匪之通稱）的恐怖所攝而不敢實現我底主張；後來又曾想到無論如何，房外的烟氣炭氣總比房內於二者之外又加尿氣爲好，因決定在轎中坐以待旦。可是伙頭絕對不主張——他底理由是東西既經放在房間裏面，又有兩位副官，決不能隨便取出，使之懷疑；又不可完全信任那兩位副官——終於決定在那裏過夜。於無可如何之中，暗中囑伙頭將我底枕頭放在無尿桶的一端，以欺騙自己的精神。

胡副官還是約葛和他底‘小妻’在裏面燒烟。據他們說；現在鴉片烟很不貴，每兩只要二千文（不到大洋五角），所以吃着耍耍（川人稱玩曰耍）不要緊；貴了，自然不吃。這些，都不是我底問題，我腦中念念不忘的就是今夜怎樣過。

他們燒烟，我出房外囑伙頭預備菜飯。他

已招呼老板在那裏煮；菜呢？除了豆花外，什麼都沒有。我想有豆花吃已經是萬幸，所以也不想別的東西。一會，老板把我和胡副官們底飯開在一起，而且席上有燻肉，有熏魚，有燒牛肉，有加厘鷄；這自然是胡副官底有備無患。我既爲席上客，也就不客氣地實行‘共產’了。

這裏的規矩：每客^飲一晚，弟兄取錢二百文，并兩人給一床被褥，但睡做鋪，老爺（？）有房間，不供被褥，取錢四百文；其他一切飲食按照所用的數量計賬，大概對老爺（？）要多取三分之一的價，以示尊敬。老爺（？）的資格第一是有護兵，第二是坐長轎，第三是穿長衣；倘若‘斯文人’不穿長衣，或者所穿的長衣而非‘文質彬彬’的，都不算老爺。因爲客人都是大清早都要上路的，所以吃完了飯就要算帳——他們叫做清號——今晚的帳我應當攤一千文，可是胡副官不得我底許可竟命護兵把我應攤的一併代開了；而且自稱‘今夜匆忙，無以爲禮，明日當再請暢飲’。

這樣萍水相逢的東道主，決不能在滬漢京津

所能遇得着。然而半日來，我看他們底言行，都有幾分水滸化，所以我也受之不疑，俟明日再謀酬答。

今日是走到四川裏面的第一天，所以寫得特多；也許你看得是很有興趣的罷！

十月二十六日

31.大 戲

早五時便起行。持燈而來，持燈而去，所以土沱到底是一塊什麼樣的地方無從知道，就是逆旅的牌號也不曾知道；好在我沒有什麼詩要題壁，就在昏暗中過去也不要緊——或者還可以減去昨夜掩鼻而睡的惡印象。

走二十里吃早飯，又四十里吃中飯，地方都很平常。不過吃午飯是在一個較大的市集上，這裏的人很多，什麼東西都有買，他們叫趕場。這種風俗，也和我們家鄉的一樣，是每五日一期，各地輪流週轉；到期的時候，附近居民各以家中的出品如布帛菽粟雞犬牛羊等帶到場上去買遷有無。古人所謂日中爲市，或許就是這樣的事情。

石音
白背場

這地方叫做白背場，左有小溪流入嘉陵，風景很不壞（附上一照片）；除了濟濟多士的交易者



白背場風景

而外，并有大戲一場。這裏的大戲和我們鄉裏的差不多，是用木柱在露天紮着戲台，由當地人士贖資延請伶人來此演奏；演劇的起因大概為酬神，時間大半在秋收後；期間不定，大約以十本（川人稱演戲一天曰一本）起碼；倘若有兩家或兩團人要鬥勝，便可繼續數十日以至數月。在演劇期，當地居民多集於此，於是相聚成市，飲食品特多。今天又逢場期，所以觀衆，也特別多。觀衆中之上等人都分作男女兩列，分座在戲台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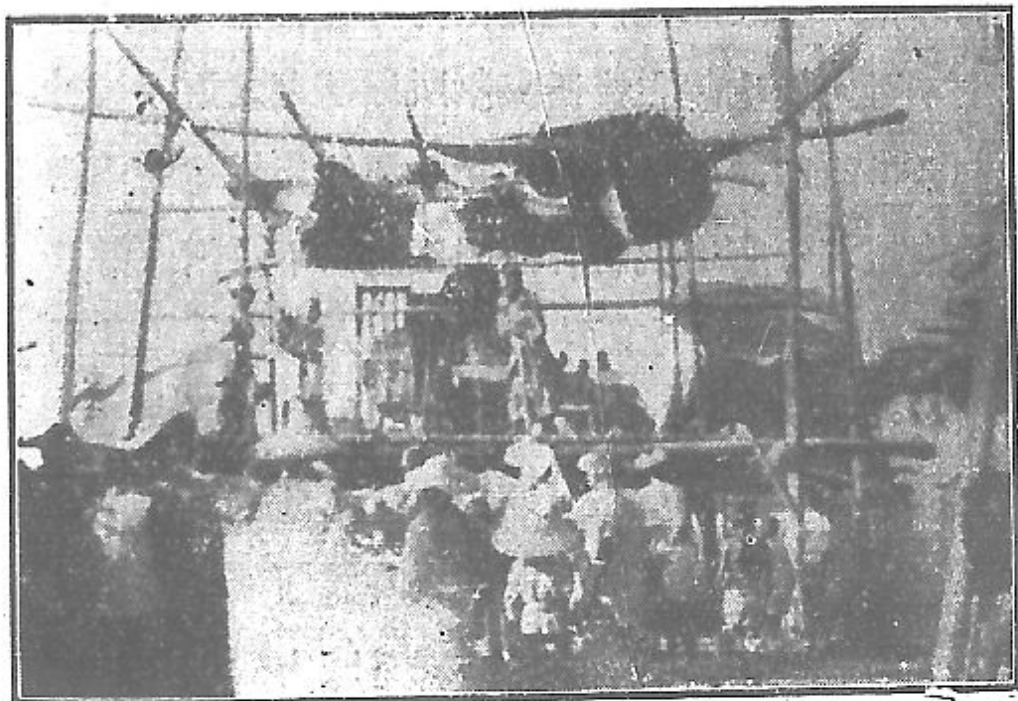
面兩旁對立的茶棚下：這兩處并不規定上等人才可去坐，不過搭茶棚的人要費去一些資本，他不能不向觀衆取價，所以走進茶棚坐下，不問你喝茶不喝茶，總有一杯茶送到你面前來，你也得照例給幾文；因而無錢的（你須注意：切不可把京津滬漢的生活程度去看他們，說是幾文茶錢不算什麼事；要知道他們一個二百的大銅元，却可以過活一天。）不敢進去；就是出得起茶錢的，也因為‘衣服不周備’而不敢妄擠於紳士之列。然而他們還是有他們底地位，就是戲台前面那塊空坪：這塊地方是完全公開的，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在那裏站立；有時人多的時候可以延至數十丈。好在他們底目的都在看戲，只要看見戲台穿着紅綠衣裳，拿着輝煌的刀劍在那裏走出走進，打來打去就夠了；聽得清聽不清，在他們都是不成問題，——何況有聲震數里的鑼鼓可聽呢！

當‘辦菜’的時候，我曾偷暇到場裏走過一次，并且到戲台前面望望；但是究竟唱的是什麼戲，我還是和在重慶戲院一樣地完全不懂；不過看台上的進進出出，台下的熙熙攘攘，也很有趣。

我沒工夫詳細描寫，特照了兩張照片寄給你一看。



場 趕 培 管 北 南



場 大 觀
北 培

這樣的情形都是我們小時在故鄉經驗過的，也許你因看這照片而引起思鄉的情緒罷！

32. 東道主

自昨夜至今都是胡副官們‘代帳’，這自然足以表示他們底好客；然而數千里以外的我，無緣無故受他們供養，實在心有未安；幾次都曾想‘還禮’，終因沒有勤務兵不能事先預備。午餐時知道葛副官今夜到合川就要分途去定遠縣，胡副官也要在合川住幾日，一日半的伴侶，明早都要各自分飛。我既承他們這樣招待，非得作一次東道主不可。於吃飯之後便謀劃所以盡之之道；因於到合川前即給伙頭大洋二元，要他先於途中購辦些東西，歇店時就告訴他們底護兵不要辦，並且清了他們底號。吃飯時特自據主人地位，請他們作客。他們說了許多自謙的話，並且連稱‘大哥，不敢當’，然後就座。

我們到合川已是萬家燈火時候了。雖然是黑夜，可是縣城到底是縣城；城外城內的街都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洋油燈，店門雖關去一部分，來往

的客人還是不少，我們住在城東的大街，在暗淡的燈光中，見着幾如吳淞鎮河街上一列店子，開門七件以及關於衣服的材料大概都有賣的；街底東口更有一台影子戲，圍住不少的男女老幼在那裏觀看。我們晚餐時，胡副官喝了幾杯酒，很高興地談論他三年前在此常連長時候的故事。他現在雖有‘小妻’，但那時沒有，惟其沒有，所以那時的風流也非現在能及，城東的李姑兒，城北的林姑兒，都是他底外室，還有其他的若干姑娘，也無不和他有交誼。他一面‘若媽的’‘若媽的’高談，一面并拉着旁邊的堂倌作證。結果，堂倌證明他底話一一不錯，他更高興，他底‘小妻’也很表現以得此夫婿爲榮的神態；時時用其迷惑的攝力引起他底歡心，使他滿足而不萌故態。葛副官則把他在夔門外的種種故事重述一回。我呢，仍舊如昨日下午在船上一樣，在那裡作分析與綜合的工夫，并聯想到許多不能解決的人生問題；因而對於他們底暢談只立於旁觀地位，少有讚詞。十點鐘吃完了飯，他們還有餘興去看影子戲，我因明天仍舊要披星帶月地長征，辭而不去。

十月二十七日

33. 希奇而平常的事

離重慶雖已二日，但是有一日半是走水路，所以對於四川社會上的種種情形還不能有深切的接觸。今日以後，須爲長期的陸行，雖然坐轎觀天，所見有限，但川人底真實生活，可以隨時映入眼簾，或者在走馬觀花之中而能見到幾株真實的花影罷！

今日在途中看到許多事情，都是‘下江人’所不易見到——也許不易想像得到的。這許多事情之中最足使我注意的就是挑的‘子子兒’。

四川爲鴉片烟出產之地，我已早有所聞。然而當時的想像總以爲人民圖近利不種糧食而種烟，官廳利其重稅而不禁止。可是今日的經驗證明我這種想像完全是錯誤的。你知道‘挑的子子兒’，到底是什麼東西，其數量爲多少？他們所謂‘子子兒’就是鴉片底種子，就我今早所遇着的已有六十餘擔。平常二兩種子，可以種一畝地，一斤可種八畝，每擔以百斤計算（此地貨擔以百斤爲標

準，因其無須跟轎行走，故較行李擔子重二三十斤；若係洋貨則每担常百餘斤，以其運費照斤計算也。）則可種八百畝，以此次之六十擔計，亦可種四萬八千畝。然而據伏頭及‘子子兒’的挑夫說，‘這不過是‘上頭’（軍民長官）發售於合川樂至安岳武勝四縣的。其他各縣由‘上頭’所發的種子亦稱是。故四川一百餘縣，年共種百多萬畝鴉片，‘上頭’底收入也就是千幾萬元；因為所謂‘上頭’也者，對於人民不種烟先勸後罰，既種者除捐款外又有罰款；據說捐是暫允其種烟，罰是預禁其將來不要種烟。可是第二年不種烟而種稻，又須受罰，理由是減收歲收；若種烟，烟種非向‘上頭’買不可。你若問這是一種什麼邏輯，那麼你底傻氣恐怕比上海所謂‘阿木林’還傻；你要知道這是‘上頭’的命令，誰都不敢違拗，誰也不當追問理由的。

‘子子兒’既這樣多，所以烟害也就與之成正比例的多。癮客呢？我沒有統計，當然不敢確切斷定也是成正比例的增加，不過就我三日來的經驗看來，或者可以在四川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

以吸烟爲本”。我底五個伙子中，就有兩位是老癮士——老張與老劉——有兩位是新癮士——老許與老王每日只晚間吸一次——伙頭與葛副官們則逢場作戲或者可算是候補癮士。而我們今日經過的地方，無論大鎮小市，只要有茶水賣便有烟出賣，所謂官寓客商的旅店更是非烟不足以廣招徠。川人有了這種隨時隨地可以過癮的環境，於是由非癮士升爲候補癮士，由候補而新而老癮士，而老老癮士，都是極容易辦得到的；於是鴉片的出產雖多，銷路并不遲滯；於是‘上頭’底德政深入人心。根據這十餘年的成績，再將‘上頭’執政的時期延長十年二十年，我想，要把四川省改爲‘癮士國’或‘君子國’，也許是名副其實的。

還有二件東西其普遍也與鴉片烟差不多：第一種是同善社，第二種是禮拜堂。

從傳聞上早就知道同善社以四川爲發源地，證以三日來的所見，四川之於同善社，確有幾分似耶路山冷之於耶穌教：凡我經過的地方，只要有數十家戶口成立一個小市集，必定有同善社一所，其數量還超過耶穌教天主教的禮拜堂；而且

每一處同善社，都有若干保護的告示；凡軍隊駐紮其地者，無論其官階如何，總有一張朱筆輝煌的保護告示；有許多地方，并有許多旅長、軍長、督辦的保護通令；甚至有很大的軍官自稱弟子虔誠供獻禮物的。由此我深悟彭老師到宜昌以上可以不要旅行費的原故，更深悟同善社所以在四川特別發達的原因——也如我們湖南佛化一樣都是由於軍官們底提倡。

禮拜堂底數量雖不及同善社那樣多，但較大的市鎮都有。教會與同善社本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然而未聽得有什麼互相衝突的事情，好像各有藩籬，互在範圍內努力發育，這真足以表示我們中國人底富調和性與雍容大度的上國之風了？

更有一事也是我們所不易懂得的，就是這三日來所看見的人民，無男女老幼，頭上都紮着一個白布包頭。這種情形，在宜昌以上的各埠也偶然看見（重慶無有），但不如是普遍，所以只看作一種白喜事（喪事）的標幟，現在遇着這樣多的白包頭，決不是普通常識所能處決，詢之胡副官們及伙頭，他們也只知道這是小北路下半段的一

種風俗，不能告我以此種風俗演化的歷史。新游記彙刊中乙丙入蜀記作者說是三國時，諸葛武侯逝世，國人痛之，咸爲披孝以表哀思，因遂流爲習俗；迄今雖有喜慶之事，亦飾此而往，并不爲怪。然焉否焉，無從考證，姑誌之以備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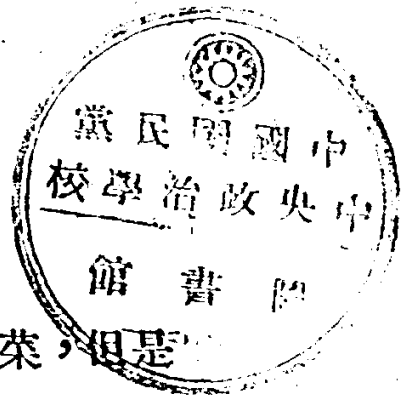
上述各事在我們看來都很希奇，但在川人看來，其平常與布帛菽粟相等。所以我叫牠們作希奇而平常的事。

十月二十八日

34, 生活一般

講到四川內地的生活，你一定要聯想辣子和醋。這兩件東西自然可以表示他們飲食上的特點，但是他們生活上的特點決不只此！

先講吃飯罷：重慶的米價雖然和上海差不多，但是離開重慶便漸漸便宜；過合川以後其價更廉，到了樂至縣地界，飯只五十文一大碗（我無論如何每頓不能吃完一碗飯），小菜并且不要錢。倘若照這裏生活標準計算，就是我們異鄉旅客，每日也費不到一角大洋，住家戶打個對折，最多亦不過五分大洋。生活的低廉恐怕世界上很



少有趕及這地方的。

他們配飯的菜，自然是些植物的小菜，但是‘作料’并不亞於暈菜；不論是蘿蔔乾也好，麻葉乾也好，裏面都放有紅閃閃的辣椒，嫩青青的川椒，鹽與醋更加是不值錢的東西，儘量的加入，以求博得顧客底歡心。你要吃暈菜，更加是價廉物美；凡稱爲場的地方無論何時都有肉，牛肉，雞肉出賣，大概都是二十兩算一斤；肉和雞每斤六百文（合大洋一角五分上下），牛肉半之。這地方吃雞肉，決不像長沙那樣麻煩，非得一隻一隻的買到家裏來宰割不可；也不如南京那樣呆板，除了自宰外，便只有去鷄鴨店裏買他們煮熟的所謂油鷄之一法；他們有鷄屠，先把鷄宰好，你要多少便可以如割肉和牛肉一樣買多少；買回來之後，最著名的是他們所謂‘棒棒鷄’；就是把鷄先煮熟，不用刀切，用手將肉一根一根（不是一塊）地撕下，放在盤子裏作兵士架槍狀地樹立着，再把先預備好的醬油，辣椒，川椒，胡椒，姜絲，黃醋等物混和的‘作料’從頂上倒入。倘若你歡喜吃這樣的東西，有三百文就可以使你酒醉飯飽。肉也

有煮熟賣的，最著名的就是四川人常常自誇而且念念不忘的‘回鍋肉’；是把肉先放在清水裏煮熟，取出來一片一片地切開，再放在鍋裏炒，作料和棒棒雞的差不多，味道確比下江什麼館子弄出來的都好。四川朋友念念不忘的‘回鍋肉’，實不僅是受愛鄉心的驅使而已——就是我也常常記着牠！

有人說：四川的幣制是世界最紊亂的，這話的真假，在沒將各地幣制實況的事實爲比較的證明以前，當然不能下確切的斷語；不過就幾日來的經驗看來，錢幣種類之多實是我未曾見過而且未曾聞過的。四川全省無發行紙幣的銀行，交易的媒介都持規金；雖然有造幣廠鼓銀元銅元，但原料不敷而且鑄造當二百以下的銅元在政府最不經濟；所以現金與當二百銅元都很缺乏。於是應時勢之要求而有種輔幣出現。這些輔幣的種類極多：有鉛製的，有鉄製的，有薄銅片製的，數目自十枚至五十枚，形狀有圓的有方的，有長方圓角的，圓錢的大小，如清時之乾隆一錢，面有暫記十文或廿文卅文四字，一面注鑄造場所，惟中間無

方孔；此外并有竹籌及紙票，數目亦自十文至五十文。這些輔幣的鑄造權大概造於各地團局之手，（私人經局許可亦得發竹籌），行使權亦以各團所轄之境域爲限，因而錢幣的種類多至不可勝數。就是四川銀元也很特別：牠底成色與國幣比約差三分之一，而當半元的銀幣則係倣照雲南的辦法滲雜甚多。這些銀元在四川雖無禁止現金出口的命令而現金自然不能出口，這也是極自然的‘新經濟政策’。

合川以上，除了各種地方輔幣外，并用清代流傳下來的典錢；但是并非一個算一個：有些地方三個當一十，有些兩個當一十，他們叫做‘三合十’，‘兩合十’。若是五十文一碗的飯，開制錢只要十文，或者二三十年前買那大碗飯，也許要這多錢。所以鄉裏的老百姓還不覺得物價騰漲與他們有什麼影響。

合川以上的客店較土沱的還要差幾倍。他們底洗臉盆是竹筒，大約有五六寸高、五寸對徑；洗臉時將特製的黑布（取其污濁不現髒）放在裏面打濕出來在面上一抹就算了事。倘若你要‘下

江人’的派頭在那裏斯斯文文地刷牙漱口，他們縱然不當面笑你是傻子；最少心裏總是這樣想的。他們底房屋照例是不開窗，睡處照例是有一個盛滿了小便的便桶擺在中間，被褥照例是污濁破爛的，煙燈也是照例都有的。——然而飯菜也和鴉片煙一樣是到處有吃的。

幾年來旅居長沙江浙，久不見我們故鄉研米的碾子了。我看得各地礮坊冲米的苦况，也就聯想到聰明的江浙人，何以不利用水力；但除了間有利用牛馬力的礮坊而外，實在不曾見過我們故鄉的碾子。這一次過塘壩場，忽於無意中遇着。牠底組織和我們故鄉的一樣：將水堵截成壩，於其上建以房屋，屋中置研盤，盤下有輪，置於水中；不研米時，將水堵住，鄉人送穀來研，便將堵截之水門啓開，水從上流下，藉其力冲動輪子，而研盤中之研輪即隨着轉動，大概一二小時可以研穀二擔。這種碾子也是不動產之一，可是遇着大水，所有的東西也可隨水漂去而成爲‘動產’。

這種利用水力的工作，在我們‘山野之民’底

眼中本是家常便飯，但在過慣了商埠的‘市民’看來，也許是至饒風趣——是的，就是我現在也有悠然神往之概；尤其是聯想到幼時拿蘆桿作研盤放在屋後小溪看流水沖牠打轉的時候。

十月二十九日



塘 壩 水 研 子

35. 柏梓鎮上

因為在路上聽得前途有盜匪劫貨的消息，所以未四時即歇店。這幾日來都是天黑落宿，宿地的情形只從燈影中領略一二，所得的印象也很模

糊。今夜我們到柏梓鎮，太陽還作三十度角度掛在西天，趕場的人也還未散，見聞較為明晰，而且曾拜訪了一個學校，四川腹地的文化或者能在此看到一二。

此地屬安岳縣，比較上還算是一個大市鎮，看到將散場時，還有許多近日來所未見過的學生式的青年男女在這裏往來，也可以推知牠並不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正街雖只一條，但延長綫約莫有一里：除了飲食店以外并有若干綢布店，其中的貨物雖不見得怎樣充足，但最少比與上海齊名的寶山縣城要鬧熱幾倍。客棧兼營茶館的也很多，并有樓房。這裏的樓房自然不能與上海式一樓一底的樓房比，也不能與長沙式高樓的樓房比，然而畢竟是樓房，而且是合面的樓房：雖然樓下樓上合計起來不到一丈高，但五尺以上確有一層房間，確實非用樓梯不能上去。這裏的房間雖然都是有門而無窗，但樓上的每二三間房之間都有一片明瓦，就是把門關起來，還有一線光明；并且爲客人底方便起見，每間都有一個便桶；所以樓上的房間也特別貴重，差不多不是下等人

(?) 所能問津。我因為坐了長轎，而且有三擔行李，所以走進店門，便由老板招呼上樓。

我也曾注意到樓梯底踏板是棍子不是板子而計慮到有沒有危險的問題。可是把樓下的房間巡視一周，實在不是嗅覺尚未全失的我所能住居；而且客也早滿，即能也不可得，只得選定一間近樓梯的房間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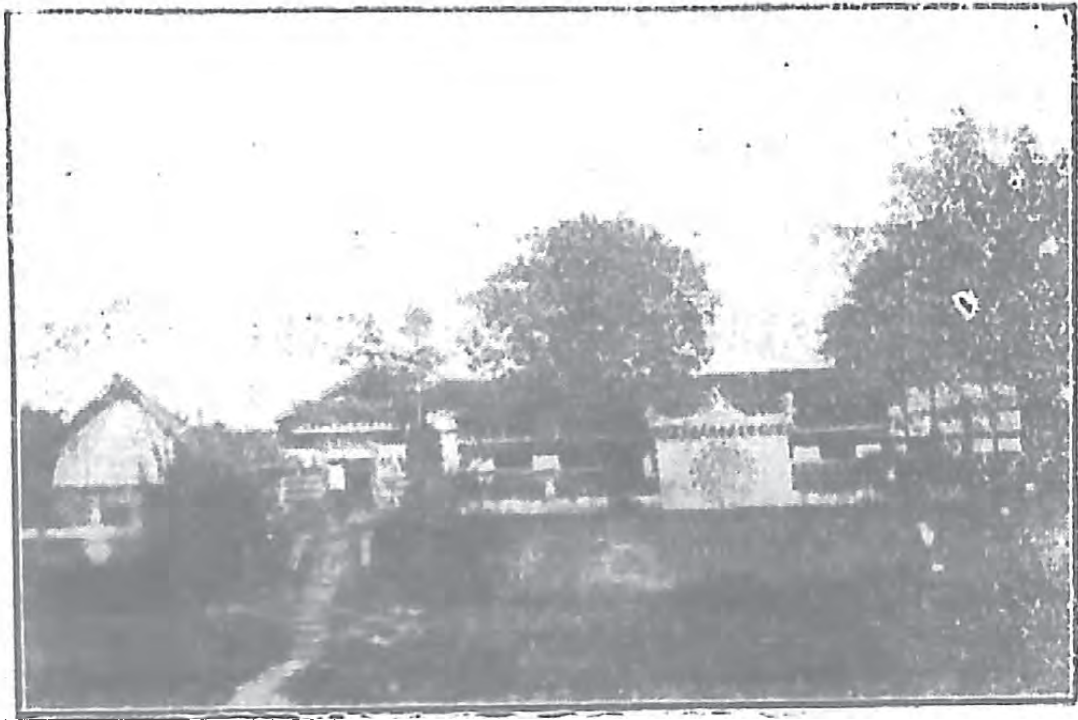
今天落店很早，大家有時間吃東西，所以將應當在後日舉行的‘犒勞’提前辦理。我出一塊大洋請他們吃肉吃牛肉喝酒，他們都吃得很飽，喝得很醉；因為這裏的豬肉還可以六百錢買十六兩，牛肉倍之，好米酒只二百文一斤。

吃完飯到街上閑遊，看見正街中間有一座大廟，廟裏有軍隊，有厘局，有同善社，還有各種法團；廟門外的告示也很多，最使我注意的就是團防局徵收百貨捐的告示：牠說無論什麼東西在場出賣，每千文都要徵二十文，并且規定總收入的百分之五作本鎮教育費。我由此知道這裏附近有一所小學。詢問當地人士，果然有一所鎮立兩等小學，離此不過一里多。我回到寓所取照柜鏡

去校參觀，伏頭也要同去，他并要當我底臨時聽差，問我要名片持赴學校通報。

學校建立在田隴中的一座小丘上，雖然房屋不多，但樹木清疏，幽雅可愛；房舍的建築也很整齊，想到春夏之交，麥隴與修竹爭勝時的勝景，很羨慕這學校師生的生活。中國本然是小農社會的國家，清末改行工業社會的新教育制度，將中國數千年相傳之書院與私塾的暇逸自適的力學精神破壞無餘，而集一切中等教育的機關於都市之中，致將學生來自鄉間的自然生活為都市的浮蕩習慣所替代，實是不幸之至。今日得見此種秀麗的校景，真有徘徊不忍即去之感。

我們對着學校前進時，便在途中遇着該校的兩位學生。他們底年齡都不過十二三歲，衣服也很整潔。他們原是向市上去的，因我攔路問他們學校底情形，乃回頭為我們作嚮導，所謂臨時聽差的伏頭，至此也無用處了。



安岳縣柏梓鎮小學

校舍底正面如上片。正中的一排除去中間的一間，供着孔子像兼作禮堂外，其餘的四間是教室。全校六班共二百餘人，高級二班爲單式編制，初級四班爲複式編制。學生大半爲本地人，外鄉寄宿生不過二十餘人。教職員一共十人；除校長兼課較少外，其餘每人每日均須教課四時至五時。我到校時，適校長外出，由一位英文教師，一位算學教師招待。他們除自己各持一根水煙袋於談論之中從容不迫地吸着外，并以紙烟嚮

客。據他們說，校中經費全恃百貨捐的收入，現在每年有經常費一千五百串（約合四百餘元）學生不收學費，寄宿者月收膳費五串，教師薪修最高額年二百串，最低額一百串，校舍則係舊時之書院改建。課程除‘新學’——算學，理科，英文之類——外，各班每週有二時至三時之讀經。翻翻他們棹上所擺的教科書，大半係中華商務兩家五年以前出版的，但在名義上却已改行新學制；其他各種參攷書均無，亦無一份報紙雜誌。這樣的學校，在內地很普通，我深信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是實在；就是讀經與英文并重，在我底腦子裏，也可以從中國的民族性中找得着調和與矛盾并存的論證出來，所以我對於他們底一切，并不覺得奇怪。

談半小時返鎮。前被我於途中無意攔回的兩位學生仍然同我出來：據說他們原是要到市上去購物的。這兩位小朋友一姓李，一姓傅，都是高一的寄宿生。我們因為同了兩次路，他倆雖然對於我底服裝與照相鏡有點稀奇，但并不以為是不可親近的，所以我們回來的時候，在路上談得很親

切。

這位姓李的大一點，年十三；姓傅的只十二歲；他們四書讀完了，英文字母也背得出。他們最歡喜我底照相鏡，以爲其中有無限的神祕，我告他們努力讀書，將來也可自購一具，傅忽然發出一個問題：

“老師說把英文讀好可以出洋，是真的嗎？”

我正在躊躇要怎樣答復才好，李說：

“出洋自然是要英文好，不好連話都聽不懂。”

“你們想出洋嗎？”我問。

他們彼此相望，笑而不答。

“你們以爲出洋有什麼好處？”我再問。

“你不是出過洋的嗎？”傅問。

“不出洋怎麼會穿洋衣！”李說。

我告訴他們所穿的衣服底式樣雖然是做照西洋的，但現在已經採用爲國定的常服，并不是洋衣，我雖穿這樣的衣服，但并不曾出洋；又告訴他們英文若果學好不必出洋也有用處，不過對於本國的語言文字及科學更當注意。他們聽了，似解似不解地默了一會，李忽問道：

“聽說成都省有很多的洋人，他們底脚是直的，是不是？”

“成都我還未去，但洋人是有的；他們底身體也和我們一樣，不過皮膚底顏色不同，男子穿的衣服和我底相同，走起路來很有精神，別人看他們底脚挺直地向前走，便以為是直的；其實他們底脚并不是直的。”我一面說，一面大踏步地走着給他看。

他們忽然有悟，便不再討論關於‘洋’問題，轉過頭來和我講照相的事。

我告訴他們關於照相的種種，然而不能實驗給他們看，終不能滿足他們底要求。

他們同我到寓所，對於我底種種都感興趣，好像很願意和我作永久的朋友。後來他們因為天將晚要回去，還有點依戀不捨；最後我把我底通訊處開給他們，約定以後常常通信。

二十八日

36. 滑竿兒與流差

“滑兒竿！”每逢我下轎走過有人休息的地

方，就聽得有人這樣叫喊。最初我不知牠是什麼意思。後來看得別的所謂士紳先生們對於這幾個字所生的反應，始知牠也是一種交通的工具。

“滑竿兒”這名詞你不曾聽過；但牠底形狀你最容易明白！因為我們故鄉的所謂‘散轎’就很與牠相似。我們底散轎是兩根竹條，兩頭加以尺餘寬的橫樑便轎夫扛抬，中間安一塊座板，便坐轎者乘坐。‘滑竿兒’底構造大體相似，不過中間不是座板，而是一排竹製的梯形床墊。牠底闊度與轎槓的相等，長約三四尺，竹片底間隔不過二三寸，兩頭以篾絲織之，繫於轎槓之上，可以自由伸縮。所以坐‘滑竿兒’的人，反可以睡坐自如，不必像坐長轎的客人非做莊嚴的菩薩相，挺胸直腰地坐在上面不可。

“滑竿兒”！幾個字是問過客要不要坐滑竿兒的意思。自重慶以上沿途均有此物。據聞并有很多的勞動者專以此為業！他們各有其領域，通常的路綫總在三四十里至五六十里之間。凡過客走路走得疲倦的時候要坐幾十里或幾百里路的滑竿

兒代步以資休息，隨時可以辦到，所出的代價也不怎樣貴，大概每人每里三四十文。所以經濟的旅行客大概都不雇長轎的。

抬滑竿兒的伕子，也不一定專抬滑竿兒。沒有人坐滑竿兒的時候，他們又可以作‘流差’。

‘流差’是四川陸路上最通行的名詞，專指那些替代伕（不論轎夫挑夫）作臨時替代的勞工。有滑竿兒的流差，大概走得不遠，還有一些自己一無所有（滑竿兒雖然費不到一元錢，但在他們要算一種很大的資本）專門以流差為業，則可以隨便流：從小北路到東大路，從四川到雲南都無所不可。他們大多數除了蔽下身一塊爛布外，什麼東西都沒有。流起了，得點工資便儘量抽鴉片烟、喝酒、吃肉，流不起：便箍着肚子餓，餓得無可如何便偷、盜。所以流差的等級比長伕低，比伕頭尤低。長伕有錢，可以自由雇流差替代，但他對於他所挑的東西必得負全責：而流差們便最歡喜挑散漫的行李與可為食品的東西：因為可以隨時偷藏，攫食；倘若有機會逃走，便也常常乘着長伕跟隨不緊的時候，把整担的東西挑走。

所以長伕將担子發流差，必得在後面緊隨；伕頭因爲要直接對客人負責，凡有流差同路時，他尤兢兢業業地照料一切。至於轎上的旅客大概都能照料自己的，於流差的好處很少，故每次長伕發流差時，總是捷足者先挑行李，轎子非到不得已時是不大願抬的。

十月二十八日

37. 東西文化問題

無論何種生活都有一種範型可以範圍着。自重慶以上經過各地的生活現象雖然也有許多差異，但大體總是相同的。近幾年來東西文化的問題甚囂塵上，我不曾去過西洋，不知所謂西方文化到底是怎樣，但從文字記載看來，他們底精神，確在於征服自然；倘若要以中國人底生活式樣代表東方文化，則所謂東方文化者其精神在於替自然做奴隸。你曾住過上海，知道三十年前的上海是一片荒地，自經黃髮碧眼兒侵入以後，現在又是一種什麼樣的花團錦簇的世界；你也曾去過廬山，更知道廬山的牯嶺在光緒十八年以前是一座

鳥獸羣居的石山，現在又是一種什麼的世外桃源；這次你不曾與我同來，我在重慶以上所得的種種經驗，你自然不能親歷，然而我相信我信中所說的種種，你都能了解：這當然一部分是由於你對於我底信任，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你在我們故鄉的旅程中有類似的經驗作底子。

自重慶至成都的路程不過一千里，倘若有鐵路，最多十小時可到，有汽車路六小時可到，旅費最多不過五元，時間可以省去八九日以至十餘日。然而富於樂天精神的中國人，決不在這上面打算，情願費多倍的時間，多倍的金錢拿人當牛馬天天幹這種苦而呆的事。

我也知道修鐵路或修汽車路都要一筆大款，以每里二萬元計算三百英里的路費便得六百萬元。這數目自然不算少；但是在每年三千萬——有名義的，沒有名義的還不算——稅收的四川，分做五年支付，每年費一百二十萬元，似乎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丟開公款不講，就算公私運費罷！重慶橋行發出的伙子，每日平均總在二百人以上，即以二百人算，每人薪工十五元，亦是

三千元，全年三百六十五日，已是一百零九萬五千元，若是用鐵路運輸，旅客在路上所費的火食錢已足以抵車費而有餘，貨物運輸，每挑不過兩元；假定由重慶出發的二百伕子，都是運貨，每人於十五元中扣去兩元的火車費亦可省去九十四萬九千元，而每年省出的人力以之從事生產事業，更不知凡幾。——即以每年省出運費修鐵路，六年內亦可修成。然而大家都沒有這種需要，都不曾在這上面用工夫。倘若這千餘里地域，屬黃髮碧眼兒，我想他們一定是過不慣；無論如何都要像經營牯牛嶺石山地樣那樣經營，使牠變成朝發夕至的地方。

在這路上來來往往的伕子們固然很苦，就是坐轎的旅客又何嘗不苦！當着軍事緊嚴的時候，所謂軍事長官們要上前敵去會議——據聞四川的軍事長官只有在前敵會議，從沒有在前敵打仗的，而他們所謂前敵又是離戰場最少百餘里——也因感覺時間的迂緩而切實把人當機械晝夜驅使他們在路上跑——跑得最快可以四日四夜由重慶到成都。通常總是兩班長伕；長伕也於休班時坐滑竿

兒，就在上面睡覺，——然而決不設法把尅扣軍餉拿出來做修路的資本；就是故鄉情厚的四川學者也只於感困苦時嘆息幾聲而已。——我們對故鄉的交通情形也是如此，這可以說是中國式東方文化的特色——有些過膩了西方文化生活的朋友反覺得這樣的生活有特殊的詩趣而竭力提倡。倘若以順應自然為東西文化的一種特徵，我想往內地一走，便可以得着許多真憑實據。我極力勸那些由討論人生觀而牽到文化問題的學者們費幾個月功夫到這裏來找論證。

因為今日沒有看到別的新奇的事情，在轎上偶然想到東西文化問題，因將所感者告你。

十月三十日。

38. 丐婦與牌樓

昨日沒有寫信，是因為沒有什麼可說。

今早我們還是照常披星帶月地行走，經過的地方雖然時時有變更，但總不出‘四川型’底範圍，我底一切你都可以從以前的信書推想得出——然而兩日來却也有兩件極深的印象。

恐怕有七八年罷！我們讀新青年某人底四川遊記（大概是任鴻雋，現在記不清楚），見他那種描寫丐婦多子的情景，說一個丐婦帶着八個十一二歲以下的小孩沿途追着過客討錢，很有點懷疑牠底真實性。可是今天他底話證實了，我底疑念也完全消失了！

今天午前十點鐘的時候，去過一個不知名的小市鎮（伏頭也不知道）：有十幾家農商兼營的鋪戶，也有幾家有商店式的櫃台；可是除了仁丹和紙烟外什麼東西都沒有賣的——也許還有我所看不見的東西——店裏的人很多；有幾家一人也不見。從這段市房過去幾百步，路旁有幾椽矮小不能伸腰而每椽相距數十步的茅屋；每椽之下有五六個以至十餘個十歲以下的男女小孩和一個年約三四十歲的婦人。我遠從轎裡看得這許多小孩，精神上已感到一種不快的緊張，及看到他們底行動，更有說不出來的共感。

他們底舉動是這樣的！

當轎子沒有經過他們底面前以前，小孩們在那裏擲石子、打架、鬥口、哭泣、跳躍，婦人在

那裏作針綫；雖然不是些什麼荇紳之家的所謂公子風頭，太太氣派，但跳躍哭喊的仍不失其爲天真爛漫的小孩；做針綫的，仍舊不失爲平民的婦人。可是轎子到了，他們底行動立刻變了；做針綫的婦人停着工作，向小孩們發出一種富有暗示力的停止玩笑的命令，小孩們立即停止他們天真的舉動，笑的不笑，哭的也不哭了；而相率追隨轎子，和着他們底指揮者——婦人——唱着有韻的討錢歌。

他們底舉動，好像有組織的：經過第一椽茅屋我不會給錢，小孩們總是追着轎子走，但到了第二椽茅屋邊，他們就停止進行，而由第二椽的小孩打接應。他們所唱的調子相同，我曾用心將他們底聲調玩味，彷彿是這樣的詞句：

“大老爺，討個錢，修福修壽萬萬年！”

“捨個錢，萬萬千，我們窮人真可憐！”

我丟了一個當二百的大銅元，他們有一人拾起，其餘的也并不爭論，大家都欣然退回原處，並且唱這樣的一句話：

“難爲(1)老爺捨個錢，兒女滿堂萬萬年。”

經過第三第四椽茅屋皆是如此，當時也覺得不應該每次丟二百文，但這是這地方的輔幣單位，不給則已，要給是無可再少的。就是覺得不應該，也終於只是覺得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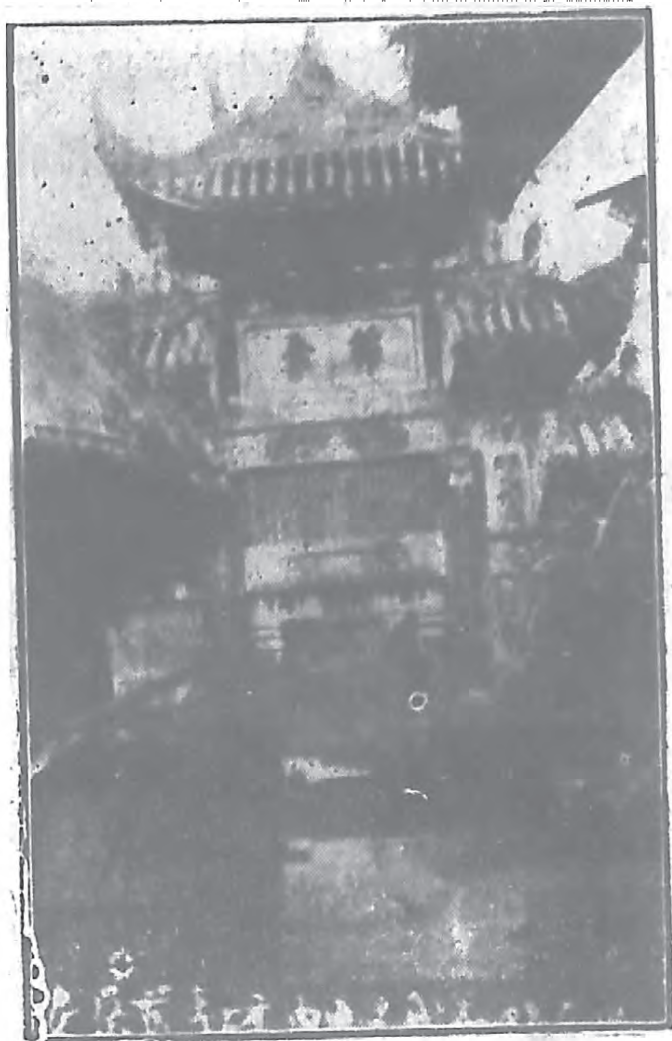
這樣有韻的討錢歌，我還是初次聽得。我看得這些小孩們受這樣的教育，很爲他們生命底前途悲哀，而同時又感到我給錢的罪惡——倘若過客都不給錢，他們這種習慣養不成，社會上也要少一點罪惡——和由這歌詞所生的美感。這時候，情緒中的波浪不知有多少層次，只覺得有無限的烈風，激盪着心潮蕩漾，好像一葉扁舟在大海中遇風立刻就要傾覆的一樣。走過了很遠，這一切的印象，仍然還存留着心中。我蒙着頭睡了許久，一直到十二時在簡陽縣城午餐，這種奇怪心緒才消滅。

從安岳以來，途中所見的牌樓很多。牠們底構造也和別地方的差不多，都是石製的柱樑，於其上刻各種文字以表明婦女節孝的事情。這種全是我們中國數千年禮教先生制戒的，婦女們底生命

(1) 川語謝謝。

喪在他先生之手的極普遍，所以經過長江流域各省，都曾看見過，不過不如這地方的多罷了！這兩日來，經過的牌樓到底有多少，未經詳數，不能確說，但時時刻刻都有在牌樓底下走過之感；四川的貞節婦女或者比其他省分要多一點罷。下面是安岳地方的一個牌樓的影片，四川牌樓構造之精美，你可以從這張照片中看出。

十月三十一日



安岳節孝坊

39, 東大路

簡陽是離成都一百四十里的一個縣城，是東大路底孔道，小北路在此與之會合。若以八百二十里路程計算，則真正走的小北路不過六百八十里。

東大路確與小北路不同，最大的特徵，就是行人特多，路也較寬：例如在小北路中有些地方兩乘轎子相遇，非一乘站在一邊不動，另一乘扶着那乘底轎桿慢慢地走過，便會相撞而至互相擠倒；東大路不然：無論何處都可以容兩乘轎開跑步走過。又如在小北路中雖然也不時聽得踩左——左，踩右——右（1）的聲音，但是次數很少，有時甚且半日不聽得一次，在東大路中則間不了幾分鐘，有時甚且在繼續的幾分鐘之中聽得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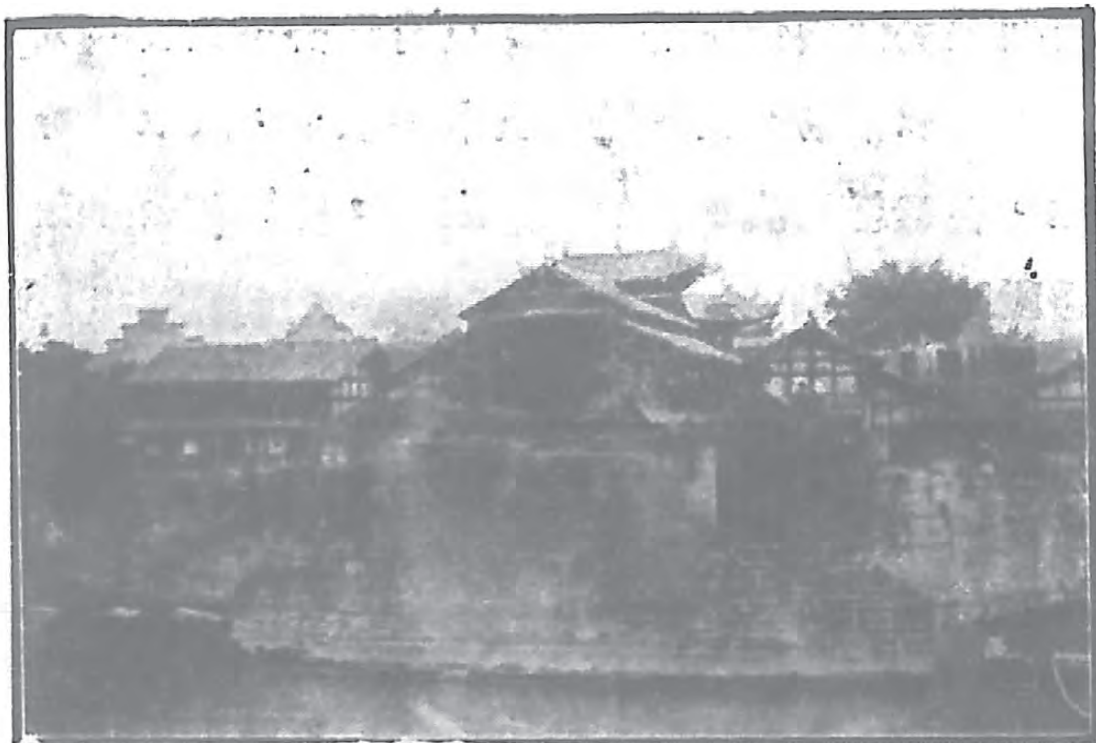
1. 讓路時轎夫所發的口號。抬前頭的人看得前面數十步來有轎子或担子，便先決定自己所欲走的一邊，如走左邊喊踩左，抬後頭的跟着叫左。對面來的亦如之，他們叫做報號子。

左——左，踩右——右，的聲音。挑子轎子固然多了若干倍，而坐在轎上的旅客，除了雄糾糾的軍人，腹便便的商人外，還見着許多學生式的小姐與太太。

因爲過客特多之故，沿途的客棧也較小北路上的寬敞，都是一間一間的房子；有許多客棧并有重慶經濟飯店式的蒸菜。最特別的是小便桶已從房內移在房門口，洗臉由竹筒而改用臉盆——并且多用‘下江人’所通用的洋滋臉盆。堂倌底招待也特別好，凡屬所謂上等客人一進店，便有一杯熱茶，一盆洗臉水，清早起行也有一杯熱茶，一盆洗臉水；而且天將明時他便逐號（每房一間曰一號）催醒客人而用着長號式的歌聲諄囑客人留心銀錢，照顧行李。雖然出店門時他說着吉利話向客人取幾十以至一二百文的茶錢，但他能使你心裏痛快，恐怕是誰也願意出的。

簡陽雖是一個小縣，但街上很鬧熱，我們在一座斷橋旁的客棧午餐，看得各種商店都有，客也很多；而途中往來的過客，則如螞蟻結隊尋食一般地梭動，更難計數。行人之中的形形色色自

然很複雜，交通的工具也多了馬和雞公車。



簡陽斷橋

馬馱貨物是和我們在各處看見的一樣，是將貨物放在馬背上由人指揮着前進；雞公車是四川特製的人力車，或者你也是樂於要知道的。

在這樣寬的道路——大概有一丈左右——本可以通行下江所謂東洋車的人力車，可是在現在，要使重慶以上的四川人知道東洋車是什麼，還只有用電影和畫片；要找實物為例，是不大可能的。他們也覺得長轎不是無錢者所能坐得起，滑竿兒雖然價廉一點，但因為是兩個人抬着，所

費還是不少；以馬代步自然很合理的，可是養馬與馬夫的代價仍是不少，只有鷄公車只費一人之力可以推動一人，車的資本也很少，故取價特廉。在這種經濟史觀的狀態之下，所以鷄公車在這段路上特多。



鷄 公 車

鷄公車的名目很特別，其命名之由來也無從攷察，不過車形并不奇怪。你纔還記得我們在吳淞住居常常到寶山西城公園去旅行所坐的

小車；牠底構造和小車一樣，不過小車底輪子很大，車上兩旁可以坐人，牠雖然不是專為嗚嗚情話之兩手兩足的鴛鴦所專設，但有情眷屬大概都願坐這種車子的。所以以享受西方物質文明幸福的羅素及其情人勃拉克到吳淞坐着那種小車去游

山鷄公車呢？是取單人制的，輪盤底直徑不過尺餘，前面有一個靠橙式的坐位，後面有直樑可以靠背，坐處和靠背都是篾織的：雖然路道不平，行動時有振動，但靠着這篾片底彈性，還不至像吳淞小車那樣的震盪。推車的也因坐客的重點由輪盤支着而費力很少，所以鷄公車可以走長路，并且每日能走百里以上。

十一月二日

41. 軍人世界

昨日在簡陽午餐還走了五十里到南山鋪歇店。伏頭說：東大路是官道路大而短（即一里！是一里，有些還不到一里，不像小北路的里數未經官丈，只由當地人估算，今日到成都一定還很早。大家因為要想早達目的地，起來都特別早，走起路來精神也好像特別好，一直走了四十里到龍泉驛才吃早飯。

這四十里路確實不長，我們五點鐘動身，到龍泉驛九點鐘還欠十分，我們客棧裏的一位形似少奶奶的婦人還於我們進店時始睡眼惺忪地在一

間所謂上等客房門前洗臉；誰知道我們已經走過四十里路程呢！

昨日來途中所遇的兵士很多，今日更多，到龍泉驛以上途中的行人幾乎除軍士無人，最使我注意的就是成羣結隊的徒手幼年兵。他們底年齡最大的不過十五六，最小的十一二，身長不過三四尺，若是拿來復槍來比，有許多還沒有槍高。我曾想：軍人是捍衛國家的，勇於爲亂的中國軍人，雖然說不到什麼捍衛國家，但在體力上至少應能執得起一根槍，在精神上最少要有自決的能力。這些小孩們大半都在受義務教育的時代，且不問不應將他們受教育的時間奪去當兵，就在知識上恐怕他們連當兵的意義還不知道；至於執槍更是力不能勝。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當兵，軍官們爲什麼招募他們去當兵！

或者成都或什麼地方有什麼大會議罷！我們於早餐後一連遇着幾十乘轎子，除了極少數的幾乘外，每乘轎子底後面都跟得有一二個以至於十來個勤務兵；坐在轎上的雖然也和平常所謂紳士樣穿着長袍大褂，踞在私轎上執着水烟袋或啣着

紙烟在那裏悠然自得想着他們人生哲學上的大問題；可是我們從後面跟隨的勤務兵上可以推斷他們是軍官，而且可以從常識上推斷他們地位的高低是與勤務兵多寡成正比例的。凡屬帶有勤務兵的人，轎夫走起路來都格外起勁，報起號子來的聲音，也特別來得嘹亮；過路的讓得慢一點，遇着客氣的勤務兵挨頓罵就可了事，不客氣的，便非嘗茅竹根的馬鞭滋味不可。轎上的人雖然不把官銜刻在轎上遍告衆人，但他底威風已由勤務兵和轎夫代他顯出。這樣地煊赫一世，誰見到都會羨慕，民國十幾年來，四川的老百姓雖爲內戰而時時感着流離失所的苦痛，但却造成耀武揚威的軍人不少。人類生活的要素是生存慾與性慾，支配慾并存的；兵士雖然也常不幸而過牛馬生活，但一旦出頭便可以滿足支配慾而光宗耀祖；小孩的當兵，除了生存問題而外說他們父母底支配慾在後驅策他們，也許是合於邏輯罷！

坐轎的軍官自然可以耀武揚威，就是兵士也有其異於平民的特權；譬如說：無論什麼人住客棧都是要給‘號錢’的，但兵士可以不給；進戲院

是買票的，但兵士可以不買；還有，張家除了自己吃飯以外剩有谷米，他人非出錢買不能得到手，兵士可以把槍作工具，除了自己底糧食外，還可以有剩餘供給其所欲供給之人；還有，私有財產制度之下，各人所有權的界限很嚴，取用他人底財物都要經過許多的麻煩手續，但兵士於必要時可以省去無謂的手續而直接地自由地取得；還有，在中國內地社會裏，兩性問題很不容易得解決；但是兵士於必要時可以在‘禮義之邦，搢紳之家’求得滿足性慾的‘花姑娘’。這些權利自然不是每個兵士都能享得到，但每個兵士都有享受這些權利的機會，却是事實；而他們曾經享受過爲我局外人所不知道的更不知多少。作軍人的既有這許多好處，無怪乎川湘各省民愈寡而兵愈多，也無怪乎未成年的童子也蜂擁蟻附地去當兵！

42. 到成都

多年來夢想的成都，二十餘日來時時想達到的成都，果於今天下午三點半鐘到了！

龍泉驛以上的行人雖然很多，但大半都覓着

風塵僕僕地形態，到了離城五里牛市口的地方，來往的人更多，然而行色匆匆的人不多，大家都好像優游自得般地在那裏往來。我們於兩點鐘到牛市口，伙子們以為快達目的地了，特在這裏停住作整理工作。老許特地到剃頭店把頭剃得很光，老王也同着去，不過只將要黑未黑的鬍子和軟絨絨的面髮修修。他倆底年齡在他們同事中本不算大。——老王尤小——經這樣一剃一修，更顯出年少；從表面看去，老許不到三十歲，老王已成為十七八歲的漂亮少年。當他們到剃頭店的時候，老張和老劉向伙頭各支一串錢，到烟館裏大燒其煙。伙頭大概是早有打算的，在龍泉驛便將面修好。到這裏他們忙着整容燒烟，他只從包袱中將下水才二三次的白斜紋布衣服取出，借客棧的空房換着，走出來坐在一張茶桌旁和對面茶桌上一個老者談他這次途中的經歷。雖然他離開成都不過一月餘，但那老者告訴他成都的種種近事如拆街修路等等，好像都是他前次所未見過的。他受着好奇心的驅使，急於要到成都知道究竟，所以屢次催促老許們。老許和老王剃頭回來也各換了

一身衣服；但是老張和老劉還在烟館裏睡着。伙頭催他倆好幾次，他倆始從烟館裏氣憤憤地走出來，老劉并且說：

“真可惡！人又多，烟又貴，我們等了大半天，各人花了五百錢還不能過癮！”

“趕快走罷！到城裏再慢慢地過癮去！”伙頭說。

他倆還等着坐在旁邊吸水烟的人底水煙袋過副癮（這是我替牠起的名子，因他們既吸鴉片煙又吸水煙，而名其鴉片煙癮爲正癮，水煙癮爲副癮）好在他倆整個的人生問題都可由‘烟’字包括，他人視爲最重要最迫切的吃飯問題。在他倆看來都是無甚關輕重的事情，至於什麼不必要的換衣整容的問題那更是不在意下了。所以他們沒有伙頭換衣整容的麻煩，只匆匆將煙吃完，便跟着一道起行了。我看錶正是五點鐘。

我早知道離城只有五里，也預計到無論如何四點以前總會進城的，然而在牛市口‘打尖’的（1）時候，竟想像到不知道有多少路程，他們

（1）未到站以前中途休息之謂。

在這裏無謂地費去一點鐘，在我好像過了好幾日的一樣。後來動身了，總覺得步子走得特別慢，這種‘歸心似箭’的情態，竟發現於遠離故鄉的異地，真不知其故何在！

沿途遇着的行人逐漸複雜：軍人而外還有一些老百姓和小商人，而雞公車與馬更多，有許多還停在道旁樹蔭下待客。

走出市外便看見巍然高聳的城牆橫在前面，雖然看不清牆上的磚痕，但陽光反映出來的灰黃的壁影，屏風一般地遮在眼前的景色，已足以證明這城是很整齊的。走近一點，逐漸看見城上稀疏的人影與城下寬廣的大道；將近門口，則城下的環城馬路與城上的牆道并行，上下的行人常互為呼應，可見人民之暇豫與地方之富庶。進城時，行李與轎子照例要受檢查，走在我們前面的人已有許多為行李檢查未畢而擁擠着不能走。因我為異鄉人特蒙優待，竟以一張名片而通過。走過城門，便見亂石滿街，兩旁的店舖也拆得七零八落。伏頭說：“這是東大街、是成都城裏最大的街道。現在因為修街所以拆得這樣。”這街道雖不能說

是怎樣寬，但是也有二丈上下，比長沙最寬的街道還要寬三分之一以上。兩旁的店舖雖然被拆，但商業猶未完全停頓，各家都將貨物移到內面營業，過往的人也很多，街上四川式的三人轎子尤多。走不多遠，便到新脩成的馬路上，形式與上海的大馬路相似，中凸旁斜，面（動詞）得很光。寬度在五六丈之間，兩旁的店舖均各留五尺寬的走廊，便行人空手往來；雖然樓屋不多，但都很高大。店家的貨物各色都有，而尤以洋貨及綢緞爲最多。

因爲重慶的朋友勸我在路上不要多帶現金（四川無票幣），故在渝起行時，便匯三十元至東大郵局自取，備作‘清下脚’之用，所以首先在郵局下轎。當時原想先在旅館住一二日，將二十日來的煩累洗滌清楚再進學校，誰知走完了東大街竟找不着旅館，後來在一個轉灣的地方看得一家客棧，房屋也很寬敞，可是不住生客。在這種無可如何的情形之下。只得一直進學校。

十月三日

第三編

錦城雜拾

42.“啊！你就到了！”

住不着旅館，只得投奔學校。好在成都高師幾個字在成都城裏是遐邇傳名的，問起路來很不費力。

因為郵局與旅館幾處耽擱，到學校快到六點鐘！

學校是以舊日的皇城為校址，周緣十餘里，其大可想而知。校前連續有三座橋，故其地名為三橋。從三橋最末一橋過去幾十步，便有一道有鐵

欄杆的頭門前面的四根牆柱上，其中的兩根懸着‘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成都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校’兩塊匾，旁邊兩根，懸着高師校友會及博物研究會兩匾。但門內並無人住，只見離數十步的正中路上有一座石建的牌樓，石爲紅砂質，已經風化而蝕褪；牌樓右方數十步有形似教室的房屋數間，外面懸有校友會義務學校的招牌；但四周以油紙代玻璃的窗子，已被風吹破許多，正在那裏隨風飄蕩。離牌樓正中又數十步橫着一個中有隧道式的孔道通往來。過了這長約五六丈的孔道，左面便是附屬中學，前面橫一座高樓，曰明遠樓，樓下的正中爲孔道，須歷十餘級的石階而上，左邊的一間房門外，懸有‘稽查處’三個字的一塊小招牌，室內住有警察數人。過此又是一塊大空坪，與明遠樓對面的前面爲石建的牌樓，後面爲一座頂大的大廳，是學校的大禮堂。旁邊的一間小房間，懸有學生‘會客室’的牌子。牌樓左方的小房始爲傳達處，均須歷十餘級的石階而上，

自頭門至此，差不多走了半里路，始能尋着

傳達室。可是從傳達者口中知道校長傅子東和教務長王克仁都不在校，庶務也已外出，幾於無人可會。於無可如何之中，得一位學生底指示乃持名片會監學文先生。從傳達室又歷一個長巷打幾個灣轉，始在學監辦公處會見文先生。他先已知道我底來意，要我將行李暫為放下。一面按鈴叫人，一面殷殷問途中的疾苦。

談不到幾分鐘，忽然聽得女子底聲音說：

“啊！你就到了！”

我們底談話打斷了，擡頭一望，始知對面珊珊而來的，係克仁之夫人黃淑班女士。

我早知道她

王克仁夫婦



是同克仁來四川的，在南京並聞克仁在成都，她在重慶第二女師教書，到重慶已知道她已於前月到此服務；但是決不料她也住在學校，更不料克仁出去了，她未同他出去！

二十日來沒有遇着熟人，更沒有遇見可以談話的熟人，今於無意之中遇她，幾十分鐘來會人不着的精神緊張，忽然弛放，好像小孩於危難中遇着平日最愛護他的長者一樣，將一切的問題都交給她了。

她和克仁早接得我從南京和重慶所發的報告行程的電報，並且常常爲我計算路程，而逆料日內可以到成都，但決不料今日就到。所以她見我時發出驚奇的呼聲。她初到此原住校外，因爲上課不便，而校內空地房屋又多，所以前星期移在校內住居。她當時即招扶我到她家裏住，我乃告川文先生攜着行李跟着她從教室，實驗室，操場等處轉灣抹角地又走了近半里的路始到她家裏。

行李收拾妥貼，她帶着一個引路的男工，同我去少城公園聚豐園酒席館訪子東，克仁。在那裏吃畢夜飯，返家已是十時餘了。十一月三日

43. 不安

我極相信我能‘隨寓而安’，所以我敢於隻身來此。

二十日來途中經過的種種情形自然也有許多使我不安，然而天堂的成都時時在腦中裏走圈子，一切的苦惱都爲預期的希望所掩蓋；而不知不覺在那裏過佛家所謂樂受的生活，所以偶感不安也還沒有什麼痛苦。

現在呢？希望都逐漸變現實了，學校的情形也聞知一二了，學校的設備也大概見過了，學生的信也得着了，同事們也見過許多。最不可解的，在應當興奮鼓舞的時候，忽然感着無限的空虛，無限的不安。

我曾自充精神解析者 (Psychoanalyst) 將我所以不安的心理分析一番：這其間的原因自然很複雜，但我所認爲重大的原因只有兩件事：第一是離開了你們，第二是精神上的糧食太缺乏。

人生真矛盾了！當我決定來四川的時候，你

極贊成我的壯遊，我更不會想到有什麼別離的苦痛不過視爲一種平常旅行的暫別而已；實際上我離開你們還只有二十日，在時間上並不算長，並且預定最多只在此住一年。可是臨行的一日就有不可名言的異樣感觸，而這二十日幾於無時不懷念你們；你照料小孩們的劬勞，寧底嬌愁，淞底癡態，湘底活躍，以及許多瑣碎的印象，總常常盤據腦中不能離去；乃至於王媽楊媽都在我腦中佔據了一個位置。昨夜以來，更覺奇怪：不知何故，於晚餐後回到克仁家中，忽然觸發了思家之念，恨不得立即遄反南京，竟胡思亂想地一夜不曾睡。這樣的心緒爲我生平所未經，原因呢？除了‘思家’而外，不能有更深切的解答。——最後，只得嘆息人生之矛盾而已！

在欲歸歸不得的情景之下，只有努力從如何度日這方面想：我不愛打牌，不愛看戲（在重慶的經驗，已足以使我對於高腔戲生畏），又不願逛簪子，上茶館更不能吸煙，喝酒，雖然在圍棋上也曾知道‘死活’，在音樂上也曾知道‘工尺’，但爲着保持教師的架子，又不能隨便亂叫；而況圍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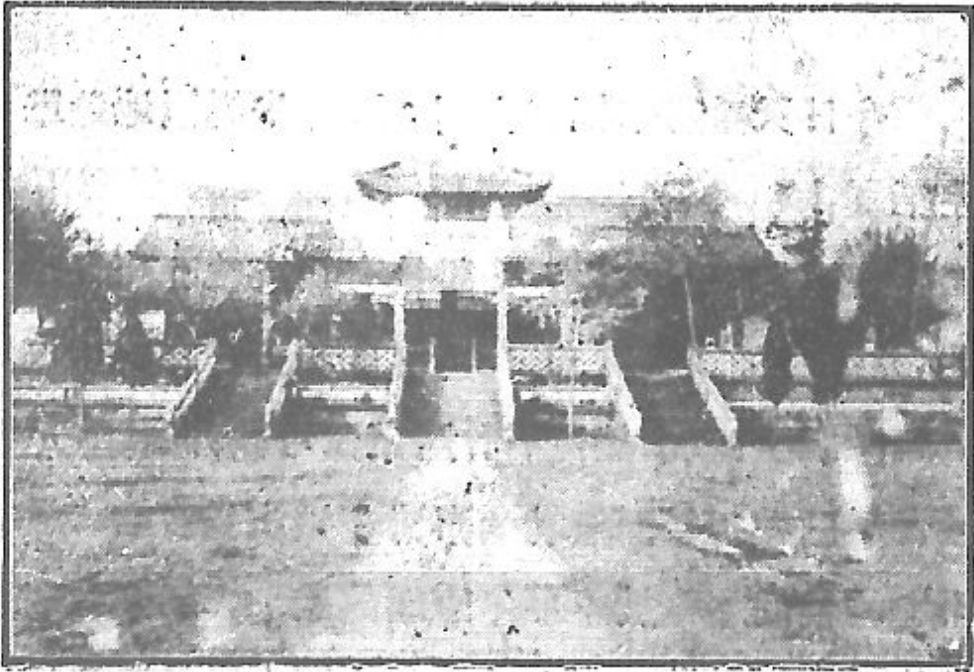
是要對手的，更不能輕易找得。因此所謂中國人底消遣法，在我完全無分。我曾想到攝影很能消磨我底時間，然而決不能將我工作之餘的時間都消磨於此；加以人地生疏，就是要常常攝影，也不輕易找到如許可攝的對象。於是便想到去圖書館過日的法子。

圖書館的生活，自然很合我的脾胃，可是今早到學校的圖書館（只三間房子）一看，我那不安的感情更增加了許多；我是一個以教書賣文自活的窮人，爲着經濟的限制，個人所備的書籍已經有限得很，然而這圖書館所有的東西，無論在普通的報紙雜誌方面或專門的教育書籍方面，似乎比我家所備的還有限：最苦痛的就是近五年內的中西出版物太少，雖然也有若干份省外的雜誌與最少數的報紙（我所見到的只一份上海的時事新報），但寄到的時間都在出版後一個月以至二三個月，而且首尾啣接極少。圖書館內亦有若干定期刊物除了省外各校贈閱者外，都是本省的東西，而關於全國及世界的各種新聞則又無不從京滬報紙中轉載而來。故在此地欲求在新聞紙瞭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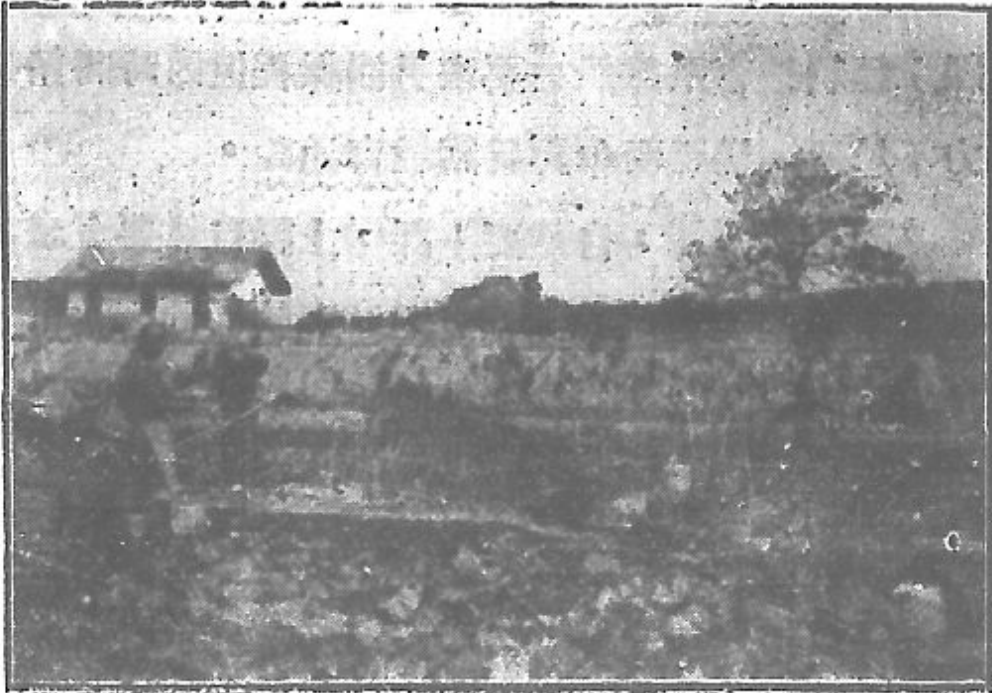
天下大事，其難最少也與上青天的蜀道相等！

以堂堂國立高師的圖書館而這樣貧乏，若非我親歷其境，別人說來連我也不相信；然而這裏之所以如此，確有其特殊的原因；我們不能責學校的辦事人不注意於此，也不能責學生不努力讀書，真真的原因在於受經濟的壓迫。本校的經常費，在名義上也有十幾萬，但是照例的七折下來，每個月便只有七八千元，而這七八千元一月每年又領不到三四個月，於是名義上十餘萬元的經費，實際上領不到二萬元；但是四五百學生底膳費用品費，百餘教職員工人底生活費，以及一切的開支，都靠這三萬元之數。所以每年實際上課的時間，也常常不到三四個月。北京大學有次無錢買印講義的紙，京滬報紙視為奇事；在此地這些事固是家常便飯，就是斷炊也是屢見不一見的事實。以這種經濟情形，而欲責學校購飢不可以為食，寒不可為衣的書報，我想不是唱高調的新少年或打官腔的老先生，決不會出此的。所以我雖然精神上因到圖書館走過一次而愈感不安，但是我對於這種不安決不怨天尤人。十一月四日

成都高師禮堂前門



皇城内茶園



44. 故業重理

今日又重將犁耙架上肩，過那牛馬似地造孽生活了！

在寧曾得着電報，說是有課待教。前日來此，始悉各種課程尙未排定，容許我自開課程，真是感激之至！我本然沒有什麼東西可教，而且對於教書早已認為勞而無功的事情；這次爲着達“遊川”的目的，終於不能不重理故業。既來之，當然要安之，於是決定爲三年生開中學教學法二年生開現代教育方法，一年生開教育心理學各一課；預科教育系雖然也要求另開課程但因時間精力不足，展至明年再爲講教育通論。

課程決定了，自然要上課，上課自然要有參攷書；但是圖書館既這樣貧乏，郵政局的三十包書籍又不知那年那月纔能寄到，除了隨身帶的二三十本常用書籍聊以濟急而外，什麼都沒有辦法！在這無可如何的情形之下，祇有靠這些寶貝替我撐持門面了！

師，在昔曾被人與親並稱，而且常上祖先牌

行過了，對人却有特別的道貌昂然的態度來掩飾他自己的罪過，假扮他自己的聖潔。其他類似這樣的事情，更多得不可勝數要說也說不清！

我相信人是爲自利而生存的，自利本不算什麼事，惟有這虛假的教師，作了自利的事情還要盜爲國爲民的聲名，真是罪在不赦！

我每次爲着生活而不得不教書時，便有這樣的感想；這次爲着要達遊歷的目的，而以教書的名義拿公家的金錢，而且要使數百青年都跟着我這虛假的所謂教育家走，更覺得造孽，然而在事實上，靠着幾句東抄西襲的文章，幾句不痛不癢的語言居然登壇了，作人師了，並且騙得一般青年叫好了！‘覺得’又有什麼用處！嗚呼。人生！嗚呼罪惡的人生！ 十一月九日

45. 學生生活

幾日來忙着編講義上講堂，許多要說的話都不曾說得。

這幾日來，我最感興趣的，便是此地的學生生活。

這裏的學生生活最有趣味，但是你要領略這種趣味，最少先得把你底京津滬漢的腦子換換，在北方的京津你以為學生好多事而又太腐化，在南方的滬漢，你又以為他們太浮蕩而不切事理；南京的學風最是為一般聞人所稱道，但你又嫌其太呆滯。這裏學生的生活既不似上述各地之任何一地者，但却有他底特點。你要懂得他們底特點，最好你把我十年前在湖南京師生活的情形迴想一番便可得其彷彿！

學生自治會是五四運動後底特殊產物，在下江已推行至小學了。這裏雖然有校友會，但似乎還沒有學生自治的名義；男女同學雖也由本校於本期首先實行，但男女生除了學着所謂教育家的背地裏‘品頭評足’而外，無論何時何地當着面總是望望然而去之。並且據說倘若不是某軍官，有位姨太太要進此校而切實加以提倡幾乎連女生都找不到，——現在不過十餘人。這些事情並非什麼惡德的標幟，我更不會以此為評判什麼優劣的標準，不過從這些事情中你可以看出此地學風的趨向來。

他們雖然是大學生。但在名義上，仍要過中等學生一樣地嚴於管理的生活：這校在名義上是國立，並且在名義上一切都照部章，而十餘年來，部章上的高等師範並沒有什麼變更，所以齋務學監等等名目，都和我十年前進過的湖南高師一樣，他們無論出校門多少時，都得向齋務處請假，早晚上課時都要由齋務處點名，逾期不返校或不告假缺席，都可有記過的懲罰。但在實際上，他們也如十年前我在湖南高師做學生一樣，可以想種種方法掩飾學監而不按時上課與外出。

在這種貧乏的圖書館與上課時間這樣少的環境之下，你或者以為學生們無事可做，都會要流落到‘花花公子’的地步。然而在事實上絕對不然：我雖然不敢担保數百學生之中絕無所謂‘花花公子’，但就見聞所及，即有恐怕也是最少數之最少數。他們雖然每年只有三四個月的課可上，但大體說來，個個都有勤學的習慣：雖然對於所謂新文化有一部分不大相容，但對於學校的課程却極其重視：無論那一部的學生，大多數都是自朝至於日暮在紙糊窗中與清油燈下的自修室裏孜孜研習他

們所專攻的課程——有許多甚至忙到看報都沒有時間。所以本校的學生畢業後到四川的社會上做事教書，一般人對於他們底學識都不發生什麼疑問！

他們還有一種很好的風氣就是勤樸：學校的飲食問題，常常為各種風潮之母，但是這裏的伙食都由學生自辦——中等以上各校均如此——所以學校既可免去許多無謂的風波，而學生也可藉此養成一種習知稼穡艱難的勤勞習慣。至於衣服方面雖然在成都的錦繡山河中，但十餘日來我不曾看見一個學生穿絲織物——幾完全穿布製制服——這實不是下江的學生所能夢到的。

還有，他們對於功課雖然是朝於斯，夕於斯地努力研究，但都是自動的努力，對於教師決不如下江學生的自由問難，自由討論；因為在他們看來，凡屬與某教師常相往來的，必定是想拍那教師的馬屁，照他們底邏輯推論起來，一定也不是好東西，所以大家為着避拍馬屁的嫌疑，非萬不得已時決不與教師往來，——即有必須往來時亦席不暇暖地匆匆而談——而教師們却也樂有此：

因為在他們看來，每日於授課之外，還要化時間去指導學生實是不經濟的事；而且此地的教師，爲着生活的壓迫，也都要學北京的先生每週非教三四十小時的功課不可，更不能以其僅有的打牌喝酒還不足的餘暇時間去指導學生。所以學生與教師雖然說是有家長之於子弟的關係，可是除了講堂上必不得已的見面外，也都服聖人之教而不責善了！——這種現象當我當學生的時候即已如此，內地的學生現在還大概如此；發源於何時，何以傳演如此之廣，真是一個可研究而不易研究的問題！

十一月十三日

46. 上街去！

‘上街去也值得告訴嗎’？未寫這封信以前我就這樣想。

可是從今天上午到過街上一次，下午又去一次之後，心裏好似着些不可名言的累贅東西，非把牠弄開不可。這封信就是丟開心裏累贅的唯一的方法，你且靜聽着罷！

前幾天也曾上過街，不過都在課後沒有人注

意的時候，而且所走的地方也就在學校正對面的三橋，所看見的也不過是些牛肉店。

今天是星期，幾日來許多要用的零碎東西都積在今天去買，而且因為有較長的時候，更想看看成都底景物，所以一天上街兩次。

上街買東西本是最平常的事，但是我這樣的人在成都也和在北京和長沙一樣，自己上街去一包一包的東西買起拿回來，却有點不平常。我早知道這裏尚未受過新東方文化的洗禮，沒有所謂東洋車；雖然也可坐街轎以代步，但我總嫌他太累贅而不自由；可是爲着街道的生疏，又不能安步當車地在街上自由行走，於是如何上街竟成了我昨晚上惟一的問題！

今日清早起來，看得老王（學校派着招扶我和另一教師的工人）送洗臉水進來，忽然觸動我的靈機而得着一個解決的方法，就是請他爲我引路。我和他商量之後，他把他底又一部分職務拜托他底同事代理，而欣然答應我了；於是我們早飯後便實行‘上街去了’。

上半天上街是專爲買東西去的。

我要的東西很多：穿的，吃的。用的。讀的都有，老王是成都人，而且是年近五十老於世故的成都人，所以對於什麼街道以及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發賣都很熟悉。我得着他底指導走過成都最繁盛的鬧市商業場，文化集中的青石橋，臥龍橋，皮貨集中的順城街。凡屬所要的東西大概都已購得。除由老王扛着兩床棉被一包雜物而外，我自己也夾兩大包書籍，一小束衣服。

我倆所負的東西，合起來總在五十斤以外，老王大概負了三十多斤，我也有二十斤。他雖然號稱工人，大概爲着二爺的時間過久一點罷，氣力也未見得有多大，買的時候他常勸我少買，買了以後又屢勸我坐轎。我因爲一面走路一面便於注意我意外的好東西，始終不曾實行他底條陳，後來我看他走路那種氣喘的情形，我才知道他底條陳是有所爲而然的。

我們到學校，正是開午飯的時候，我底住室在圖書館隔壁，出入要從學生食堂經過。當我們走過食堂時，許多的目光都集在我底身上，而且隱約之間聞有笑聲。我以爲這不過是學生們對

於新教師的常態，雖然是很有趣的，但並不足以注意。乃走不幾步，因笑聲而集於我底視線更多，笑聲也更隨之加大。此時我以為或者我底行動有足以使人發笑的地方而然，誰知轉眼一望，則大家底視線都集中於我所攜的東西上，有些坐在較遠的地方的人，並離開座位站起來看。我雖不知他們到底所笑的何事，但我已明白我今日這樣的舉動實與她們平常的見聞不相合。

放下東西，到克仁家裏去吃午飯，首先問他的所以，經過他們夫婦的指示，我始恍然我方纔推論的是有幾分道理。

你大概還記得北京所謂‘官派’罷！凡是做過‘官’的，無論窮得怎樣‘貧無立錫’，但為保持

商 業 場



他底派起見，門房，常班，老媽丫頭，廚子是不能不用的，門房裏的號簿是不能不備的，沒有什麼‘大人’會見‘老爺’，初一十五更夫來收更錢，也得在號簿上記上一筆‘更夫稟見老爺’的賬。就是新式的教授先生們雖然事事都得歐美化，但老媽子，廚子，門房，車夫與不上街購開門七件，不在街上拿東西的種種國粹却不能不保存。成都遠在西陲，自然不比北京，但是教員先生們還能保持幾分古風，譬如說：長轎——尤其是三人轎——是表示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的，教師既是上等社會的人，——實際上也有些是為謀兼課的便利——自不能不備三丁拐的長轎。而且據聞這裏的所謂校長，以至於重要職員與大教員大半都是在衙門裏兼有差事的，為上衙門的便利計，也不能不用長轎。於是相習成風，就是克仁夫婦也為環境所迫，——因為做了教務長——而不能不備兩乘轎子，六個轎夫。此地上等社會的人都長備有轎，即使無北京式的轎子，老媽子，門房，長班等等那樣齊備，但最少日用物品是有轎夫代勞的，即使自己高興去買，無論如何是不必自己提攜的。我為高等

師範的教師，既置身於上等社會的圈子內，而破壞上等社會人底慣例自己提箱攜籠，無怪乎學生們因我底奇形怪狀而發笑！

可是我底第二天終不合因不合時宜而改變；無論如何都是要我行我素的。

下午二時仍然請老王引導我上街。這一次的目的只在看成都的社會現象，並無一定的地方要走，也說不出一定的地方，只隨老王底意思，由他引導他所認為可以遊覽的地方去遊覽。

自二時起至六時止，走過的地方不少，雖然四處都因修街而將平坦的街道折為崎嶇的濫路，使人‘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感，但小巴黎的成都確有她動人之處，絕不因行路難而傷你對她的感情。

已經重修的新街道從前已經說過不必多加讚美，就是未曾改造的舊街道也很寬廠，清潔；街心也如長沙武昌一樣，都鋪以石塊，而稍微幽僻的地方，兩旁並有成蔭的樹林，則為長武所不及。鋪戶除商業場一帶，雖然很少樓面，但都很高敞（就是單層的也常在丈五六尺高，若在上海則改作二

層而有餘)爽潔;構造的材料最大多數為杉木稍,微體面的商家,其門面上的柱頭常常大至合抱。臨街的住宅,構造更為堂皇:大門照例是八字式的廂房,最大多數都油漆得很光亮,而且大多數都有一塊黑漆金字的大匾橫懸在大門之上,有些並有木刊對子懸在門之兩旁。這些匾對決無自製者,都是親友於新屋落成時集資贈送而來。此外還有一種最通行的裝飾品,就是本宅的一對大燈籠,無論何時都是掛在大門之外的。所以我們要清理某宅的世系與其在社會上的地位,就可以從其燈籠與匾底上下款中求得。大門內大概都有一個很大的天井,天井的對面普通為橋廳,兩旁或為客廳或為別廂,上房照例是在橋廳後一進或二進的,這種背構背堂的建築不獨在海濱的都市中不易見到,就



支 磯 石 街

是內地的省會也不輕易見到。這自然是由於此地建築材料的便宜，但生活的優裕，實亦為其重大的原因。

成都雖然遠在西陲，交通不通，凡屬洋貨都較他處為貴——商務中華之書在別處售八折或八五折，重慶與成都均加一——但是舶來品與下江貨的種類幾乎應有盡有，而且據我今日經過的地方看來，無論何種廣貨店，生意都很不惡。雖然所看見的顧客多有帶馬弁的老爺太太們，但普通平民之枉駕者也不少。此亦可為此地人民生活優裕之一證。

‘四川菜’是海內聞名的，就是我這不講究飲食的人，也因振於其名而常在下江上四川館子，可是在下江的所謂四川館，其成分中總夾有他種元素：四川省裏面的四川菜自然是最純粹的：就我看來，其純粹的地方，不獨在味的方面，就是形式上也有大特警微。如說：上海的美麗川，興華川何嘗不被稱為真正的四川館呢，然而自座位以至杯盞無不是上海化。此地的小館子在數量上固然佈滿了大街小巷，在形式上也頗有統一的現

象：大概所謂小館子，照例只供小吃，不辦筵席，而且都只有一二間門面，三五張桌子，所賣的菜，每日都呆定只有某幾樣，並且每家都有一二種拿手菜招攬顧客；但也有公共的特徵。就是辣椒，花椒，醋三樣東西，除了客人特別關照外，那怕你只吃一碗麵也是二位一體的。他們底出品雖然都很精，然而價錢却比重慶的還廉。即如我今晚在東大街某小館子吃一碟鷄肉，一碟牛肉，一碟肥腸，一碗豆花，一頓飯，合起還只費八百文，算大洋不過二角餘。你想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比這裏的生活還廉而舒服嗎？因而所謂小館子底生意也特別好，稍微著名的店家，不到下午四五時，便一個‘畢’字牌懸在門外而謝客了！

還有兩種現象足以證明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別休閒。第一是茶館，第二是戲院。

講到茶館，你以為其情形也不過如南京一樣。南京人上茶館的習慣自然是很普遍，但是他們的時間只以早晨為限，而且茶館裏的份子以中下等社會者為多，茶館的數量也還有限。這裏的茶館數我不敢一定說是佔全商店底幾分之幾，但

就今日在各公園所見的現象推論起來，什一之數大概總算不多。茶館雖然多，可是店面又並不小，最小的都有三四間門面，大的常十餘間以至數十間。座位大概爲竹製的靠椅，每家總可容座客數十以至數百。以這樣大的店面，這樣多的座位，你以爲各店決不會滿座的——我不親歷其境，也要作如是想——可是事實上，無論那一家自日出至日晷都是高朋滿座，而且常無隙地。坐在這些地方的客人，並無衣服襤褸的所謂下等社會的人，除了極少數時髦女子外，幾全爲長衫隊裏的分子，而且以壯年居多數。他們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麼問題的，既非求學之年，又無一定之業，於是乃以茶館爲其消磨歲月之地。其常課總是九十時以後邀集同伴上館，——一個人進茶館的不多，——座位定後，便有侍者照料茶食，上焉者飲於斯，食於斯，且寢處於斯；下焉者只飲而不食，寢而不處。上焉者於飲食之餘，或購閱報紙，討論天下大事；或吟咏風月，誦述人間的韻事；或注目異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飽既疲之後，乃頹然臥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

柯中一一實現。等到一夢醒來，不是月已東上便是日已西沉，於是此日之日課已畢，乃轉回家中，吃過夜飯，再進戲院去上夜課。下焉者受經濟勢力之限制不能爲上焉者之寢處於斯，但一坐亦可數小時。其忍耐力已超過南京人，不過與上焉者相較，未免有小巫見大巫之感耳。

戲院在量數上大概與長沙的差不多，全城不過二三十家，不過滿座的現象恐非長沙所能及。這些戲院散在各處，我無如許閑錢，如許暇時，把每家的門票都購一張而一一看之，不過就今日在中城公園的戲院中情形看來，真



有人山人海之感。這戲院，並非特有的建築，只是用若干簾蓆與樹條搭成的，座位總在五百以

上，觀者滿座而外，並有若干站立者。而觀衆中之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婦女，兩性之數量正與茶館中者成反比例。據聞此地所謂中上之家的婦女，日課之最重要者有二：一爲看戲，一爲打牌，其情形正與長沙相等。

這許多的男男女女在茶館戲園中度日子，你將以爲這樣地耗費時間與金錢未免太可惜！你果這樣想，你之愚蠢真不可及。你第一要知道錢是以流通而見效用的，用錢又以能滿慾望爲最有價值，他們的慾望旣在此，每日用去幾文自然是‘得其所哉’。而況在茶館裏坐一日，若僅只喝一壺茶，所費不過一百或二百文——合大洋三分或六分——就是吃一頓麵也不過費三四百文，再加一二百文的點心，每日也不過費大洋二角。戲院中頭等票只六百文，二三等只要四百三百文，就是天天購頭等票去看戲，每月也不過費大洋五元而已，比上海一個工人底紙烟費還少，所謂耗費金錢實在是很少的事。至於時間，在這地方根本是不值錢的東西；莫說是一般無事可作的人，就四所謂軍政界，教育界有固定職務的先生們，

約定晤會的時間相差至於兩三小時也是很平常的事。“虛耗時間”幾個字在這裏是很少有人道及的，你又何必替他們着急。



中 城 公 園 觀 臺

我看得到他們這種休閒的生活情形，又回憶到工商業社會上男男女女那種穿衣吃飯都如趕賊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這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無謂的生活，對於他們真是視若天仙，求之不得！倘若中國在時間上還能退回數十以至百餘年，所謂歐風美雨都不曾沾染我們底神州，更無所謂養

因斯 (Science) 其者逼迫我們向二十世紀走，我們要爲羲皇上人，當然有全權的自由。然而，現在非其時矣！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世界潮流底支配，成都式的優閒生活，恐怕也要爲川漢鐵路或成渝汽車路而破壞，我深幸能於此時得見這種章士釗所謂農國的生活，更深願四川的朋友善享這農國的生活。 十一月十五日。

47. 故人

路上獨行二十日，很感着孤獨的煩悶；到成都雖有故交的克仁與淑，新知的一般同事及學生。但故交對於當地的風土人其不甚了了的情形幾與我相等；而新知又嫌太新，還不到任情縱談的時候。故十餘日來仍然常有索居之感。

前日上午忽然有故人來訪。下午又遇着一位故人，而且都是本土本生的成都人。這兩位故人在交誼上並不算得怎麼樣故，都只曾在我吳淞與南京的家中見過一次面，然而今日我遇着他們，好似十年故交。且遇於荒島，真是喜不自勝。

我這樣的欣喜不是無端：你想，於數千里外

遇着舊識的本地人。我要遊歷勝境，他們能爲我引路，要訪問古跡，他們能爲我指導，要調查社會情形，他們能舉其閱歷相告，要研究歷史遺風，他們能以其經驗爲證；甚至於最平常的衣食住行的問題都可以以他們爲顧問而得着許多便利，發見許多秘密。於“索居”無聊的時候忽然遇着這樣能助我的故人，而且在一日之間遇着兩位，你想可喜不可喜！

這兩位故人，一位是陳岳安，是華陽書報流通處的主人，我們在文字通往來，還是民國八年我在長沙辦湖南教育月刊的時候，面貌的認識則爲十年我在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他因代表四川教育團攷察教育到滬而來看我。此君雖爲經營書業之商人，然而固“書香子弟也”。他對於四川各方面的情形都很熟悉，對於成都的寺觀與叢林的情形尤爲熟悉；他底華陽書報流通處，雖然只在商業場佔上海一樓一底那樣大的地位，但是商務中華以外各種出版物都全靠他販運，雖然他每年的營業有時還夠不到糊口，然而四川的所謂新文化幾乎全恃他底努力。他平日很歡喜讀佛經，對

於人生很有他底特殊的見解：他以為人之生死離合都是因緣，以因緣而生而合，因緣絕而死而離，所以對於一切都當聽其自然，不必執着。但是他待朋友却能本耶穌博愛與犧牲的精神，對於朋友的一切都能當作自己的事情去幹。這樣的人在功利充塞於天地之間的今日，確可以當“隱於賈之君子也”而無愧。

第二是孫倬章，是法國留學生，是新救國論的作者，今年上半年他由法國歸國，由穆濟波介紹至我家中相見的。他雖是法國留學生，但是無人道破，你決不知道他是留學生：因為他第一不說洋話，第二不穿洋服，而且其形態處處足以表示他是一個東方式的學者。他遇人說話訥訥若難出諸口，但作起事來據說很有毅力：他為達他底目的能忍人所不能忍的辱，耐人所不能耐的苦；他對於改革四川的慾望很大，計劃很多，而且時時努力實行；他在言論上曾因批評農業救國論而使近代文學史有名的長沙章行嚴告罪；曾因上書力言改革川政而使獨攬四川大權的楊森將軍拜倒。他回川而後，名義上雖在成都高師教社會學，

但根本的目的在改革川政，所以課餘的時間都費於組織團體上面——對於此次四川省教育會之組織費力尤多——他自稱為政治改革之實行者。

數千里外不可多得的兩位故友，今日竟能同時相遇而為共攝一影。（左孫右陳）你看他們底年齡雖然在四十歲上下，但是其童心固如小學生之童子也。



十一月十六日

故人

48. 訪囚徒

我不曾作過囚徒，然而能想像到囚徒所受的種種不應受的痛苦。

我深信中國人傳統的劣根性未改變以前，無論什麼社會改革，政治改革都是虛有其表，而且

常把新舊的優點一一驅出而將其劣點一一保留。
我雖然相信馬克斯底經濟史觀是解釋人類進化史的一種重要學說，但我不相信就是唯一的學說，唯心論至少也有其可以存在的價值。

中華民國十三年的內亂不絕，因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而使國內社會經濟起絕大的變動，固是重大的原因；但是數千年來流傳下來的皇帝式的獨裁思想却也未嘗不是重大的原因。言論自由，何嘗不明明白白輝煌煌煌地載在所謂全國人民所共道的臨時約法上，可是有人觸犯了當地有權者——不論是文官武官，軍閥政客——便可生殺予奪地由他自由處理。這一次我所訪的囚徒就是這樣地一個實例。

我因文學上的偶然欣賞，早知四川成都有李劫人其人，也知道他是成都方面加入學術團體少年中國學會底一份子；然而我們始終不曾見面，既不知其是否“身中面白無鬚”，亦不知其為“何如人也”。我來成都固不曾預計要晤此人，也不知他是否在成都。今日的午前，本地某報載有李劫人底啓事一則說：

我於本月某日因某報館的連帶公文一角，被督署副官處率武裝兵士從家中請去住居三日，得親友之力，現在已安然返家。親友盛意，無以為報，但自視我的骨頭尚和從前一樣是硬梆梆的，差可告慰。謹此伸謝，恕未一一函達。

這樣的啓事確足以表示他是一個真正道地的書生。這樣的書生確是當今之世所不易得的。於是我向日對他那漠不關心的態度，驟變為敬仰的情感。下課後，立即跑到陳岳安那裏詢問他此次入獄的因果，並請他引導到他家裏去。

他被捕的原因實在很單簡；在名義上，他為某報卸職編輯員之一，某報因某事有侮當局——據關係性的問題，根本上與經濟無關——而遭封閉，其現任編輯被捕入獄，他應當負連帶責任；而在實際上，則因為某督辦的幕友，有幾人很期望督辦成為禮賢下士大政治家，所以無怪什麼留學生或“外路人”之有聲名者，都得以督辦底名義下請帖而宴會之，以聯絡感情；雖然宴會時，主人因着公忙而不曾列席，但最少都有專門的宴會代表作陪，無論如何，都足以使被邀請者感着巍巍

然爲督辦座上之賓，而諸事不得不帮忙以報之。劫人爲留國留學生之一，而且未出國前，既出國後都是言論界的一份子，其被禮賢下士的督辦重視而邀宴也無疑。不過他生性太孤僻，竟飾詞不赴，在督辦雖亦無所容心，但在幕友底面子上却不免有損失，於是他入獄的真正原因，也就無法去除了。

下午三時，在劫人家中見着劫人。他回國差不多半年了，除在某報作過幾日義務編輯外，什麼事都沒有幹。他要幹事當然有事可幹，不過他以爲現在的成都，除了替某督辦作門面外，其餘幾乎無事可幹——這當然是指軍政教育界的事——所以他索性不幹。他雖然是所謂世家之子，但他父親宦遊所遺留的只是些還不盡的債務與一種可以糊口的秘技——即作小兒急驚風丸。他家這對於秘技雖不公布，但對於出品也不登廣告，只憑藥力的信用，每月平均總有三十元上下的收入，全家即恃此過活。劫人間有著作上之收入，則以之爲償債之資。

劫人住在他母舅家裏的幾間偏房，與岳安底

住宅前後相通。他母舅底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成都式的公館，雖然舊一點，但房間很軒敞，大廳尤大。他家便在進門左手的一座偏廡。這屋與正屋比雖是偏廡，然而却是一座很幽靜的獨立住宅，裏面有正屋三大間，廂房兩大間，廚房雜屋在外，前後都有很大的天井。這樣的偏廡，在南京所謂公館中已不容易找得——即有也非三四十元月租不可——而幽靜古樸尤為我所嚮往。

劫人家中的人口很少，除他自己外，只有一母一妻與祖遺下來的一個丫頭。他母親因為運他父親之柩由南昌回川，在途中受了潮濕，至今不良於行；妻則為其中表，美而賢；丫頭十七八，披着長髮而廢愁。劫人長不滿五呎，但兩目灼灼有光，講起話來，聲音高抗而嘹亮，氣勢從容不迫，儼然向人演說的一樣。他平常作事的責任心如何，我因為係初次見面不能斷定，但見他說話一字一句都不肯輕放過，兩手抱着水烟袋也努力地在那裏一口一口地狂吸，走起路來就在房間裏也是大踏步地向前的態度，很可以推想到他平日治事的精神。

我們從來不曾見過面，但見面便好像十年故交久別重逢的一樣，什麼話都講，而且滔滔不絕，一講便幾點鐘；不獨互道家常，就是他人所認為不可與第二人道的戀愛經驗，也信口而出。他並且把他在巴黎所結識的法國愛人底影片指示給我。他底人生觀只有快樂而無苦痛；無論什麼事，在他看來，都是津津有味，就是在巴黎作同情（他述其在巴黎臥病的經過的一本小冊子，中華出版）的時候，他也覺得無可悲觀。因之他以為無論什麼事要作便作，不作便不作，所謂富貴權威生死在他看來，都不是什麼大問題，都可自由解決。但他最惡“無本事吃閑飯的人”，他以為這樣的人比無業遊民還壞；因為無業遊民人人都知道他為無業遊民，他亦不能藉別的招牌招搖撞騙，惟有那自命為君子的文人學士，借着先知先覺的招牌，造了無窮的罪惡而又騙得社會上一般人的尊敬，真是罪不容誅，所以他近來創作中所描寫者多半是本鄉本土的真正的社會問題。

我們談得幾乎不能分開，但因我有他約，終於五時半而告別了。

由他家走回學校，一身都覺得很輕鬆，精神上的愉快，好似久居烟霧冲天的城市一旦走向天高氣爽的叢林裏遠足回來的一般。然而我又想到：此時此地，若李劫人而亦不被捕入獄者是真無天理！

十一月二十日

49,電影場

認識了劫人之後，便不時到他家中去閑談；無謂的無聊自然可以減去許多。但不能天天去，於是又以一部分的休閒時間消磨於電影場中。

我記憶我最初看電影是在長沙受了青年會無代價的誘惑，但因感不着什麼趣味，在滬甯各處除了陪客人而外，總不到電影場去。這裏的電影場仍在商業場，首先邀我去的是傅校長與克仁，雖然因着有遣不能消而去過幾次，但是所有的電影劇情都不能使我滿足，在我腦筋中所留的印象也極有限。我現在要同你說的，只是此地電影場情形的大概。

據說成都電影場只有兩處：一在青年會，一

在商業場。青年會自然是以傳教爲目的，以電影爲誘人之工具的，商業場者則完全爲營業性質。因爲交通不便，底片難運之故，所以取價特貴，最起碼的座位是六百文（合大洋一角六七分），包廂則要大洋五角；若演中國影片，票價一律加倍。所以如此者，蓋因中國片合於中國人之心理（？）也。

商業場的電影場面積很不小，總可容七八百人，普通的觀衆都在樓下，包廂則在樓上。此地的五角大洋，要換當二百的銅元八九枚，在一般平民看來實是可以作五六天生活費的一筆大數，所以上樓者大概爲軍政機關上的老爺太太，與教育界的活動份子（我雖上樓，但係慷他人之慨，而非自己做主）。除包廂外，男女都不能雜座，並且在門口售票處便已由軍事當局派兵督察使兩性決不相混地分道而馳（買包廂票者在外），演畢時亦有軍人監察。由此可見此地當局對於禮教維持之苦心。

十月二十四日

50. 中等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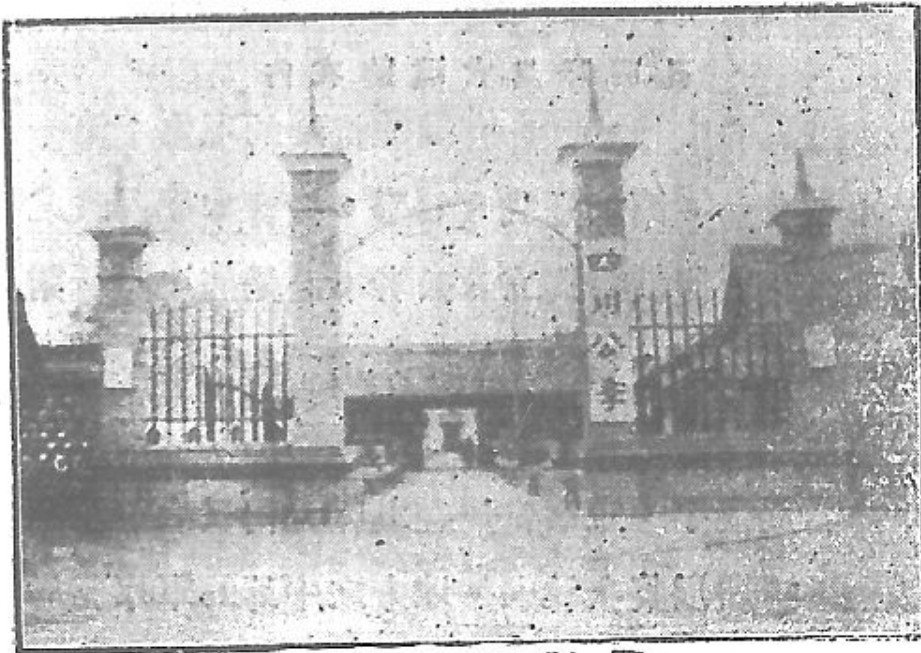
本月三日全校人員都要到離成都四十里的新繁縣去開校友會底年會，一直要到五日纔能完畢。起初我以為這種機會很難得，決定與之同行。後來想着我教中學教學法而對於本地中等教育的情形茫無所知，無論如何都屬隔靴絮癢，因而決計犧牲新繁的遊歷而利用此三天的餘暇時間參觀此地的重要中等學校。

三日間我參觀過此地公私立男女中等學校十二所，我不向你作論文的報告，祇略述這三日來的印象；附上照片數張，你也略可看出這些學校的情形。

這裏的中等學校很發達，私立學校也不少，不過為着政局變亂的影響，經費極為困難，內容不甚充實。就一般情形講，私立學校較公立為好，學生都很誠樸好學。其餘如教師為生活所迫每週上課至三四十小時，圖書教具不完備，教授用注入的講演式，都和一般的內地中等學校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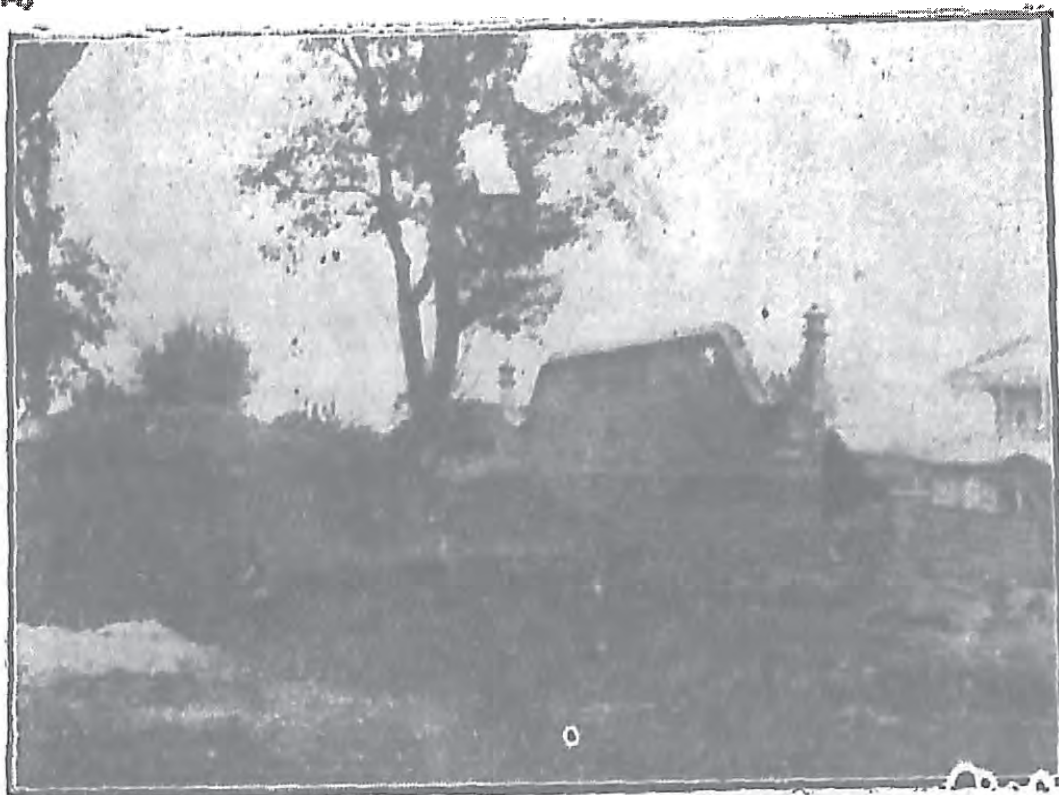


第一女子學校園



四川公學頭門

我上年攷察蘇浙皖湘各省中等教育的筆記載得特多，你都一一知道，現在也不必詳細再說，徒費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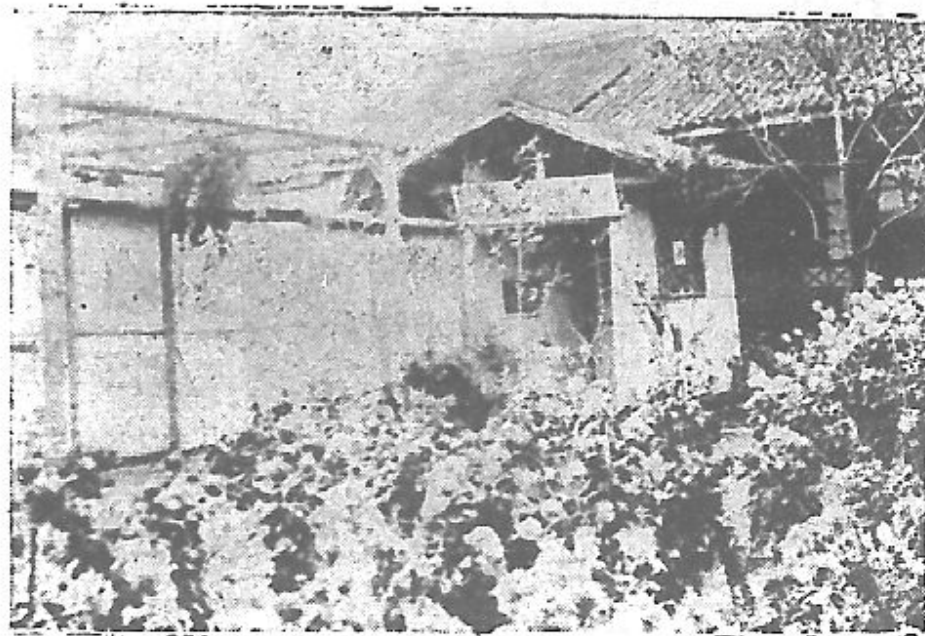
孔明降星台遺跡在內

這裏的中等教育也有幾種特殊的現象：第一是軍教合一，第二是武人興學。教育本屬內政之一部分，所謂教育獨立云云者不過是些少數所謂教育家底理想，實際上無論東南西北，決未有不受政治支配的教育。不過四川的政治完全操之於軍事當局之手，軍事當局在其轄地內又有無上的威權，所以某次執成都地方之牛耳的軍事當局——四川自民五以來即不曾有實在的統一，所謂

督軍，將軍，督辦等等，其命令底效力大半以成



錦江公學操場



實屬中學校園

都爲限——有變動，教育無不受其影響。惟今年



軍 事 當 局 之 變 動

的情形更爲特別：
今年執成
都牛耳的
軍事當局
既是奮發
有爲的所
謂模範軍
人，而因
爲禮賢下
士（？）
之故，所
收的謀臣
策士又特
別多，所
以這位軍
事當局於
上年克復

成都之時，不一星期，全城公私大中小學校底校

路長都一律徹底更換——據聞只有第一女子師範底校長日日在動搖之中而至今猶未動——而打破從前政變只更換公校校長不換私校校長的例。所以現在中等學校的校長或重要職員，大概都在督署兼有差事而能切實實行軍事當局底教育政策的。

軍人興學也是現在很時髦的事情。四川的軍人因慕興學之名，大概都於不問公家教育經費之外而自己努力於創造特殊的學校。這種學校有由一人倡辦，多人贊助者，有由多人合力倡辦者；其人材與經費都不發生什麼問題。倘若社會上有負盛望的人倡辦一個學校，向軍官們捐錢，只要得大有力者提攜，捐款也是很容易的。不過遇着他們所謂經濟困難的時候，（實際上即不甚高興）而不能立時給與現款，就是慷公家的慨（名義人爲某軍長官捐款若干，實際上決未聞有人出諸私囊者，此爲中國軍政界通例，不獨四川如此）也要算作一筆無期債，使你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此地從前因軍人高興所創辦的學校而現在改組者頗有其事。其實教育本是饑不可以爲食寒不可

以爲衣的東西，我們湖南堂堂代表人民的省議員曾經因教育爲消費事業而提議一律停辦，四川軍人能於高興時努力倡辦學校，已是天上人間，我們又何必深責！

三日來看過的學校雖有十二所，但各校大體的情形相似。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感想。我因時間的限制每校只能留二小時，每課只能留半小時，實無異走馬看花，自信不能得着多少真象；而各校師生對於我這種走馬看花的參觀似乎都嫌時間太長，不時露驚疑之態，甚且將我這種無謂的參觀，誤認爲有目的的舉動，而常以對付視學員之虛假手段對付之；真使我誠惶誠恐不知所措。今而後我始知研究學問其難並不亞於作人。

十一月六日

51 榮膺學位

到成都已一月有餘，雖然不曾被禮賢下士的軍事長官所訪知(?)而被視爲上賓，但因爲參觀幾天學校，教育界人士漸漸知道成都城裏有個外路人舒新城，於是講演的生活也便漸漸地豐富了。

教學上的格言說：“你不能以所不知者教人”，八年來。以我昏昏使人昏昏的教書生活，已經不知造了多少罪孽，然而還有“職責所在”幾個字可以作避罪擋箭牌。講演呢？是不能應用“職責所在”，四字的，照理是不當造孽的，然而軟弱的我，竟不能行其心之所安，而終於爲情面所屈服，不時登壇向無數青年說我自己不甚了了而且不願說的話了。

三星期來幾乎每日都有講演，甚至在甲校講演，乙校還有學生來聽，這自然足以證明此地青年求知之切，而同時也足以增加我精神上的苦痛：因爲當此之時，我自己的人生觀尚無定向，尙在變化遞嬗之中，有什麼可以供青年參考的言論！

在各校所講的題目雖然不同，但都是些無足道的老生常談，沒有什麼深意，所以不必向你詳述。但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却不可不告。

這件使我不能忘的事就是榮膺學位：

某日底下午三時此間最有名的某公學——因爲後台老板都是川中大軍官——請我講演：這校

是中學，因為經濟比較充足，形式與內容都比較的完善——雖然他們底辦學宗旨我不得而知——校長是北大畢業生，雖然不是專習教育的，但對於教育上的見解却很有些有道理。據說他並能以身作則與學生共甘苦。學校底地面也很大，房屋大半是新建的，教職員學生也大半都是此地同等學校的優秀分子。我因為從前曾經參觀過此校，所以我能按時自己走去。到校寒暄之後：便由校長引導去講演廳講演。當我經過校長辦公室門外抬頭看見他底一張布告，幾乎使我忍不使要笑出來了！

這布告是一塊黑木板，上面用粉筆寫着很端正的字跡，這樣說：

校長布告 本日下午三時請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學士舒新城先生 講演諸生務須一體按時出席此布 十一月一日

此幾行字在一剎那間不知引出我多少聯想：

我想到兩三年來我在江浙皖鄂湘各省遊歷時常常爲着無謂講演犧牲有意的遊歷之苦況；想到在南京某教會大學講演主席以我爲美國留學生而稱我爲哥倫比亞教育院教育博士之餘，說許多關於該院故事的笑話；想到許多初識的人們問我在那國留學或稱我爲博士碩士的種種趣事；更想到吳稚暉底洋八股的文章與夫北京言論界稱人爲教授或博士的諷刺意味，忽覺得他這張布告對於我有重大的辱侮，而立刻想向後轉。幸虧我閱世不淺，竟能脚不從心地向前走。但是我想這樣不勞而獲的學位，若果不加更正，未免跡近招搖。於是忍不住一切，明白地向陪我的校長說明我並不會進過東南大學，雖然曾在東大附中及東大署校教過書，但是始終與正正堂堂的東南大學無什麼關係，東南大學更不會送我什麼學士的學位；我底學歷很淺，只是十餘年前一個不會進過中學而借得他人一張文憑考入高等師範最好鬧事的畢業生。我所以和他這樣講，意思是要他於講演前的照例報告中代我更正。

報告時他雖不將他所賜的官銜特別提出，但也不替我更正：這大概是由要保持校長威嚴的原故罷！然而我終覺默然受之有點近於撞騙，乃於講演前自己鄭重申明。

平日就以講演爲苦的我，在今日的情形之下，當然講不出什麼所以然來。所以不到半點鐘，便點首向聽衆告別了。

後來我想：這位校長對我所賜的學位，確實有道理並且有來由的：現在到過紐約、巴黎、東京的文人學士，回國不常被人稱而自稱美國、法國、日本某某博士碩士嗎？我住在南京時間上既有取得南京籍的資格（二年以上），住所與東大又近在咫尺，並且與東南大學四字多少有點關係，以此種種理由，推斷我爲東南大學的教育學士，其正確其根源不都與稱凡到過外國的人爲某國某某學某某士相等嗎？既不責作俑的留學生與盲從的羣衆，而獨於這位校長不高興，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乎？！

52 報 紙

此地因為交通不便，京滬報紙到此常在一月以上（冬天水涸時費時尤多），所謂新聞都成陳跡；而此地一般人民都過的是“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生活，不甚感着新聞的需要，所以據統販京滬報紙的陳岳安說，北京晨報與上海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各銷十份，上海晶報二十份，申報銷五十份，新聞報除其通信員有一份外，在此很不易求得；其他各報因社會上無需要，他不曾販賣。（他為省外商務中華以外各種新書之總代售者，每年亦做不到三千元的生意，購買力之弱由此可知）。本地也有四五種報紙，除了四川日報底後台老板為有力的軍事長官有錢贈閱銷數達一千以外，其餘都只能銷數百份。但據個中人說，凡報紙銷數能達一千份者經濟即可獨立。這裏的報紙售價並不貴，也是每月一元，一千元之收入可以維持者，完全由於開支之少。他們當然無特約的省外通信員（即有亦多係義務職，支薪最少）更無專電，關於國際與全國的消息自然是剪錄京滬報紙，各縣的消息大半由各機關供給或以報紙為酬請托友人而來，本城雖亦有訪員，但酬資

最高者每條一千文，最低者二百文，平均不過三百文一條（合大洋七八分），而每日登載者又不過十條左右，每月的訪員費不過二三十元。此外最大的開支爲印刷費，但每月不過三百餘元；紙張則概用本地製造粗而黃的毛邊紙，每日只出版兩大張，每月所費亦不過二百餘元。加以其他種種用費，每月八百元已足。實銷千份，售報的本身上就有盈餘，而況廣告費亦可收百餘二百元一月。故此地之報真能實銷一千份者，一切館員都可恃營業而有相當的薪金。

他們也有省外專電，但完全是從軍政機關的公電中抄出改作，因此地電報須經過漢口重慶兩處轉線，京滬最快的電報到此亦得五六日（慢的比快信還慢，常延至一月餘），所以報上的專電消息，亦是京滬各地十餘日前經過的事。報紙的編輯形式，是學得上海申報的，無論什麼事都不分類，只爲流水式的記載。好在各種新聞言論均以二、四號字爲本位，三、五號字爲例外，一份全報，不到二萬個字，讀者看來還不費什麼事。評論除四川日報外極少，這或者是記者感覺代聖

人立言之不易而懶於執筆罷！本埠新聞也都是隔日的，即是今日的消息要到後天才發表，其原因之最大者就是人民不感着新聞的新字之重要，而編輯先生印刷工人都在下午五時以前出報館。而且社會各種問題，除了有人代為撰稿投去或由什麼機關送稿強其發表時外，就是記者親身經歷的事情也不會披露的。

這些你覺得很奇怪嗎？然而我相信你重視我底親身經歷決不會視為稗官小說家之幻想的！

53 小 天 堂

自重慶至成都，稍大的市鎮都可以看得見禮拜堂及教會學校，成都城裏的禮拜堂與教會學校自然也和其他各省城相同，遍布了大街小巷。所不同者，這裏的城外還有一個小天堂！

天堂是和地獄相對的。吳稚暉常說中國人所過的生活是地獄的生活，西洋人所過的生活是天堂的生活，我每覺得他過於形容，某次我們還有過一段激烈的辯論。現在若遇了吳老先生再說此話，我決不會再反對他，就是他人不相信，我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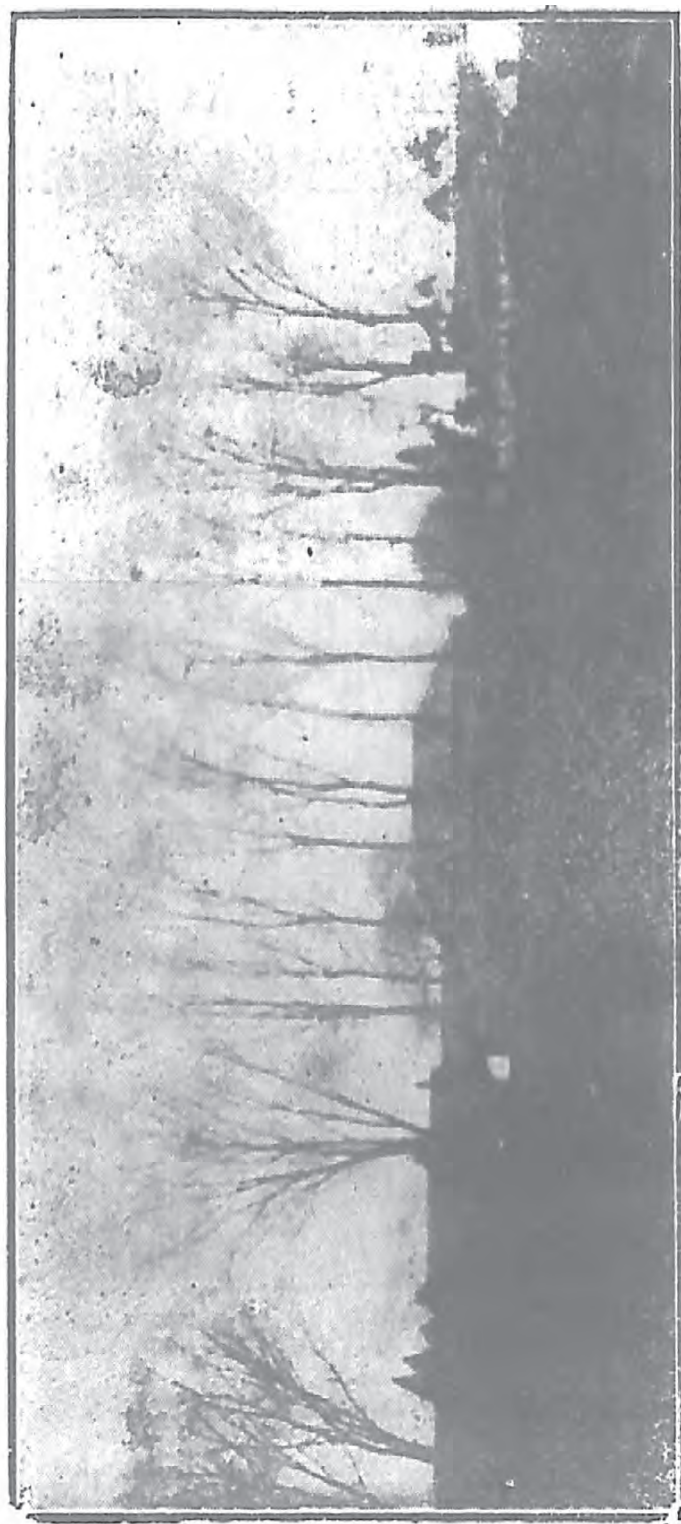
當以我底經驗作證。這一個結論就是由於昨日曾去此地的教會學校華西大學講演一次而來的。

我們所謂西南唯一的國立高等師範有皇城爲校址，面積自然不算小，然而與華西比起來，則不及牠幾分之幾；論到建築與設備，更是無從說起：譬如我們除了少數的教職員用洋油燈外，全校都用清油燈，他們任何地方都有輝煌的電燈；我們除校長室，齋務室有幾片玻璃外，其他任何地方的窗子都是用紙糊的，他們則連廁所都裝滿了玻璃；我自頭門以至後門無處不看見破垣敗壁東斜西倒，無處不表現頹廢的神態，他們則有整齊嚴肅，高樓大廈的建築；我們除了頭門內及校長室內與枇杷院等處有幾株樹在那裏自然生長外，不容易看得樹木，他們則夾道植樹，綠柳成蔭，遠望之儼如叢林；我們底空地不是垃圾塞途，便是灰塵撲鼻，他們則青草遍地，馬路如街。他們底圖書館雖然不算怎樣豐富，但時時有新出版物添入，而且能好好保存，我們則新添者有限，舊存者反如風燭殘年有朝不保夕之危。至於他們博物室收集的古物，與夫獨立的健身房，

大禮堂，教員住宅等等，更不是我們所能夢想得到的。

——然而我們底學校固西南唯一國立學校也！

華西是英屬坎拿大教會設立的，學級自幼稚園至大學都有，而尤注重於師範學校；因為此校在中國教會學



華西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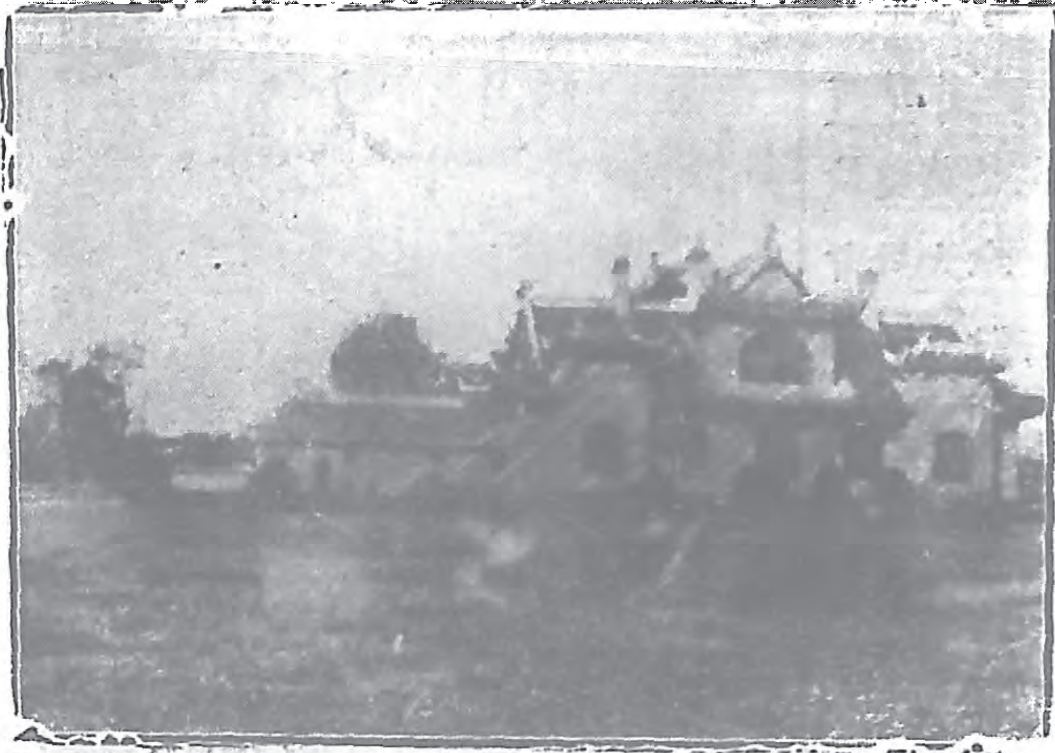
校系統上，是西南區的唯一大學，對於川滇黔三

省的教會教育負指導與督率的責任，各地教師都仗她供給。

他們有學生會，我這次講演雖然有校長及主任底私函，但請我的主體是學生會；講演時一切任務也都由學生會底職員負責。

他們指定的題目是道爾頓制，我自然只能照例的勉強將在各處講過的現成話背誦，自然沒什麼精

華 西 大 學 事 務 所



義；然而屏息無聲的聽衆與指揮如意的主席，却不能不使我生愛敬之感！

54 公 園

成都最大的特色而最足以使人流戀的恐怕就

是公園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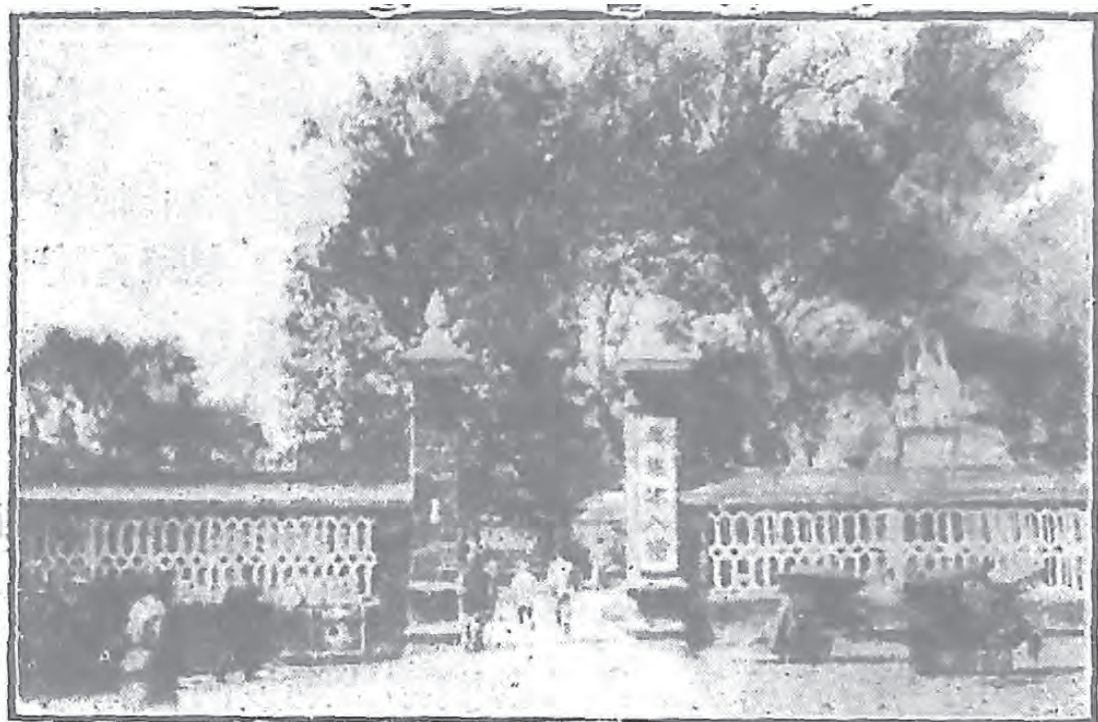
城內共有四個公園，第一公園在北面，是成都縣立的，支磯石公園在正西，少城公園在西北角，中城公園在城中，都是成都市立的。四個公園，地點底分配不及東方，據說這一面是商業區域，目前不易得相當的地點。

第一公園就設在成都縣文廟隔壁，面積很小，但花草樹木却不少，附近的小學生常利用之為植物園，而且自己在裏面種植許多花草。中城公園係新闢的，樹木不多，面積也不過二三十畝，但以地點適中，游人也還不少。支磯石公園依城牆而立，寬只十餘丈，長有數百丈，有蒼鬱的古木蔭蔽全園，故有森林公園之稱；惟遊人不多。少城公園最廣大，面積千餘畝，有體育場、圖書館、通俗教育館等，無論何時都是遊人絡繹不絕。

這裏的公園都很整齊清潔，花木也決不像南京鼓樓公園之常為人攀折。這自然是由於市政之修明，使人民愛清潔的習慣亦遠過於南北兩京：因為在任何街道中決發現不着屎尿遍地的現象。

我曾經說過，成都人民底時間極充裕常藉茶館以消磨之，若到各公園一看更證明我這話不錯。第一公園是以口字形的茶館為中心的，中城公園的茶館踞北部之一大部分，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支磯石公園，也有一座很大的茶館，就是少城公園各色俱備，但是就各種場所所佔的面積看來仍以茶館為第一。茶館為遊人休息最適當的地方，無論什麼地方的公園都是不能少的，不過公園以茶館為中心却是比較地少有。而茶館於其他遊戲場所渺無人影時還是高朋滿座，那更是少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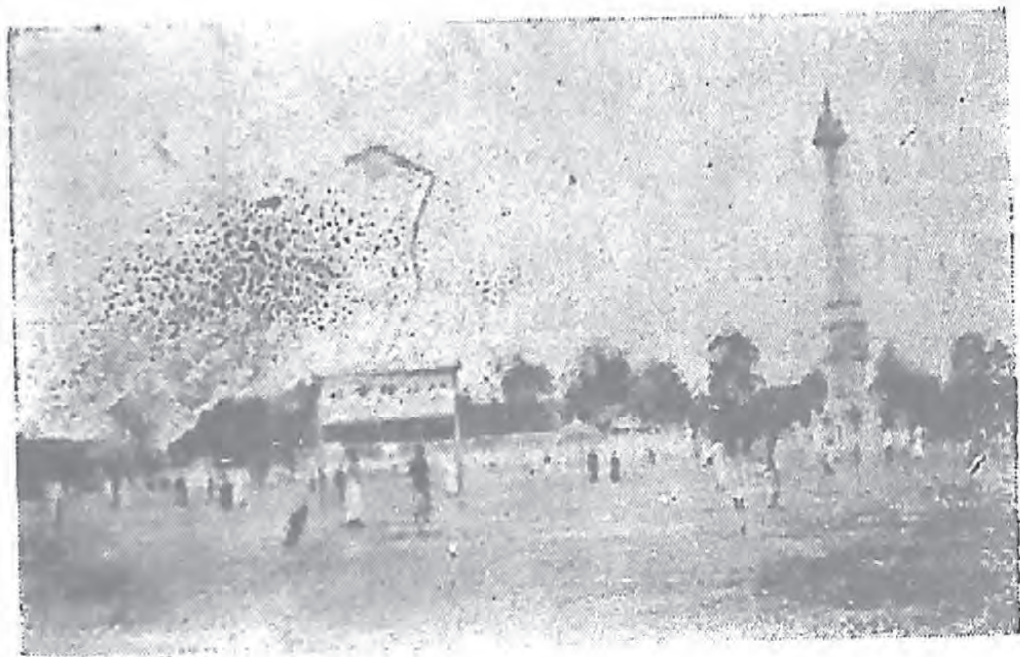
少 城 公 園 大 門



第一公園我只去過一次，中城公園雖去過幾

次，但肅索異常，不足以使我留戀，故我對於此二公園所得的印象都不深。少城公園離學校較近，課餘常去，各種設置，在我都認為是不可多得的：如辛亥^路路同志死難烈士碑的莊嚴，公共體育場的寬敞，通俗圖書館的幽靜，通俗教育館的雅緻，繞園小溪的清冽，我每去一次都無不為之神往，而常常一人獨坐其間聽腦中底遊離思想，如失馭之馬自由奔馳，直等到無所聯想而後起身。不過這地方雖然可以使你快心怡神，但絡繹不絕的遊客，聲震屋梁的球聲，雷鳴鬼哭般戲院裏底鑼鼓聲，花臉聲，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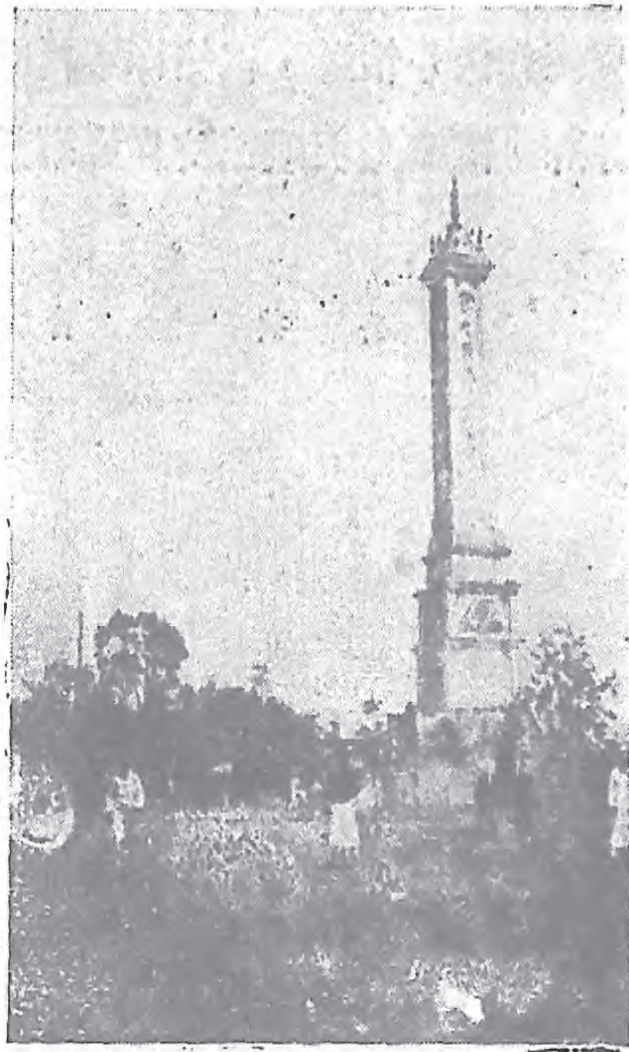
公 共 體 育 場



時不來打斷你的思路，甚至常爲聰明的士女視爲無聊的瘋子。你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所得又足以償所失嗎！所以我雖常到少城公園去，但對於牠仍無什麼大不了的好感！

我最歡喜的便是支磯石底叢林。在成都你要找叢林是很容易的事：因爲所有的寺觀差不多都有數百年不曾採伐而蒼鬱長數里的樹林，不過那裏面的清福，只有佛家弟子才能享受。（各寺觀雖也可由人參拜，但非特別介紹不能進其叢林）。惟有這支磯石，既有鬱鬱葱葱古木參天的叢林

辛亥保路同志死難烈士紀念碑



，又可自由出入，而遊人之稀少更不是其他公園所能及；有時除守門的警察外，什麼都沒有，有時雖有幾個遊客，他們有茶可喝，也就不到茶館以外地段去遊行。所以這裏是最清潔而又最幽逸的地方。無論你有多少不可告人的污濁思想，也無論你有多少不可言狀的愁悶，那四季不斷的茂林中的鳥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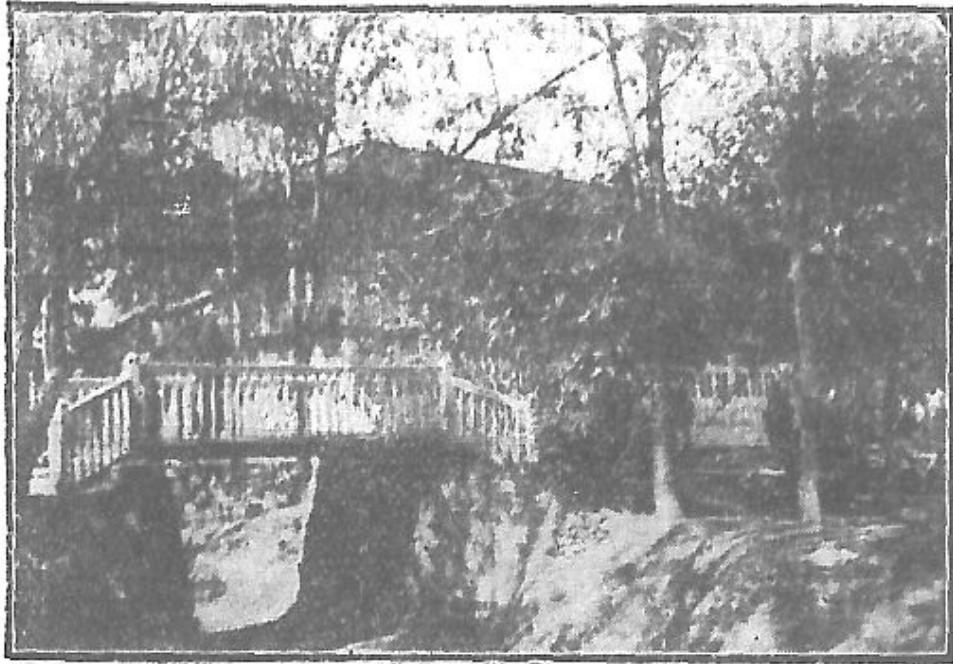
繞 園 小 溪

都可以替你洗滌，解除。倘若你有情人，你儘可雙雙攜手坐在密林中自然所設的碧甍上，或臥在那人工所造的涼亭裏，談你們談不盡的情話，也決少有人說你是有背禮教（你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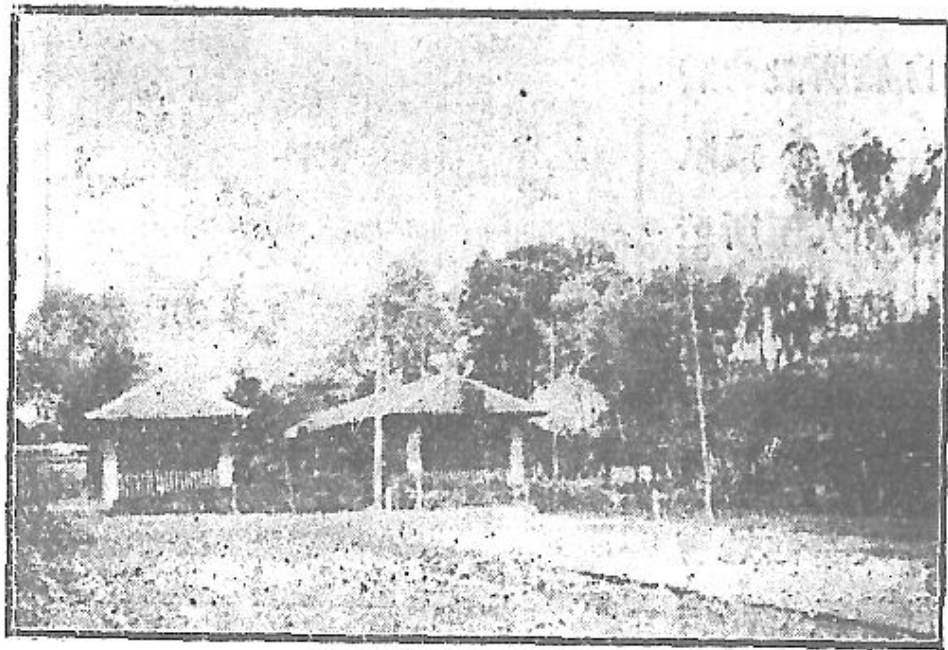


知道，在此地‘禮教’兩字束縛人自由的勢力，比什麼

通 俗 圖 書 館



動 物 陳 列 所



都還大，不可以
滬寧等地的腦子
來看牠）而來干
涉你。倘若你談
話談得太多而口
渴，儘可以到
遠在一端的茶館
裏去喝茶；若果
你嫌樹林中的空
氣太悶不足以鼓
舞你發揚韜厲的

支 磯 石 公 園 (一) 大 門



支 磯 石 公 園 (二) 叢 林



支磯石公園(三)由城牆上平視



精神，你又
可上城牆上
去看看城外
田野間的景
包，變換
你底限界，
擴大你底胸
境。這樣的
公園實是都
市忙人最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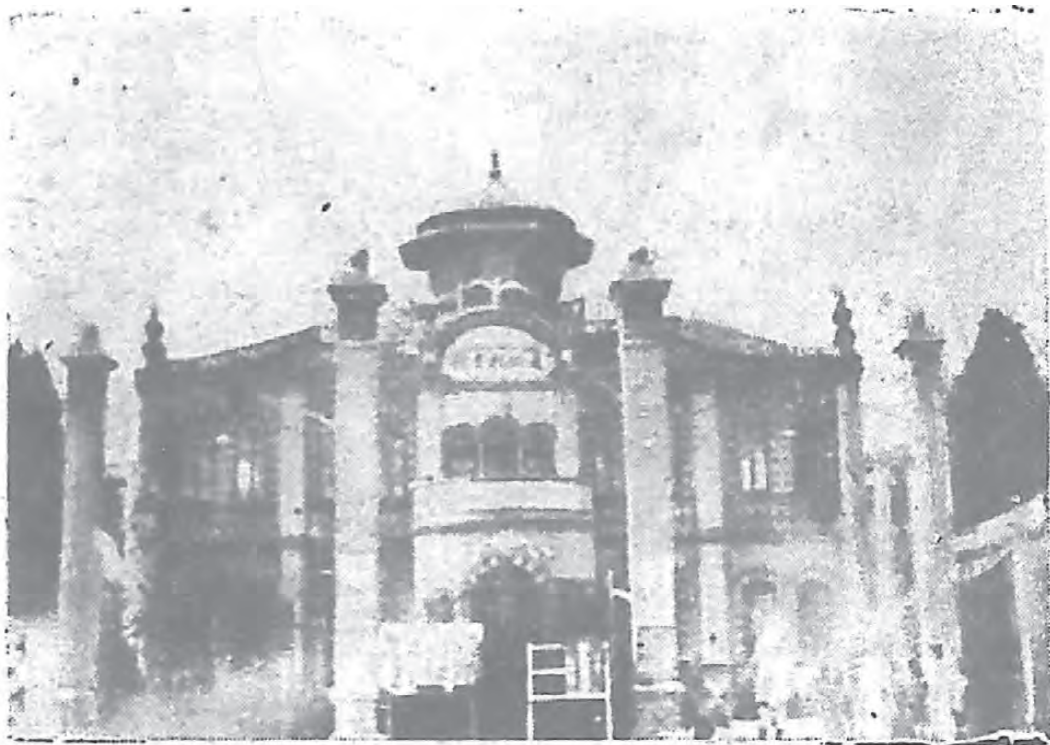
支磯石公園(四)百木

支 磯 石 公 園 (五) 涼 亭



的休憩所，而且最適宜於我這樣的忙人；只可惜
沒有你在身邊，不能在幽林中共話兒時故事！

道 俗 教 育 館 大 門





56, 通俗教育館

通俗教育館設在少城公園，雖然入門者要收

通 俗 教 育 館 博 物 室





門票錢五十文（大洋一分半），有點名不符實，但內容都很不錯：有博物室、音樂室、兒童圖書館、古物陳列室、講演廳、會議室等等。就我在各省所見過的通俗教育館看來，實以此館為最完善。據說這是現任督辦楊森在建設中唯一注重的一件事，搜羅的人材也不少，自下江貨，以至‘本地產’，自‘留洋生’以至‘留京生’無不有之；經費亦比較充足，各校薪金常欠至十餘月，此處獨不欠，故所謂人材也樂為之用。館長盧君據說很能作事而且好作事，所以館中各事都佈置得很整齊。倘若你是好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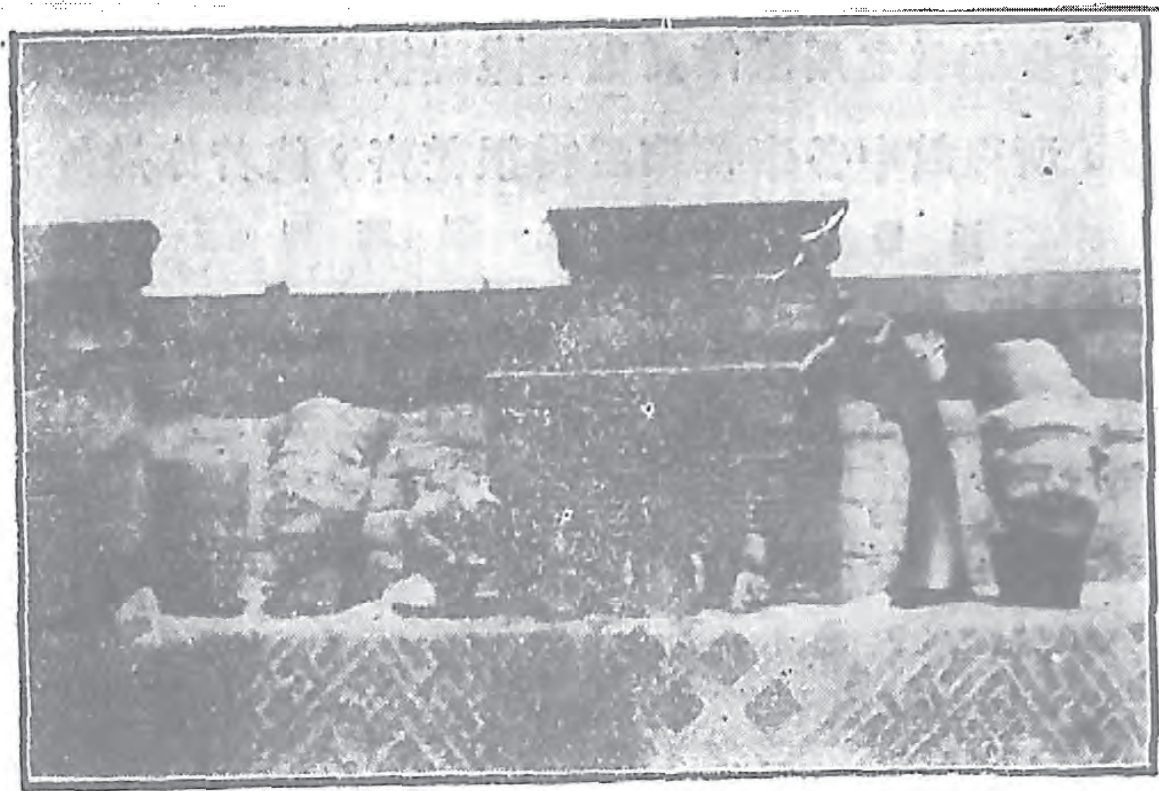
通俗教育館武器陳列室



1. 川人對於遊學國外學生之通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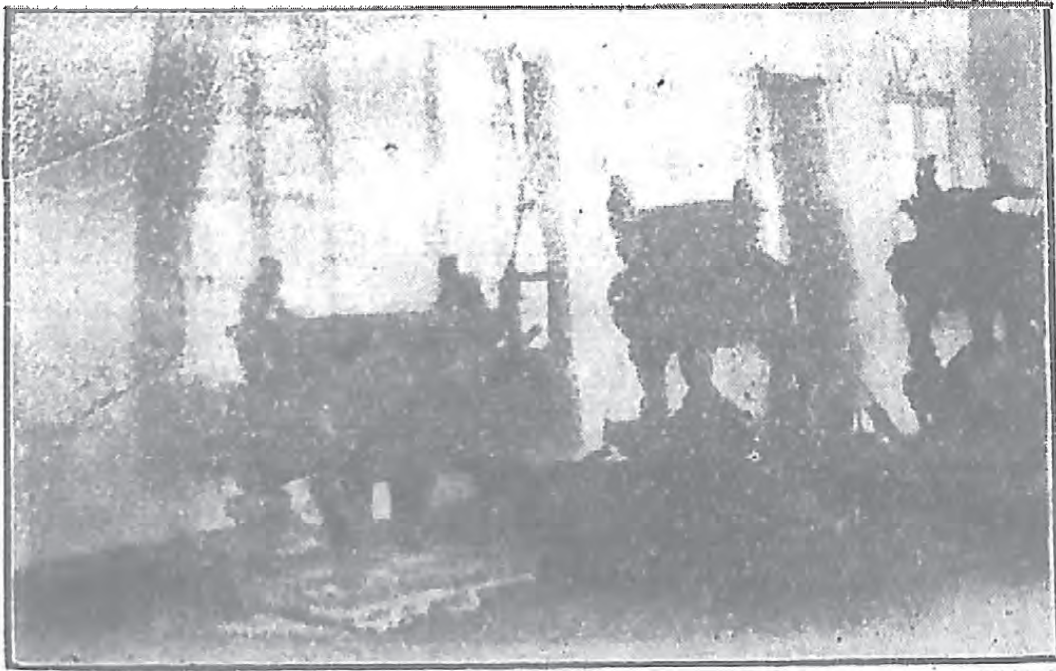
潔的人，你儘可到博物室外的公用纜上坐坐，選想你所要想的事：就是不時有人從你前後或左右經過，擾亂你底思潮，但會費去五十文買門票，最少都是有點雅興的所謂上等人，你也不會覺得頂討厭——實則上等人是最壞的東西，其討厭還甚於一切人，我這裏祇是就表面的事實講；我底意思你一定會明白的。

通俗教育館陳列古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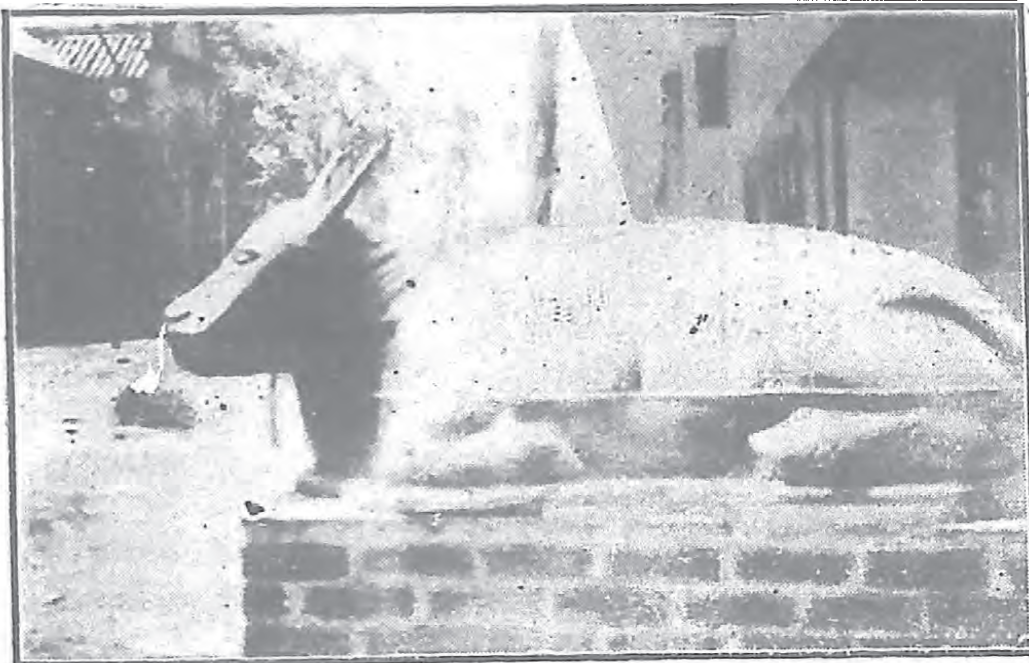


這裏既是楊督辦唯一注重的建設事業，一切職員也都敬慎將事：他們遇有可以宣傳的機會，都無不利用之，所以城裏各種大集會幾全在此地舉行，通俗教育館幾字也普遍地深印到一般人民腦海之中：

而川中各種可陳列的物品，他們也可以以幾行公文
不費代價而索得，故此處有不易得之古物，有全
通俗教育館陳列古物之二



通俗教育館陳列古物之三



川的土產，有各校所不有之模型標本。然而他們頗不自足，常思將館中各種情形，用照片附以說明，編印成冊，分布省外，以廣傳播。以僻在邊陲的內地省會，而竟有如此成績的通俗教育館，實亦值得宣傳。他們因我贊成，乃竟向我措油，要我替他們擇景攝影以爲製版之張本。好在我底照相是非功利主義的遊戲品，並且自己也久想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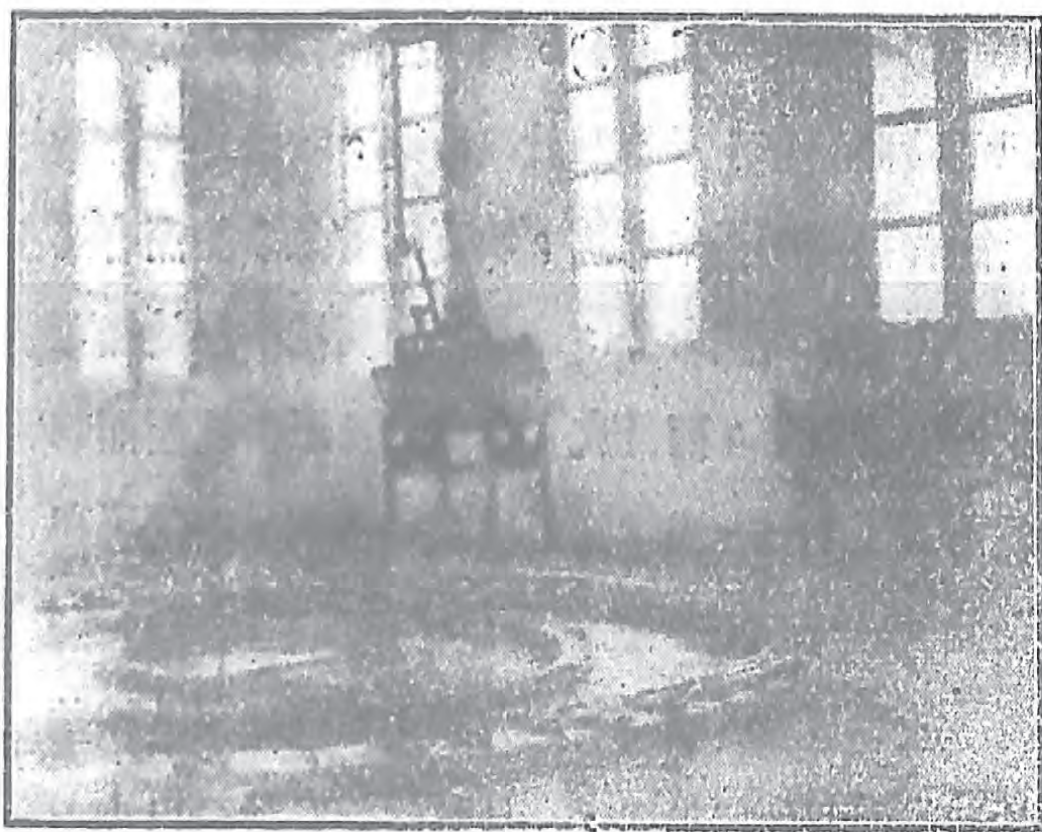
通俗教育館陳列古物之四

下，他們既不要我底底片，於我當然無損——在他們却很有益：因爲此地攝影奇貴，每張三寸片要費一元以上——於是爲之選照三十張（連公園在內，雖然感謝上帝賜我以很好的



光綫而不曾壞去一張，但我想全寄給你，有些實在是無謂，所以只寄上面的幾張，你看看也就可以想像通俗教育館底優美了！

通俗教育館陳列之火車輪船大模型(此二模型佔大房一間此地人民未外出者從未見其實物也)



56. 放假

今日是陽歷十二月十八日，學校原來牌示今日起考試，二十二日放假，(開學日期却沒有說)實則從十二日起便已考試，到今天各部都已考試完畢放假了。

我從上課至今不到十個星期，實際上上不了八

個星期的課，居然就遇着放假，這一學期未免太便宜了我。然而其他完全不曾請假的教授先生們，每學期也不能教十二個足星期的課；爲的經濟不許他們延長。

我到校即會詳詢校長本學期要何時放假，他告我最早當在一月中旬，我便把課程照着他所指示的時間預算；及牌示放假日期，我已爲我所教的課程擔憂，提早考試，我更爲着急；然而有無上勢力的經濟底命令，誰也不能反抗，終於無可奈何地屈服了。而且火食也由每日三頓乾飯而改爲兩頓了！——據說這是假期的常例，不獨現在如此。——

放假是教員學生們底大赦：你想，在監獄被拘留幾個月的罪犯們，一旦無條件被赦免出來，安安然然，自自在在，有家庭的，跑回家庭裏去享家庭幸福，有愛人的，跑向愛人那去作絮語，有親戚朋友的，跑向親戚朋友那裏去話契闊：他們應當多麼歡欣，多麼鼓舞。是的，他們誠然是歡欣的、鼓舞的，我今日看得那些住在近地的教員學生們底臉上都莫不有這種表示；就是有家歸不

得底學生，也有一種歡愉的神態；因為他們從今日起，有幾個月不必受獄卒無理的監督，無理的干涉、而可自由活動了。

我看得他們快愉，感情上不獨不能引起共鳴，而且深感着悲哀：我竭力追溯學生時代遇着假期的歡躍，也竭力追溯近幾年放假時的心情，但結果終是一個空虛，心影中已往的殘象，終於敵不住現在深濃的悲哀。“我老了嗎？我真老了”！我雖明知還是正是有為的中年，然而終於頻頻這樣地自問。

我感到悲哀，並不是惜與同事或學生別離，也不是看得別人有家可歸的反感，更不是對於教書的生活有什麼戀戀。我來此兩月餘，除了少數學生與我底思想有交通外，其餘和我底關係，並不超於路人以上，合與離、於我們都是無關心的，他們的悲歡也與我無何種關係，便也無從發生反感；至於牢獄式的教書生活，是我多年來想脫去的枷鎖，這一次若非遊川之夢蠱惑我，我決不會再入牢獄；我且早已決定，只要借這機會把峨嵋、青城遊過，我便即日東下，脫去這桎梏靈

魂的枷鎖，永遠不使牠再與我聖潔的精神接觸：
我何嘗繫戀着這牢獄式的教書生活！

我所感到悲哀，完全是一種孤獨的悲哀：我自脫離學生生活以後，爲着生活而不得不過牢獄式的教書生活之日起，便感着孤獨，而且爲着孤獨，曾受了許多打擊；然而所感無如此數月來之深。這其間最大的原因，就是你不在我身邊。未放假時我自然常常爲孤獨所苦，但是還有機械式的工作，使我不能將全部底注意力集中於此。現在，桎梏靈魂的枷鎖，既可暫時取下，一切也可暫時自由，你想：久梏籠中的飛鳥——思想——一旦被解放，還有不騰空萬里，去來自如的嗎？我今日特感孤獨也正類此。

但是在無聊的孤獨之中，終於得着安慰了！

岳安因學校放假特來相訪，約我不時去附近寺觀遊覽，劫人也可作伴。我想這到是消磨時間分散注意的一個好方法；倘若在此時期能遊覽若干可遊覽的地方，更遇幾個可‘與之言’的朋友，那麼也可以得着一點安慰，也不必時時爲孤獨之感所擾了！

57消寒一——談話與講演

幾日來，滿想與岳安劫人遊覽寺觀，借佛家的香火醫我底孤獨。誰知不做美的天公，竟連縣地下起雨來，使我這微渺的夢想都不能實現；而在這幾日中又爲着種種的事情仍然在暫時釋去的枷鎖，架上了一部分。

也許我這無謂的虛聲足以欺騙青年：學校放假而後，常有校內的男女青年來訪，有時竟至整天與他們談話。他們之來都是挾有大欲的：有的要我解答教育上的問題，有的要我指示文學上的途徑，有的要我講述政治經濟上的各種主義，更有討論救國方法，婚姻問題以至於個人生活上各方面的問題的。我感激他們對我的熱忱，但同時也可憐他們的‘謬採虛聲’。照理，我靠着‘教育’兩字的招牌生活了若干年，對於教育問題應當能解決幾個，然而除却摭拾他人底陳義敷衍生活而外，我對於教育唯一的心得，只有‘作偽’兩字：我以爲一切的教育都以教人作偽爲目的，中國的教育，除此而外，更教人成仇；什麼教育是完成人格，創造生活的話，都是教師持以爲解決生活

之道的樣子，根本上就不是那麼一回事。文學嗎？我更外行；在休閒的時候，我固以閱讀文藝書籍爲個人生活上求慰藉的方法，但有人問我易卜生，莫泊桑歌德……底生平，我甚至連他們底國籍都舉不出；至於文藝史上的什麼派，什麼主義，更絕對不會在我腦子裏佔得一席之地。講到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主義，自然是現代時髦人所不可不知道的，但在我都是無關心：我並以爲人類一切的罪惡大部分都是萬惡的政治造成的，中華民國人民一切罪惡，更可說完全由中國萬惡的政治造成的；我遠牠如鬼神，畏牠如蛇蝎，我那裏再有閑心去研究牠。而且，近來救國的人，出救國方法的人，都有過量之感，也再用不着我這樣的人去管。其他如個人生活問題，婚姻問題等，我雖也有些片斷的見解，但決不足以爲解決這些問題的標準。所以許多青年乘興而來，都不得不掃興而去。然而去者雖去，來者仍來，結果，我又套上‘矛盾’的圈子，爲校內學生開一個寒假長期講演，爲校外學生作幾次公開講演。

在校內的講演總題爲‘怎樣作教師’，自然是告他們以怎樣虛僞的方法；但是，無論如何總不會教他們如何教人成仇的。校外講演的題目很多，都是些無關得失的閑話，用不着再詳細告你了。

58 消寒二——攝影

全校只有我一人時常以攝影機自隨，很得許多人底注意，而不時有同事學生以至他們底親友來請我照相，某次理化部上照相課，也請我去作實驗的導師；這大概是物以稀爲貴的心理在背後驅使他們罷！好在我臨行時帶有十打軟片，現在又請陳啓天在滬代購十打，——這裏不容易購大批，而且價格比上海高兩倍以上——所以來者不拒。時間自然爲牠消磨不少，然而我底孤獨却從此中得若干慰藉，故也並不怎樣吝惜。

放假以後，大家都空閒了。雲南有位馬耀武，是數理部三年生，自備了一具白朗尼小方鏡，特地向我投師。他很誠懇而熱心，不論怎樣失敗，總是堅忍着進行下去，並且找得一間空房子，拿了許多黑衣黑布黑紙之類作成一個暗室，

整日在那裏作沖晒的功夫。他底天性雖不見得怎樣高，但他深得胡適‘自古成功在嘗試’的精神，終於不上一個月而學得很好了。此外還有校內的王大全劉舫林靜賢女士是由淑班介紹而來學的——她們是預科生，我未教預科的課——校外劉岳二女士，又由她們介紹而來。她們五人都是一女師的學生，先後同學三四年，都是‘好朋友’，所以共同上林家設一個暗室為實習沖晒之用。但學習起來仍分成兩組。故我底照相徒弟可以分成三組：第一組是馬，他學得最早，成績也最好，第二組是王等三人，她們雖然同時在學，但除劉備有照相器具外，她倆是伴太子進館的，所得很有限；第三組是劉等二人，她們二人共備一副照相鏡，很肯用心，也有相當的成績。

因為環境的關係，此地人對於時間都不很重視。有多少日，我竟自日出至於更深，都輪流着為他們講 Focus, distance, time, light 的種種問題，但結果他們還是渺無所得；後來覺得不到水裏去教游水，終於與不教相等，於是常常要他們帶着鏡子於風和日暖時同到野外遊行拍照，回來再

分別沖晒。我有顯影箱，用不着暗室，他們都不能不在暗室裏工作，因之，我於校內指示馬君，又不時要到林家去。

林家一對老夫妻外，其兒子一對，女兒四個，大兒子與大女兒均作了父母，其餘自二十歲以至十一二歲高低成行。學校沒有女生宿舍，劉舫就以與靜賢爲同學的關係住在他底家中，而由他供給其伙食——這是農業社會制度下的所謂古風，文明都市中是不會有的——他家對我很誠懇，我去他家的第二次，全家的人我都見過了。那種忠厚純樸的家風，很能使我迴想你我的家庭，而引起許多鄉思；然而在孤獨悲哀中，有時也感着一點家庭的慰藉，不過只是偶然瞬感而已。

59 消寒三——遊覽寺觀

在經度上，成都與上海雖同在一根綫上，但氣候却大大不同。夏天不酷熱，冬天不見雪。一月來雖曾下了幾次雨，但時間並不綿延；溫度最少也在四十度以上；一遇太陽便又升到五六十度

之間，所以雖在嚴冬，仍然可以出外遊覽。

起初的遊伴只有岳安與劼人，以後加入馬君更加入王女士數人，有時並加入林家的弟妹；寂寞的遊侶也逐漸變為有說有笑的隊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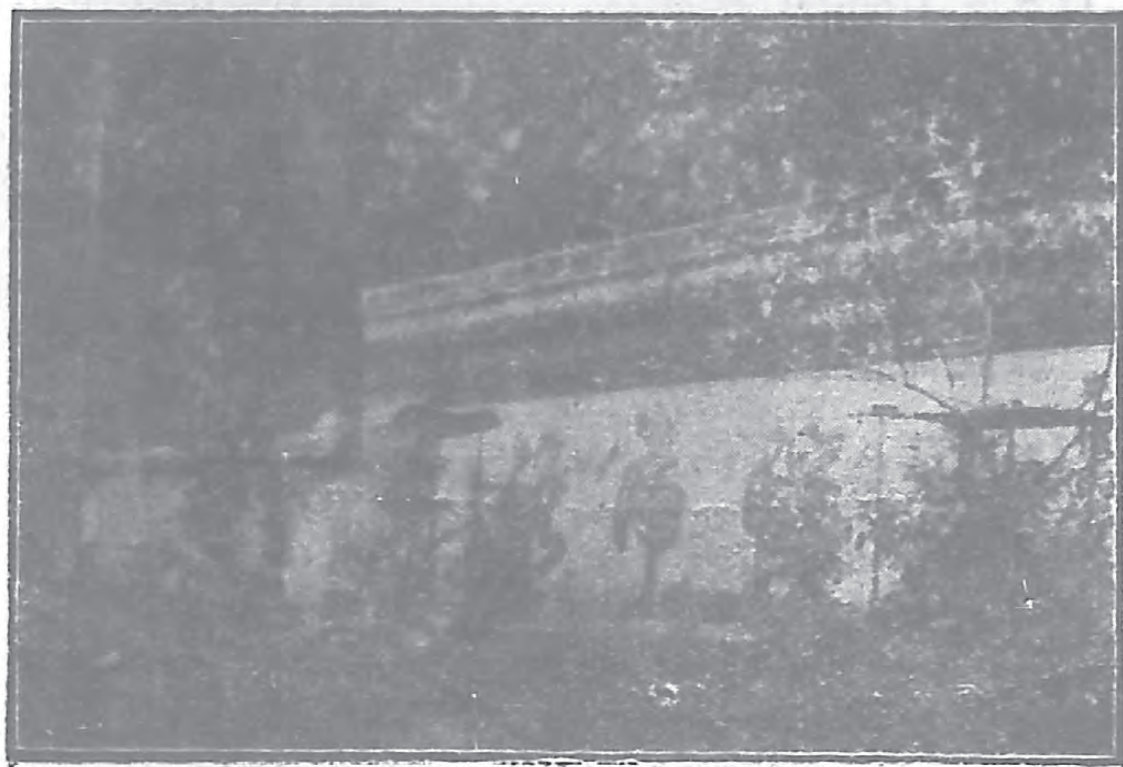
天氣雖不是怎樣不適於旅行，但一則因為快到陰歷年邊，岳安不能有長期的空閒時間領我們到遠處去。二則怕‘棒老’請我們上寨，所以遊蹤所及只以城內外的寺觀為主。

岳安是成都佛教會的會友，若干年前，並且做過一次掛名的和尚——就差頭上缺少九個艾巴——現在又代佛家流通經書，所以陳居士底招牌在成都各寺觀裏，比起黃炎培在江蘇教育界的招牌還要紅。因而無論遊什麼地方總是他作嚮導，我們護隨。我們同他走，真有無窮的益的：無論什麼寺觀的歷史，他都很熟悉，只要你願意聽，他可以滔滔不絕地告你一切；無論其寺觀有什麼可以看的特點，他都知道得很清楚，你若要看，他有方法使你看得着；無論他們有什麼好吃的東西，你若要吃，他儘有方法使他們恭而敬之地給你吃。有了陳居士同行，只要你的五官爭氣，

總能使你滿載而歸。然而他也知道投桃報李的古訓，無論到什麼地方，若果擾人家一頓，他必定
文殊院叢林內小橋



文殊院客堂後院照壁



要我替那些和尚們照些相，以為交換。那些有巴的光頭們，雖然口裏說着許多謙虛的言語，但心裏對着這神奇的攝影都已樂不可支，所以每次照相的時候，他們都打扮得如新郎一般，歡喜得如新郎一般的匆匆就道。我底攝影竟有這種實用的效果，真是我始終料所不及的！

這向來，我們遊覽過的地方不少，照片總在一百餘張。有許多在我以為不甚重要的，連底片

文殊院叢林竹樹

都送了。剩下的雖然不少，但我最感興趣只有寄上的十餘張。

從這些照片中你會首先感到成都各寺觀底幽靜。不錯，那些和尚道士（青羊官二仙巷均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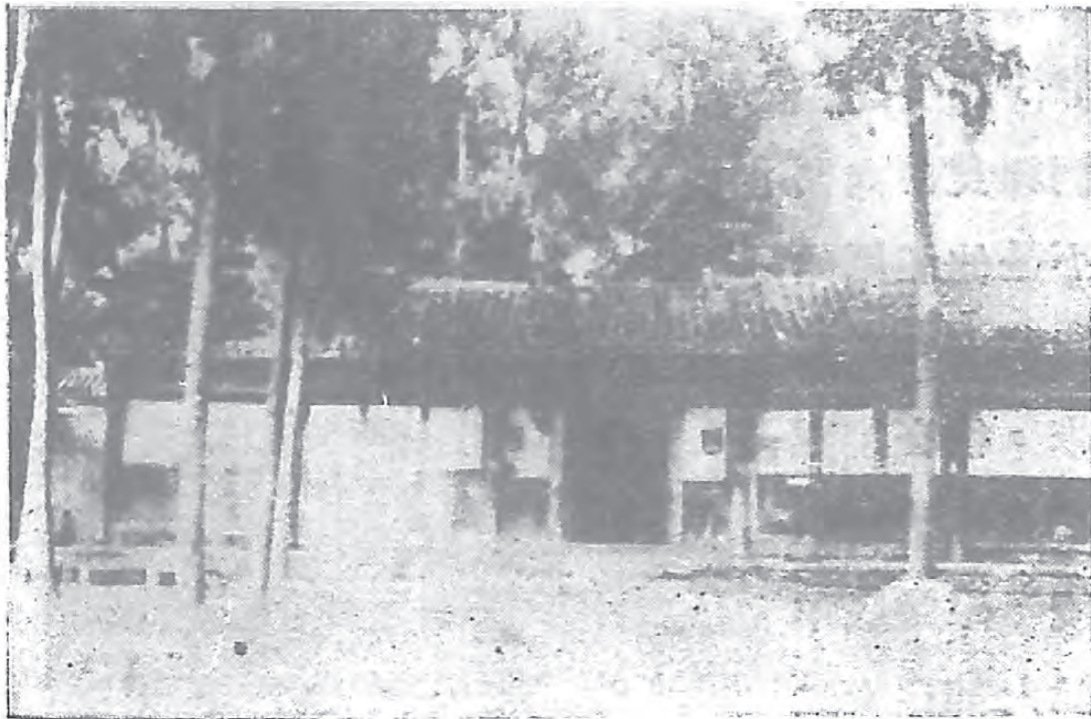


士)真享盡人間的清福；他們有很軒敞的房屋，
很充足的廟田，我們終日忙碌的衣食住問題，決

草 堂 寺 內 橋



草 堂 寺 正 門



撩亂不到他們底心意；我們覺得城市太聒，他們雖然在城中，但有葱鬱的叢林，無論何時，都有百鳥歌唱給他們解悶；只會使他們覺得太靜，而決不會使他們覺得太聒。他們底生活，在我看來，真是神仙不如！

然而他們也有他們底煩惱：每日五鼓就得起床念佛；禪堂靜坐，沿門乞食，尤不是輕易的工作。在孟子所謂‘食色性也’的人生中，他們便

武僑洞劉先主墓

無緣與異性接觸，就是食也只能滿足其自然要求之一半；而況比丘們粗食薄衣也不是他們原始的冀求。幾日來，很在幾處看見他們底學校，學生底年齡大都在十二



歲以下，他們有年長的和尚們教以識字念經，齋戒茹素；一切生活，都遵照各寺的戒約而佛化；每寺總有四五十以至百數十人，據陳居士說：這些都是窮無所



告的苦人們爲着經濟的壓迫，忍心將其子弟送入寺院中學習，預備將來爲僧，以解決其未來的生活問題。我前在龍泉驛看到許多長不及來復鎗的小兵，腦中遺留着純潔兒童陷入火坑呼救不應的殘酷現象，而時時乘機再現；今日看到這些，心更爲之一悸。這許多純潔的兒童竟爲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陷萬丈火坑中去求生，就是肉體幸得保存，

靈魂也是焦爛無遺了。你們何不幸而爲中國的兒童呵！

二 仙 卷



‘佛門是一律平等’，誰也是這麼說罷！可是人間的佛門，決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們有種種的等級——我實在記不清許多，只曉得方丈是頂有權的——而且有種種的黑幕；不論寺規是傳賢傳子。若是想作一個富有資產的方丈的候補者，必得對同門善應酬，對長輩善侍候，對有力的施主善奉承，對當地的官紳善結納，然後才有希望；否則——就是缺一件也不行，——只有終老寺院作長期牢犯，甚至於求如牢犯的生活亦不可得，

而終於被驅逐了。若果各種條件俱備，做了方丈之後，便冠冕堂皇地支配一切，而且出入都有年輕貌美的侍者前呼後擁地侍候。你看有張照相三和尚並立的現象——通常方丈底侍者是四人或六人八人，此方丈原有八人，只擇尤攝其二——也就可以想像到他在寺中的威風了。

在十來日的遊覽中，很吃了許多好的素菜。起初，我只以為是偶然的機遇，對於他們底招

待不甚留意，後來每處都是如此，我們便常抱着吃的目的而去遊；據陳居士說，各寺都有其拿手好菜，也



某方丈與其侍者

都有其特殊的設置，‘招客’之流，都是善於詞令，長於交際的比丘充任；他們要各爲本寺求發展，平日總是竭力講

究所以求得善男子，善女人底歡心的方法，所以無論什麼人只要你底勢力足以直接間接影響到他們，他們總是竭誠招待，而且要使得你心滿意足而後已。譬如對我們這些不講布施的洋式男女們，招客便切實不着邊際地談時事，談新學，遇着施主們便談果報，遇着當地長官們便拿些‘福庇’的話灌到他骨節酥軟，然後於必要時請其布施或保護。就是飲食品也是隨緣佈置：如待我們質量並重，待高官力求質勝於量，待施主力求量勝於質。他這些話，自然告訴我們以和尚生活的內

幕，暗示我們以作和尚之不易，然而也足以表示他之老於其道！

成都城的灰色動物本有充塞天地之慨，然而絕不寄跡寺觀，據聞此地的寺觀是達官貴人們以及他們底姨太太們常臨之地，而且多藉此為歡迎准偉人，寄頓准偉人的地方，所以各處都能保持得很清潔。

退 院 僧

我們吃喝他們底許多東西，最使我們念念不忘者就是文殊院的銅巴：銅巴本是香脆的東西，牙齒無病的人，大概都是喜歡的；但我們在家庭中所得的銅巴只是薄如紙片的



薄片，而且不是太焦，便是太嫩；文殊院的鍋巴真是特別；厚有寸餘，而裏面凝結的乾飯粒粒都是黃而乾。他們更用清油加鹽煮透，香嫩無比：就是牠底氣味也足以刺激胃經而使人吞津厭嚙。我們第一次嘗着這奇味，無不感着滿足而又感着欠缺——分量不甚多。離院以後，林女士尤爲念念不忘，我們又設法使陳居士特於某日弄得些來而分嚼之。

那些比丘們人多事少，每逢我們吃飯時，便圍滿了許多執役者，自添飯以至送嗽口水，提痰盂都有他們分任其勞，招待的週到比酒席的侍者還遠過之。這樣地作客，真是過於舒服。而我對於他們待客的藝術最受感動者就是添飯的方法。他們添飯，不是等客吃完了—碗再拿這碗去添，也不盛着許多碗的飯放在那裏，等吃者吃完換上：他們知道第一種方法足以妨礙食客的繼續進行，而且要擾亂全席的秩序；更知道第二方法有冷飯之虞使人不快，所以採用一種特殊的方法：就是於大家第一碗要吃完之際，由幾個人觀望形勢，看看各人進行的速度，一面並另用較小的飯

碗盛滿了飯，等到那人吃完將有添飯的需要時，便一面叫着‘再升’，一面從肩上伸手把預備好的一碗飯倒入碗中。那時，你不必停止任何動作而照常地進行飲食，又有一個圓團團、氣沖沖的美飯團放在你底碗裏，你底食慾受着美的鼓舞也要增進許多，而況努力加餐的注意力又完全不要分散，更足以增進你勇往的精神。我們無人可役，對於這種添飯的藝術只得臨淵羨魚地欣賞而已，惟望役人”的顯者，學着這種藝術，無限地增進你們底食慾！

60 歡迎會

川滇黔三省是外國人在中國的基督教會所劃定的華西區域：他們有華西大學爲三省教會教育的最高機關，同時也就是基督教教義宣傳發號施令的地方。他們底一切，都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三省的風土民情，他們有詳細的調查，三省的人口物產，他們有詳細的統計；他們有充足的金錢雇用可以供給使用的中國人爲他們服役，有迎合人心的方法（如中小學讀四書五經之類）使人願意

供他們麻醉；最得心應手的工作，就是於內戰時藏匿戰敗的軍官以及依軍官爲生的政客官吏們：因爲三省常常有內戰——以四川爲最多——而內地又無洋場十里的租界，可以作軍官們失意躲命藏嬌之用；可能援手的只有假借不平等條約所遺留下來的教會。洋教師們知其然也，凡有戰事，他們總打着慈善的名義，盡力先救護軍人政客官吏們底家屬，而軍官們也就心領神會，無論在得意或失意時，對於教會也都藉上帝之名必恭必敬地愛護之。於是教會便成了不倒翁，所謂中西文化也由此溝通；而教會與軍閥政客官僚底勢力，也就由互助而成正比例地增長！

好早便宣傳華西三省的基督教會要在成都開年會，到會的據說有‘下江人’及‘洋人’。到了一月十日以後，滿城都充滿了洋人在小天堂開會的空氣，我並且得着他們底一張請帖，事情絕不會假的。不過本城的報紙，好似不願把這良好消息傳給大眾的一般，都一字不提（只有小報曉光日報於過半月後登載其消息）。我底好奇心本要驅我去與會，不知終爲一種‘不願意’的感情所

阻而不曾去。到十月六日，本地的軍民長官鑒於這些教友們不遠數千里與數萬里而來成都的盛意特在通俗教育館開一個盛大而莊嚴的歡迎會，以盡地主之誼。當日到會的都是些‘士大夫’之流的高等華人與高級軍官。就是某督辦底七八個年輕貌美的學生式的太太，（此處並不漏字）也都穿着新裝在場與洋小姐們說‘火腿油多’（1）。當日演說的很多，主人自督辦以至成都知事，都有表彰治川成績的長篇言論，客人自新到的美國人以至久駐此地的華西教職員也都是讚不絕口地鼓吹他們治川的功績，不過結論仍然是歸到‘上帝之賜’的上面。天氣雖然陰涼一點，但自下午一時開會至五時散會，會衆都是很整肅無倦容的。

這一次的歡迎會，確是很盛大而莊嚴的一個會：因為第一主人按時而到，第二門口的招待員都是穿洋服的，第三到會的女士都是很整齊而且最少都能說火腿油多，第四實行洋禮教的男女雜坐，第五任何客人都有一份洋點心。

~~~~~  
（1）即英文How do you do?之轉音，為成都知識界之通行成語。

十四年一月十六日

## 61 除夕之夜

時間過得真快，今天又是陰歷除夕了！

三個星期前，曾經過了陽歷的除夕與元旦：  
元旦那日，學校及許多鋪店都曾掛了五色旗，通俗教育館並舉行民意測驗，街上並添了一種為成都當地人士從未見過的東西——就是嶄新的十二輛黃包車。黃包車初上街，街上的人都爭着去看，有錢的人也爭着去坐，而車夫穿着新製的紅邊藍布號衣，更昂然自得地拉着人向前飛跑；雖然一日之間撞倒了兩個人，但車夫底勇敢，觀衆的人數，並不因而稍減。這些都是很有趣昧的事情，也足以表示元旦底特徵。然而我底心並沒有什麼感動，只是照常過去而已。

今日却不然：好早我便記得今天，而且計劃到今天應怎樣消磨。同在客中的克仁夫婦也早就替我感到寂寞，三日前便約我在他家吃團年飯，吃飯後便打牌以消永夜。我不是道學先生，自然不以打牌為有損道德，不過我底習慣終不合：

有生以來，不曾坐過通夜，要我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中發白，踞坐一夜，實不是我底精力所許。而且幾日前，林女士便告我成都除夕夜市的情形，約我和劉女士及其弟妹於晚飯後去遊夜市；所以我於六時在克仁處吃了晚飯，便驅車到我們約定的中城公園一同出發。

夜市在成都原來是有的：東大街一帶每到日落月升、各家店門關閉之後，廊簷外便滿佈了各種物品，顧客也逐漸齊集，比白晝的人還多：是因為從這地方可以購得許多價廉物美的東西的原故。這樣的夜市我同克仁淑班曾過了幾次，雖然也感着趣味，但與今夜比較，却相去甚遠。

我們從中城公園出來已是萬家燈火時矣。輝煌的路燈加上兩旁的蜡燭，街上已映成白晝；而各店門首一對一對之朱紅紗燈與夫夥計們喜充眉宇的忙碌，更表現一種除舊迎新的氣象。我們從商業場轉過東大街以後便信腳所之，走過許多不知名的街道，除了白日常見到的各種貨物外，並添了許多不輕易見的東西：如小孩玩具，年節禮物之類。最特別的是香燭舖底面都要燃燒高



逾五尺、大如飯碗的一對燭，以表示其營業上之特點。我們走過許多地方，遇着鬧熱的地方也曾前去看看，想購買幾件東西；但我們都不要換新帽，也不要換新鞋子，更不要敬祖宗，所以經過通夜售帽子、鞋子、香燭的各店，都不曾買得什麼。最後，我在某處購得五六件玩具，備將來帶回來供窟們玩。

我們一面走，一面各講個人度歲的经验，一直走了幾點鐘，都不曾疲倦，但走到一個分路的地方，忽然得記克仁家消夜之約，終於依依地與她們分途返校了。

她們去後，寂寞之感忽來佔了心意的全部，街上景物雖猶如故，但都不能得着我底注意。蹣跚回校，疲倦異常，不赴克仁之約，就閉門就寢。可是睡又睡不着，多年來度歲的往事與目前經歷的新境，都一一浮現於心意之中，恍惚間聽得工人消夜的歡樂聲，街鄰的炮竹聲，鑼鼓聲，一陣一陣地起伏，一直到五時半如朦朧垂去。

我因怕坐通夜而不打牌，誰知睡在床上到整

整熬去一夜，真是我始料所不及。不知你今夜的心情又是怎樣！

你有小孩繞膝談心，他們追問爸爸去處的時候，你底心自然要為他們所激動，然而你的寂寞他們却可以破去一些，當不至於像我這樣感孤獨的悲哀罷！

一月二十四日

## 62 病 中

這一次假如你在我身邊，你必定要急得手足無措。

陰歷元旦以後，曾在各處吃了幾頓飯：大概是因為飲食不節與寒氣內襲的原故，幾日來不大舒服，前日的體溫竟升至一百零四度。

在孤獨的悲哀中，忽然遇着這樣的病，苦痛真不可言狀：最初發熱時，我以為不過是受寒所致，自己服了些阿斯比林，熱度漸退而感冷，但退後又復增高。至前夜，腦子竟一步一步地緊張，溫度也一步一步地增高，坐立不能，只得掩被而臥。

臥後不能入眠，於是種種舊夢，都一一無系統地再現於腦中：回憶到我們數年來的甘苦生活，回憶到數年來我在社會上所受的侮辱，回憶到我說離學生生活的種種幻夢，回憶到我八年來在教育招牌之下所過的虛偽的生活之苦痛……這些湧在我心頭時，真是五味俱備，不知所可。

你曾知道：生死在我看來，不過是自然的幻變：一切人、一切生物，有生之初即是待死之日，誰也逃不出這必然因果底支配，所以我對於生不加喜，對於死不加悲：雖然我亦曾極力主張有生樂生。然而這次的病境，竟使我感着一種有情的矛盾：設想到我竟由此而死，並設想我死後的一切：我對於我底死並不感着什麼悲痛，對於現在的世界也沒有什麼繫戀，也不覺得有什麼未竟之志要待結束，更不計慮死後社會上對於我的批評：果真就這樣地死下去，我底骸骨一定埋在四川，到是我心安理得的事。但是想到我死後的你們，全身底熱氣，都一股一股地向上升，陡然發生寒戰，頭更疼而心更緊，若用句陳語來說

明，真是五內欲裂。我想我在社會上勞苦八年，除了和你過了僅免饑寒的生活，生得兩女一兒以外，只有幾架破書。這些破舊的書籍，自然是我底精血所寄，然而饑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堆起來還要佔去一間房子；你要撫育兒女，無暇用此，兒女們又不能用此，在你們實是一件累贅：倘若你要拿去換錢用，恐怕盡其所有，換不到你們底一年半年糧。我知道憑你底手工——縫紉，刺繡，編織不論那一樣——可以養活你們四人，但在抱的甯兒，時時刻刻不能離你，正走得淞與進幼稚園的湘，又何時不要你照顧：你爲兒女們所累，根本不能自食其力，在生活上便已發生問題。作算也有我生前的朋友，看得你們底苦況而有所周濟，但是我底朋友，願周濟你們的，其窮與我等，都是力不能勝，力能勝者，又決不是願周濟你們的。而況當今之世，一切人的人生觀都從實利方面走：我在，你向旁人通有無，他們或因我在某種情形之下可能與他們有利而情願幫助：我死，這種期待已無對象，除了你底情感能略備幾成交換條件外，你想以可以資生的手

藝去抵押是完全無用的。然而我知道，這是你絕對不能辦的。

我又想到：也許有仗義之士看得你們底孤苦，一身承當你們底生活費，一直至於湘等能自立；也許我底著作因我死而大銷，你們可恃版權爲生；也許你於無意之中購買一張彩票而發一筆橫財：無論那種假想實現，都可以解決你們底生活問題。可是，不一會，腦子又告訴我：姑無論當今之世，宇宙間無我所想像的俠義之士，就是有，大千世界中還有苦於你們若干人倍的人們待周濟而輸不到你們；靠版稅，姑無論我底著作不成東西，不會有人購買，即能大銷，從殺人不見血的書賈們手中漏到你們，已經有限得很；而況我死了，書賈們以後沒有利用我底姓名替他們做廣告的機會，就是白給送他們印行尙有問題，還說是抽版稅，靠版稅維持你們底生活；買彩票，到有點希望，只可惜牠底可能量太少了！

我又想到：就是你們底物質生活方面完全無問題，精神生活也難得過去。你會因同情於未亡人而洒過多少次的傷心淚，你來信曾說某次預備

到東大看電影，因看得同居者雙。同行而陡或孤獨而中途退出。若果我真死了，你在社會上一切活動的權利，都將因‘未亡人’三字而被剝奪。你不能隨便與異性交接，你不能單獨出入公衆場所，你不能自由選擇職業，也不能自由運用你底技藝自活。你從前看得我鄉向三嫂寡居生活的枯寂，與她受社會上種種不平等無理由的虐待而勸她早死，現在我果死了，向三嫂經驗過的一切，你都得一一身受，你能不死嗎？就是兒女看見她們底伴侶都有長厚的爸爸蔭蔽一切，而她們一切的苦痛，無爸爸解脫，一切的不平，無爸爸剷除；她們精神上的缺憾，終身不能補償，她們底生活也就永遠陷在悲慟的境地。這樣的人生，你們還能過得下去嗎？！

我又想到：靈魂之說若果實在——這是我平時認為不合理的胡說——我們一齊死去同在陰司或天上重過我們甘苦共享的生活，到是最有趣來的事情；但是，潛意識又屢屢暗示我這種想望不可靠，仍使我心志忐忑，無所寄託。

最後，更有一種立將死去的預感來襲，好似

我底生命幾分鐘就會不能保存的一樣：我極力想掙扎些時間，冀得與你們見一面，後來知道我們相去太遠，非一二個月——此時水涸上行要一月餘——的時間不能與你們相見，便又感着失望，只竭力追憶去年十月十四日夜十五日晨的依依話別情形，以爲最後之安慰。

我幾次曾夢見你們都在我身旁，但是你們底悲容我不忍卒看，你好像也預知我一定會死，而急得手足無措。有時我看見你在室隅暗泣而亦泣，卒至兩人抱頭大哭，小孩們也哭。及聽得有人叫我，睜眼一望，原來都是夢境。

幾日來不大出去，克仁夫婦與朝夕相從的幾位照相朋友不時來看望，昨日林劉兩女士及其弟並在此照料一日，且要接我到她們家裏去住，她們底盛意可感，我底孤獨的悲哀也就因反映而更增加，恐怕住到她們家中更增苦痛，終於拒絕她們底請求。午前十時以後，熱已大減，下午三時，得她們底提示，與之同到法國醫院。

這裏的法國醫院的醫生是兩個法國人，據說內外科都好，爲成都最好的私立醫院；醫藥費也



不貴，每次一共只取兩元。我蒙他們之中的一個詳細診治，並刺血在顯微鏡下驗過，最後斷定是瘧疾，我始知前晚服阿斯比林感冷之由來。他一面給我內服的金雞納丸，一面爲我注射鹽酸雞納水。五時返校，雖然惡心難過，兩耳雷鳴，但寒熱竟不再來，晚間亦略能安眠。今日午前九時又去醫院一次，下午便只略覺疲勞而已，其他都無所苦。

一場驚心吊胆的惡病，就這樣痊愈，真是便宜了我。今日回想到前晚所幻想的種種，實在可笑。然而我想到：人之所以貪生惡死，或者就是這些截不斷的葛藤，在那裏做綫索，矛盾的人生也許都是這些綫索織成的罷！

一月三十日

### 63 新都之遊（一）

幾日不曾出游，大地的春色正在那裏一日千里地增長，院前的小草已漸漸披上淺綠的新衣，門前的桂樹上，也來了許多不知名的小鳥在枝頭唱着迎春的歡歌，我雖臥病新愈，也感到風和日

暖不當塾居室內辜負大好的光陰。

成都可遊的地方，陰歷去年底大概都已游過：我們游伴曾早有一個決議，在元宵以前必得去附郭四十里的縣城新都一游。

岳安勸人拿定天氣大晴，可繼續十餘日不下雨之後，於是通告游伴整備一切，於陰歷正月十一日早晨在林家聚齊後起行。

此行的游伴，共有九人，除我與岳安，勸人外，有岳安底大兒子，林劉兩女士，及林女士底母親、弟弟、妹妹，我們九人之中除林母是以燒香爲目的外，其餘都專以游覽爲事。

新都是自成都至漢中必經的大道，道路寬敞，中鋪以石，雖然與成都相距四十里；但官道極其易走，所以我們商議除林母坐轎外，一律步行。

從九點鐘出發，由北門出城，至昭覺寺旁分路下鄉。走二十五里到三河場打中伙。

成都城內外各寺觀的叢林，本已足以洗滌久困城市生活者煩腦；但是，因爲受了都市環境的影響，一切都不免有幾分都市化，而且叢林所佔

的面積究屬有限；走到深林之中，每覺得陽光稀疏，陰氣沉沉，使人發生苦悶之感。城外雖無古木參天的園林，洗滌你底煩惱，但平原千里的田隴却能擴大你底胸境。我們經過昭覺寺以後，都覺得別有天地，喜躍不已。十一歲的林小妹快活到走路只是跳；她並不計及前途的遠近，時刻要和她姐姐和哥哥在途中賽跑，遇着阡陌間什麼可愛的野花，也不惜迂路去採摘，摘到自己拿不了的時候，然後分贈給我們，我們也因着她而花香撲鼻了。起初我們都以爲她這樣地跑來跑去，一定要在中途扒上她母親底轎子裏去的，誰知走到三河場她仍然在前面高歌狂招。

我們因爲要賞野景，都走得不甚快：除了林母底轎子遠在前頭外，林小妹是先鋒隊，陳本立（岳安子）林仁宇（林女士弟）兩人打二陣，林女士與劉女士居中，我與岳安劫人三人爲殿。我們雖不曾有意這樣排列，但每次休息之後走起來，總是這樣的自然而然的結合，幾次我們故意要把林小妹擠在後面，她終於從間道搶先，使我們底次序仍復舊觀。

除了林小妹時快時慢，彼此距離沒有一定外，我們每隊相隔都不過一二丈，我們各隊底笑語聲雖在兩隊之間都可以彼此聽得，但誰都不會留意誰底笑語，而‘隊自爲政’地各說各事，就是爲某隊很大的歡笑聲所激動，也只於問聲“你們笑什麼”之後而不再追究其他。所以我們各隊的說話，都能極自然地進行。

田隴間的春氣勃勃，久伏在道旁田中的小草，都伸出頭來瞻仰踐踏者底聲威，飛翔空中的候鳥，正昂然自得地唱着勝利之歌，而久爲寒冷屈服的蛙，也因爲春神底愛護而不時在水畔呱呱而鳴。鄉裏的農民也乘着這春和日暖的時候，在那裏從事耕耘，而替小草、候鳥、青蛙們助興。

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都走得有點倦，但離三河場還有八九里。我們路過一家農家，便借着他們牆外的竹蔭坐下休息。主人爲他忠心的狗底吠聲所驚動，持着茅竹旱烟壺走向前來與我們話桑麻。他是一位年近五十的老者，鬚髮雖然有點斑白，但精神極其矍鑠，只穿上一件單衣（我們

還穿夾衣)。起初他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面貌上很表示一種驚異的神態，後來林小妹上前與她說出所以然，他忽然由驚異而歡悅，並且立刻請我們到他家裏去休息，並告我們以種種耕耘的情形。我們不曾爲他帶得拜年禮，不敢造他底門，他乃喚小孫兒孫女們替我們搬櫬倒茶。雖只有兩條長櫬，不能容我們全體坐下，然而他這親如故舊的態度，已使我們感到人生的真趣，而泉水黃粗茶葉的茶味，尤能解決我們當前的要求。這樣溫情的厚待，是我近數年來所不曾有過的。臨行時，他們都上前去了，我還呆立着依依不捨，直到岳安劫人走上前幾十步站在那裏叫我，我才與耒耜道別。

下午一時我們到三河場，早由林母選定了一家此地最大的館子午餐。吃了泉水做的豆花，吃了五六樣葷菜，劫人並喝了酒，結果還費不到一元大洋，生活程度之低很與小北路安岳一帶相似。

到新都已經是四點鐘了。我們不進城，沿城牆直趨城東之寶光寺。因爲陳居士早有信通知方



丈，所以我們進去不感‘背履歷’的麻煩，由逕  
招客招待至內客廳安息，方丈也即時出來照料一  
切。

文殊院，昭覺寺底叢林，在我以前的經歷  
中，已算觀止，今日到寶光寺，又覺牠們與之相  
較，未免有大巫見小巫之謂。牠底圍牆周數里，  
從晚霞的陽光中，遠遠望去，儼然一朵極大的晚  
雲，懸在天空，隨風爲微波的起伏，那樹葉之茂  
密真無以復加。牠前面的院牆與照壁成一字形，  
延長線總在半里以上，除了照壁內之八字大門前  
爲空地外，其餘都爲叢林密佈，最特別的，就是  
叢林中各樹都有全黑的烏鴉棲止。每到天將晚的  
時候，牠們成羣蔽天從四方來集此間：未到以

前，在空中唱着歡歌互相牽引，近寺之時，則疾飛而下，其聲有如旋風摧樹。牠們落在樹上，決不一落即定，必得飛去數十丈而又再回者數次。落定以後，又復互相歡唱，聲音如奏樂般有抑揚起伏，已不如來時之嘈雜，等到天黑以後，一切聲音都寂然無聞，牠們已在交頸而眠，過牠們底甜蜜生活了。等到東方將發白的時候，牠們又零亂着唱着起身歌，等到大家起來，便又如夜來時結隊在附近數十丈迴翔而分途去覓牠們一日的的生活之資。而僧衆們底起臥，也按照禪戒與烏鴉們同時，所以我們六時吃了晚飯以後，在院外看烏鴉歸巢正有趣的時候，已有招客請進去安息而封關了。

寺內的房屋極多而且極靜爽，除各種佛殿及禪堂僧衆住室而外，客堂就有好幾處：有專會普通施主的，有專會習佛居士的，有專會軍政界偉人的，有特設的食堂，有專備的寢所：各處的設備，都以客人底身分爲準則，而且是男女各別的。

六點半鐘便將岳安劫人本立萬里及我五人安



置在南院，把林母等四人安置北院。我們雖然知道禪院的規矩是要早臥早起，但除萬里本立兩人外：我與劫、岳安竟不爲習慣所許，於是劫人底法國故事，岳安底和尚故事，便又連二接三地說個不清；我却因爲烏鴉與禪院底誘惑，只努力在想怎樣做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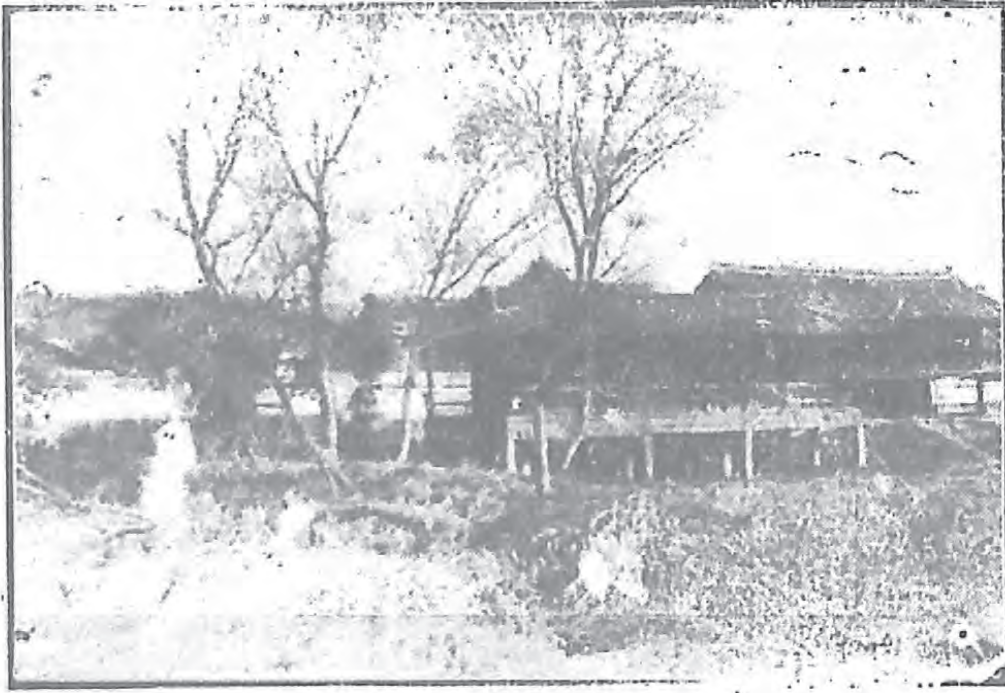
#### 64. 新都之遊 (二)

我們起來，已經日上三竿矣，和尚們早已趕過齋，就是林母等也吃了早點，收拾齊備，在等我們去遊桂湖，我們匆匆吃了和尚特製的菌油麵，便同他們一道出去。

桂湖是新都城唯一的名勝，以桂樹得名。湖中桂樹成行，遍地皆是，有大至合抱者，每逢中秋前後，桂花盛開，香聞十餘里，樹上黃金與水中荷花相映成趣，可惜我們不於三個月前來此，現在只能對綠葉的桂樹與乾涸的池塘（湖中凹處，實係人工鑿成的小池塘，水亦無來源，並非真正的湖）瞻望讚賞而已。

桂湖地居城之西隅，一面沿城牆，有樓可望

桂 湖 樓 茶 樓



外的田野風景。湖內有亭台水榭、有茶居、有攝影處，平日實為一公園，現在則因各處頑把戲者

桂 湖 橋 沿



多，而且天氣尚冷故遊人甚少。我們於周覽之餘，即在茶亭上喝茶，直到午後一時寺中招客來請回去午餐而後返。

桂湖底爽適，寶光



寺  
閣  
中  
之  
林  
老  
大  
太

寺底幽靜，本可以留我們久住，但是和尚招待得太客氣：前晚和昨晚都是八大八小的便席，昨午又吃了十二大十二小的正餐，雖然都是素的，但有特製的菌油，其味遠勝葷菜。就是晚間的被帳，也完全是新的。我覺得這樣和尚生活比那忙忙碌碌的教師、商人、著作者都高得多；寺中的設備尤遠過西南唯一的國立學校，倘若我能長久居此，我底俗氣，一定會被這湖光山色洗滌乾淨，



寶光寺和尚



我底身體也會特別健強。然而他們太客氣了，一舉一動，一飲一食，都有人在旁伺候，反使我們

寶光寺顯漢



心裏不安，而且事實上也不容我終老於斯，故於今天吃過早點之後，爲他們及羅漢們各攝一影而依依地與他們告別。

他們真太客氣了！我們除陳居士帶有幾件拜年的禮物，其餘的人什麼都不曾帶去。厚擾他們兩宿一天而外，臨行時除還了一些禮物外，並且給我及劫人，岳安，林母每人當二百的大銅元六枚，其餘的各給三枚。我覺得這實在太不合理了，一定要聯盟退還才是。但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肯接收。最後陳居士替我們代收，據說這是一種例規。我不知道他們對於貧苦的拜年者，也實行這種例規嗎？在我們取之實有點傷廉。

#### 桂 湖 中 之 女 伴





二月五日

## 65 薛濤井

薛濤兩字，恐怕讀過唐詩的人都曾知道。小時讀詩，聽塾師講薛濤底故事，便想像到薛濤底才貌，必超過於現代的一切女子，她竟因韋皋召令侍酒而入樂籍，她固不幸，韋尤可厭，可是除了臆造一個傾國傾城的美女外，關於她底一切都不曾知道。

此次到成都後，久想瞻望她底遺跡，但爲着‘棒’



望  
江  
樓  
進  
門

的恐怖，終於不敢獨自出城去。昨日偶然在書店購得一部洪度集，忽又大發遊興，而且想到冬防已過，‘棒老’當不會在白晝出現，所以決定今日邀林劉兩女士同遊望江樓。

望江樓在城東十餘里之錦江南岸，樓因臨江而得名（成都之名錦城，亦由此而來），薛濤井即在其中。據聞有修竹茂林，樓閣水榭，為遊人休憩之

薛 濤 井

所。我們於早九時出東門，因貪看沿途景色，十一時半方到。

望江樓因年久失修，頗有傾倒之象，但樓上遊人仍然不少。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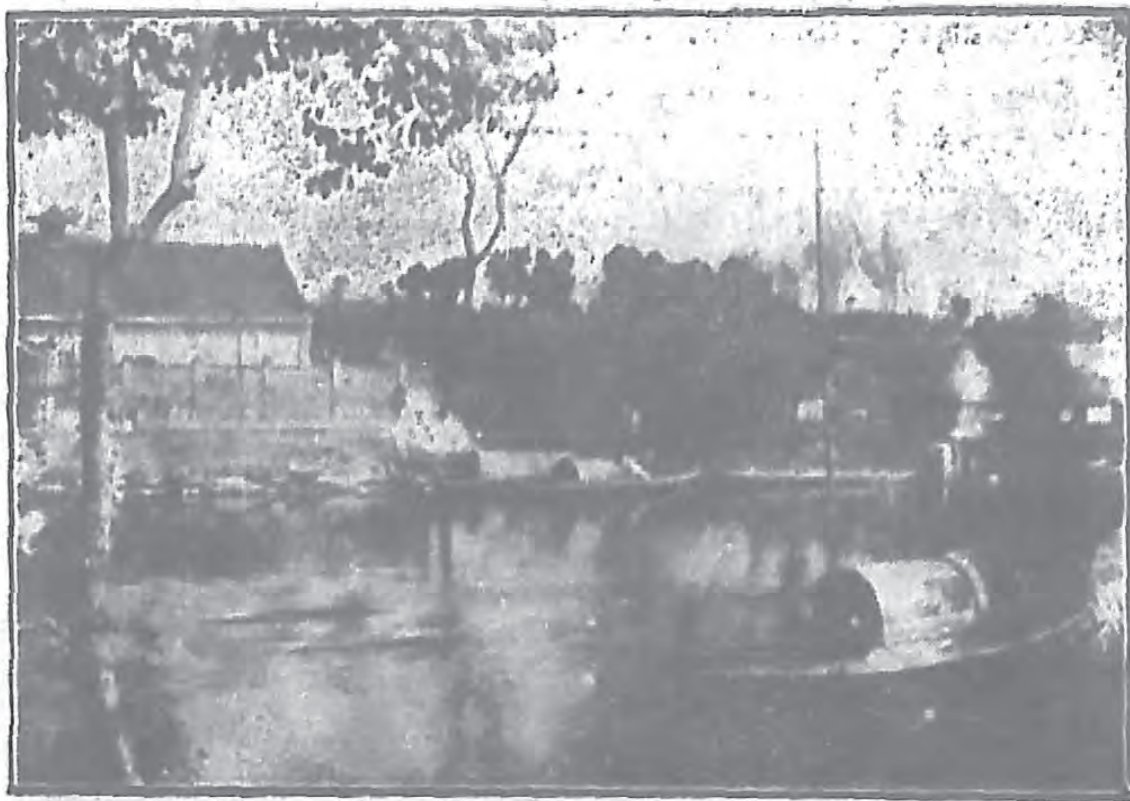
時去並有似學生之青年數人佔着樓上的正房，正在那裏打牌；兩旁的偏房也爲他人佔去，茶房乃引我們到遊人不常到的方一樓上飲茶。這地面積不過三四畝，但配置很當，臨江的這一面有樓兩座，對面爲薛濤石像及關於他之各種碑室，非則在東北面。

### 東門外之古塔

我們坐在樓上飲茶，眼看得對河市上商賈與河中船夫的勞碌，忽然聯想到薛濤底孤苦可憐，好像一個純靜的美女站在我面前受摧殘而我無力援救者一般。她過了一生迎來送往



的生活，總算是歷盡人世之苦了，然而除了幾個



所謂詞人騷客借着她底姓名舞文弄墨以自鳴風雅外，當時以至後世何曾有人爲她洒同情之淚！她底遺跡又何嘗不是風流自命的人捏造的，她底真正的血和淚我們又何從得知！

我懷疑薛濤底遺跡，我深悔不該來此白費光陰！

剎那間的偶然思想自然是無根的浮萍，那竹林間的鳥聲竟將我無謂的幻夢驚醒，不一刻又遍將園中景物一一攝下，而且對於薛濤的刻像，感着特別的趣味。特要樓上侍者覓人代托一張以備攝影。‘矛盾矛盾’，我這樣感着，然而我同時想



錦江(11) 由寧江橋上來



到：人生之意義，也許都是從矛盾裏產生出來的。

我們於一時在此午餐，吃了一碗成都所最不易吃得而最貴的細魚。

這裏的景物，我想不必要我用文字來描述，  
從照片中你可得到比文字描述更詳細而精密的印象。

三月十二日

## 66 風 波

這幾日來學校忽然發生一種特殊空氣，就是學生教師們都談着學監劉某與女生高某結婚的事情。有許多學生並來告我以此問題之前因後果而徵求我底意見：據說學校或將因此問題而引起軒然大波，非得我說幾句話不可。

劉某在名義上與我是同事，但是我底腦子裏還沒有他底形影；高某則更風馬牛不相及。我知成都也和其他的中國地方一樣，是禮教之邦，只年老有權有錢的男人們討年輕貌美的新式女學生們做一房，二房、三房、……姨太太（實際上，討去者也不盡是女學生），決不容許人因愛而自由結的，我底意見決無發表之餘地，就是發表了，即或於我自己沒有什麼不利益，但於當事者之不利是可斷言的。所以總不肯說話。

不幾日，他倆竟在某處舉行文明結婚兩方旗鼓相當，終於由調人調解禮了，一切文明結婚

應有的手續如證婚人，主婚人等等都全備無缺，學校的教職員自校長以下大半都會送禮觀禮，學生們也有許多參與盛典的，惟有我不知‘先禮後帖’的習慣，只以為未得請帖不便送禮而不曾參與。

他倆在最近的名義上雖然有師生的關係，但是他倆底結識却不自她去年入高師始，而且正式經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雖然結婚時採用一點文明禮式，但大體上總與禮教不甚衝突。誰知過了幾天，校內的空氣竟一天一天地緊張起來，我來此從未聞名的教授會議也由校長請定幾位教授而開會處決這問題了：劉某辭退，高某開除的風聲也傳遍了全校；學生們對於這問題更有趣味，反對他們這種結合的固然是請出禮教先生作後盾，就是贊成師生結婚的也從圖書館翻得一本甘肅某女師範校長與女學生結婚的紀載，從其中查出他們因社會攻擊而請法院、教育廳、教育部以及名人如張謇、張市蓀之流的種種利於師生結婚的法律根據、輿論依據以為抗，而主張一切如故（即劉不能辭，高不能退）。結果，因為

將劉調職，高仍留校以平二方之氣。

這樣的問題，在我並不見得怎樣感興趣，一校教職員與學生因意見不同而結成派別以互相爭持，互相殺伐，我更不以爲奇。然而不在主張上用功夫而假借吃人的禮教作幌子，我還未到修養功深，見如不見，聞如不聞的地步，總有點不舒服。所以遇着學生們以及社會上有人來談此問題，我也不自覺地發表我不健全的意見，而且在某次竟公開地講演了。

我以為禮教是營新陳代謝作用的，是永久不能破壞的——就是舊的破壞將終，新的又已建成取而代之——牠底吃人也是無古今無中外的。而且我也曾設想到社會上若無這吃人的東西製造苦悶，人生也就要根本失去存在之意義，所以我不會做普遍地打倒禮教之幻想。然而我對於吃盡中國男女青年的賣買婚姻的禮教却痛心疾首去之惟恐其不力。

賣買婚姻的苦痛，生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人，大概都曾受過，人人都欲言而不敢言，於是事實上發生多妾的制度以滿足強者的男性底要

求，而將弱者女性踏入深淵，使他們永久不能翻身。自從歐風東漸，男女平等，戀愛自由的名詞，始漸灌入中國少年人底腦筋，他們爲着積極方面無人可資模範，消極方面舊勢力干涉太過，在新的進程中，已不知犧牲若干生命，而尙未達坦途。所謂長者不知從積極方面設法指導，而專在消極方面來摧殘，其心已不知何居，傾軋人而亦用此，那真是狗彘不食矣。

我不相信維護禮教的人不會知道師生是不在他們所謂聖人所規定的五倫之內的，也不相信他們都未讀過韓愈師說全不知道師生的地位是隨時可互換的。而且，所謂禮教擁護者又大半是實行有妾而贊成有妾的。他們果真智不及此嗎？亦曰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耳。

劉高之結合是否以真正的戀愛爲基礎不得而知，然而要以禮教——尤其是無根據的禮教——底名義來摧殘兩性間愛的結合的萌芽，我還不能見如不見、聞如不聞，我應當早離開此地了！

二月二十日

## 67 植樹節



今天是清明，大家都得去東門外牛市口東之官地去種樹。

以清明爲植樹節是袁皇帝以後全國通行的一個節日。我也很感着中國童山太多，極贊成有這樣一個植樹節——雖不一定是清明日——使一切人民都歡欣鼓舞地開懇荒地，種植樹木。可是若干年來，這樣的令節都只以教育界爲限，一般人民還只知道清明祭祖而不知種樹；而且，就在教育界中，也是奉行故事，教師學生藉此休息一日，真正去種樹，種了樹又去培養使牠得遂其所生也是不可多得的。然而今年的植樹節不然：成都教育界的份子，固然是人人要於清明日去種樹，就是軍民長官以至各機關的工丁也得於斯日去種樹，而且通成都城的居民，也需按照警察廳所奉上峯命令的佈告，一律要出錢向農林場購樹秧，一律要於今日去城外種植。

今日誠是我生未曾經過的植樹盛典，雖然因爲下雨，牛市口一帶地方很濕，但自督辦，督辦底幾位太太，以至凡屬有轎子的人（不單屬教育界）都一律去牛市口外的種樹場，男女學生們整

隊去的更不少，就是城內的居民也有好幾十人。

所以未到十點鐘，那農業學堂預先佈置好的種樹場便已轎滿人滿，而預雇的農夫也已忙得不亦樂乎了！

今日種樹的形式也和其他各處教育界種樹的情形差不多：預先由農業學堂勘定地段；用木牌標出某段屬於某學校，某段屬於某機關，並將各機關各團體的領袖人物底地段選定，而將各領袖官階都用木牌標出；先由預雇的農夫挖下小孔，將各種樹秧底大小，按照官階的尊卑分別放在小孔內，等着行禮的時間一到，即由軍樂隊奏着勝利之歌，由最高長官領導大眾行禮、訓詞、演說、禮成，然後大家分散到預定的地段：學生們便在存秧處取出樹秧各尋一小孔丟進裏面，由工人慢慢地覆土；官長們則親至工人預定的地方站着看帶來的聽差和工人將樹秧插下、牌子豎好，然後離去——有些好事的領袖也曾屈着腰撫摩樹秧——於是各尋良友談心，一等最高級長官離去此地，然後魚貫地退出場外。

我因為不曾預先報名，所以籌備者沒有替我預備木牌樹秧等等；我不報名，並不是我底潛意識和我作對，實在是不忍將農場裏發展很好的樹

秧，爲着成全我底留名，（在數千里外豎一塊有姓名的木牌，總不能不算是留名）而將牠底一生

植 樹 節 (一) 官 階 牌 子



植 樹 節 (二) 農 民 代 勞



於剎那間犧牲在荒郊上。

回校以後，追憶一日的經過，真是笑逐顏開：參與這樣的滑稽戲，真足以消痰化食有益衛生呵！四月四日。

植 樹 節 (三) 造 員 擺 樣



## 68 花 會

在這干戈擾攘之秋，居然有最高級的軍政人員提倡與民同樂的花會，真不能不算成都百姓之幸福，尤不能不算我底機遇。

花會底官名叫做勸業會，創於清末之某實業道，民國來少有舉行，故現在還是第五次。會場

設在西城外二仙巷山門外之左方，時間自三月十四日起至四月十四日止。

二仙巷本位於田隴之間，平時阡陌成行，五穀甚茂；每遇花會便將巷外之田踏平，搭建棚房以爲開會之用。最初此地有一種習俗：每逢春初，附近農人卽以此地爲市場，各攜冬間儲藏之種子以及家庭工藝製造品互相交易。而此時正當百花怒放，農人播種之際，故交易品以各種花木及農器爲最多：花會之名，據云由此而來。清末某實業道卽利用此習俗而擴充其範圍，於春初徵集全川各縣之出產而展覽之，更名爲勸業會，意在獎勵實業。所以現在的官名仍是勸業會，不過百姓們都呼作花會。

會場所佔的面積總在數百畝，場中各物俱備：凡城內之商店，大半均在此佔一席之地以伸張其營業勢力；城中人亦於此時無男女、無老幼、無貧富、無貴賤齊集於此，於是荒涼之地段頓成最熱鬧之鬧市。而成都城最多之茶館亦於此時集中此地，而佔去其面積二分之一以上。

場內除茶館酒店外，便是洋貨綢緞店；各縣



雖然都有特備小房間陳列其特殊物產，但因戰事與交通上的種種問題，全川百四十縣，竟只有四五十縣有陳列品。然而今年花會之鬧熱，決不受其影響：因為上有達官偉人之提倡，下有文學士之贊和，場內有電燈，自來水，跑馬場，各軍官及其多數太太們並時來跑馬，引得當地以及附近各縣之民衆如醉如狂地參觀新事業；就是昔日男女分途的辦法也於今年革除，女子可與其家人同赴會場，而不虞譚神(1)。所以會場裏面的人

花 會



(1)譚讀妥，譚神兩字爲成都最通行之名詞，義爲調笑婦女之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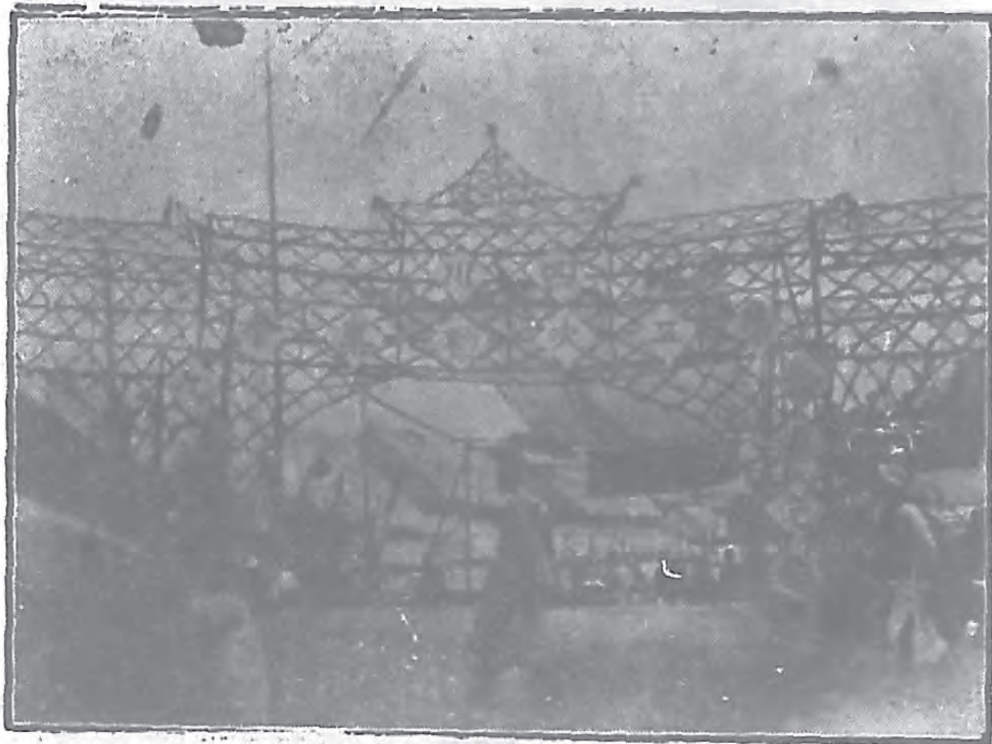
也就特別增多。

在一個月之中我曾去過兩次，第一次在三月

百花潭（花會互市之起點）



花 會 正 門







二十日是個人獨去的，第二次是同岳安勸人以及所有從我習照相的男女弟徒司去的。

我雖去過兩次，但對這會中所有的陳設，除了各種花木外，並沒有感什麼特別的興趣，而且覺得茶館與整日坐在茶館的人都太多——我不知道我可以不歡喜茶館與坐茶館者。這裏的瓶花自然是各色俱備，最難得者是高二三丈的灌木也可以移植在此，使平野的曠地，陡成叢林，使你於稠人鬧市之中保持清氣，所以也還沒有惡感。

四月十五日

## 69 畢業宴

照部章高師三年生最後一學期是實習的，本校今年有三班畢業，照例是如此。不過三月上旬

啟 察 團 出 發



英語部畢業生 (前坐者為教職員)



方開學，四月中旬又得出省去攷察，所以實習時間也就縮短。我底功課也只得潦草一畢。

在科舉時代，前輩常告我們以讀書人底兩件樂事，就是大登與小登科。現在科舉廢，名義上不再有大登科了，但是內地父老，對於子弟之在學校畢業仍視為大登科，故邊僻的縣分仍有畢業報條，而縣教育機關對於高師畢業生也很重視，每於畢業，供給三四百元，以為出外攷察教育之資斧。不過現因兵事擾攘，除滇省畢業生全部有攷察費外，川生得各縣攷察費者不及三分之一，所以出外攷察的人數也不很多。

當畢業攷試完畢之後，諸事已結束，同學之間因為聚首數載，一旦遠別，都不免有依依之情，故各級各會餞別留別的事情也就紛紛而起。我以遠道之故，多蒙他們相邀；每次並得演講。演講在我本是一件苦事，但終於不得不說，說了又須得罪許多人。所以最後因學校週刊記者劉雲階之彙稿，而作成兩篇短文談說當年畢業時的心情。

## 追念（一）

[ 267 ]

——與同學偶談中的幾個片斷並致將畢業諸君——

諸君！承你們不棄，不時有一個人或一個人以上到我這裏談話，而且談的時候，都是無畏無礙地自由發抒己見，雖然你們和我或我和你們底意見有極相左，而至於辯論，然而講完了，大家都感著愉快，始終沒有什麼“隔膜”；這真是我最高興的事情。我想：人世間的種種事情，都為著“不瞭解”的原故，發生許多不當發生的問題，更產出許多不必要的苦痛。諸君！——不時來和我談話的諸君，能夠把人間底“隔膜”掀開——也許諸君還沒有被什麼東西隔着膜着——赤裸裸地向我講這樣，說那樣，我縱然為黑沉沉的濃霧蒙着，也不得不鼓着勇氣去撥開牠，把八年以前的我——和你們現在相彷彿的我，顯呈於諸君之前。

諸君！我在八年前的這些時，所處的境況，也大致和將畢業諸君現在所處的相似；我那時是一個就要畢業的高等師範生，是一個在學校負“能”名的高等師範生！學術界雖然不注意到我那

滄海之一粟的小卒，但因為我兩年前曾和朋友在長沙創辦一個日報，而且不時好在報紙雜誌上表些不成熟無系統的直覺意見——現在還是如此——社會上有些人提到代表我底符號，也搖着頭、皺着眉、點著首，好像起了追憶一般的情緒，在那裏推敲想像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呢？正是生氣勃勃，自然是昂然自得：雖然不敢說是目空一切，可是作過的好夢也就不少。這些過去的雲煙，當然不能蒙蔽諸君底前途，更不能增加諸君光輝，然而在離開純潔學生生活日與社會作無謂周旋的現在的我追念起來，却是五味都全，似乎應當陳列出來和諸君共賞，諸君吃慣了“川菜”，偶然嘗着一兩樣“湘味”，或者還可調和調和胃口罷！

我將要畢業時的那學期，腹中的經綸，不知道什麼原故特別加多：古人所謂安邦定國、經世濟民的種種才能、種種計謀，好像都具備於我一人之身。我當時曾想：

“我現在是一個高等師範本科畢業生，資格雖不及留學國內外大學的博士碩士學士，但在本



省總可算是造峯登極了！社會上雖不能以待博士碩士學士之禮待我，但至少亦常另眼相待。教育界更當替我留一個位置；而況我們英語部學科三年的英文完全是美國人直接教出來的：書雖然讀得不多，但關於教育和哲學的教育、美學、心理、論理、哲學、倫理等等，關於文學的中國文學作品，美英文學作品，中國文學史，英美文學史等都曾讀過，而且最大部分是用英文讀過的。我雖然因好在圖書館亂翻的原故，學校成績不能稱頂好，但全班三十人排列起來却也沒有出過前五名；至於作文演說更是我底長技。以我這樣有才幹的人，何愁到社會上去沒事作，更何愁事業做不好。——若果社會真不容我作事，而且我底事真作不好，那是真社會之過，我當然不負責任……”

想到這裏，精神自然很興奮而愉快，好像什麼事都能辦：倘若有人請我教書，不消說是幹得下來的，而且預定幾天功夫，就可以把學生教好；若有人請我作校長，那便更中下懷，更可以展我所長：就是不在教育界而改入政界，實業界

——我想挾着我底英文中文科學——亦將無往而不自得，世界上到底有麼難事！拿破侖說他底字典中無‘難’字其實那時候我底字典中也是無‘難’字呢！

可是再一深思，便發現前半段的觀念完全無用，而且立即被排斥於意識園之外，因為我當時並曾想：

“社會上的羣衆是盲目的，資格兩字是盲人辨別他人賢不肖的標幟。不管你底法寶怎麼高，若是你沒有飄過海，別人總不信你是神仙。要在社會上作頭等人物，只有努力設法飄海……”

於是意識底全部，又完全為‘出洋’兩字佔領者不知若干時，並且想盡了方法謀這理想實現。雖然未曾仿照科學家底辦法，把種種臆說都去實驗一番，然而假定的臆說却也不少：第一，希望政府派遣大批留學生出洋，我亦為其中之一，第二，從“人力”方面單獨向政府交涉；第三，向親朋之富有者借貸；第四，向家中設法；第五，到國外去半工半讀……大概可以想到的方法都會想到了，而且每想到一種方法都感着特別的



愉快。我當時也未嘗不知畫餅不可以充饑，然而除了自己畫了幾個餅子而外，又有什麼方法呢！所以饑只儘管饑，餅子還是不斷地畫去！

至於學校的功課，自然是不必留意的：因為一則中外古今的書已讀得不少，這時正是籌畫經國大計的時候，自當棄小就大：一則畫着的餅子，萬一果真成爲餅子，那攜書本上課堂的生活更多着，又何必斤斤計較這短少而無用的時間呢！

## 追念（二）

草色青青柳色黃，  
桃花歷亂李花香，  
東風不爲吹愁去，  
春日偏能惹恨長。

這四句詩，我十歲讀千家詩的時候便曾讀過，當時教師雖然也曾講過詩中的義意，可是我却除：聲音與符號而外，實在沒有別的感觸。後來有時也曾讀及，但還只能知道字義之解釋，至於詩中意趣，仍是無從領會。自從到長沙岳麓書院舊址的高等師範以後，便覺得這四句詩的意義

特別增加：岳麓書院本是宋時朱張講學的故址，在歷史上自有特別可紀的地方。然而我所愛的不是牠歷史上的光榮，却是牠當地的景物。岳麓山本不甚高，山中的古木自然不及衡山、泰山中的那樣蒼巍；然而滿山的楓樹，到冬初都戴紅冠，穿上紅衣，和太陽爭輝，使我們一些愛自然的青年，每到陰歷十月都要於落日未墜時，到山麓的池旁去賞觀牠們映照在水中的秀色，而且要向水影中看看自己是否也如敷粉的潘郎。有些好飲酒的，並且要偕三五良朋，攜一樽小酒，坐在朱張從前看紅葉時曾經坐過的愛晚亭中，一杯一杯地對酌。這些我現在迴想起來自然很有興趣，但是我不想也就可以忘去。我不想還能不時再現於我腦海之中的就是春日的漫遊：

岳麓書院建築在岳麓的“麓”下，冬天有紅葉的楓樹映照牠，自然足以使人低徊，但是除了那些着紅衣的有幾分喜色而外，其餘的都帶着些愁慘的氣象，也就足以使人感着美中不足。可是一到春天，一切草木都換了新衣，姑不問兩旁田野間的“草色青青柳色黃”，也不問正對湘江的園

林中之“桃花歷亂李花香”，就是山前山後不入流的草木，也在那裏爭妍鬥豔，把滿山都放遍了紅花白花黃花，從遠望去，好似臨夜的黃浦江間，萬家燈火都映在水中如天上的恆星樣。那時，蜜蜂忙著工作，百鳥忙著歌唱，寂靜的山林，平添了無限浩氣。就是遠居城裏的人，也不惜渡重河（由長沙城至岳麓須渡河兩次，因江中橫亙一沙洲，將江水隔而為二，長沙即以此得名，）三三五五絡繹不斷地來拜岳麓，我們處在近水的樓台之中，自然有權先得月。所以一到春日，便是我們最高興、最舒適的時候。——平日最不歡喜出遊的人，到此時也為着“春色”的支配而時時至麓田間遊行，我則春日的餘時幾完全消納於田隴園林之中。

每到春季開學的時候，我預想到春日的漫遊，精神便為之一振。等到春日將盡，百花漸凋，便又悵然不樂；然而迎春送春成為習慣，春來春去也就視為尋常。有時也於春去時感着寂寞，也曾誦着“東風不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的兩句詩。但是這句話，真義何在，却始

終沒有悟領。大概少年意氣自豪，本來就沒有什麼愁與恨罷！

民國六年的春天，草色、柳色、桃花、李花，還是一如往年的青着、綠着、亂着、香着，我也照常把我餘暇的時間消磨於田隴園林之中。但無論如何乘興而出，盡興而返，心裏總不安舒，總似失去一件什麼東西一樣：鮮紅的桃花，雪白的李花，青綠的秧田，垂腰的柳條，當時看來，好像都變其昔日妍柔媚的態度，而在旁邊竊笑我無所依歸的孤獨。是的！我真感着孤獨，真感着無所依歸的孤獨！我想到四年來同學間的切磋，想到教師底指導，想到工人底勞苦，想到家庭底供給，想到只管求學不問其他的生活，想到圖書館底書籍，想到朱張底遺跡，想到鄉民底和善，想到山林的鳥音，想到田間的蛙鳴，更想到冬日的紅葉，秋日的清泉，（山腰有白鶴名秋最清冽）夏日古寺（山腰有寺名萬壽宮），古木蒼陰，盛夏如初秋，爲我們常游之地，春日有百花……無一不足以使我繫戀，無一不足以使我願終身生活於其間。然而無情的時

間，偏如流水一般地過去，一轉瞬四年期滿，我終不得不離開我愛敬的師友與可依戀的景物。

只離開不願離開的人與物也罷！偏偏離開後又要走入舉目無親的社會中，只走入舉目無親的社會中也罷！偏又要在茫茫人海之中自謀生存。我本願終身作學生，故未離校前，也曾畫過許多餅子，然而畫的餅子終於不能充饑，在學校求學的希望完全打消。作事嗎？當時既在教書，自然不患無事可作。可是什麼事是我當作的？我最宜作什麼事？只教書嗎？還作其他？爲五斗米折腰嗎？還是效陶淵明躬耕？專心做事呢？還是一面求學？求學怎樣求法？因職務的防阻，不能求學又怎樣？凡此種種均使我寢食不安，夢魂顛倒。於是聽得東風，愁腸百轉。看得春日，離恨千結；“春風不爲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底真意義，始真領悟。——不但領悟而已，當我們行完畢業禮，不得不攜行李出校時，竟因愁恨交加而哭了。人生快事的‘大登科’，只是如是如是而已。

諸君底心緒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總望未

畢業諸君，趁時努力學業，趁時珍玩景物，毋再效我當時臨去而哭！更望卽畢業諸君，努力剏造事業，努力發揚校輝，毋再效我今日悵悵追念！

## 70 運動會

學校自開學以來，還發不到一月之五成新俸，所以教職員於四月初便自由罷教了。我因為不是團體行動，對於罷教的舉動與目的全無所知，只見到上課的教師一天一天地減少，而驚異自由缺席者之多，誰知到十五以後，便上課鈴也不聽得響了。我本想和考察團同行返甯，但因為功課未講畢，不能如願，故在二十以前仍然照常上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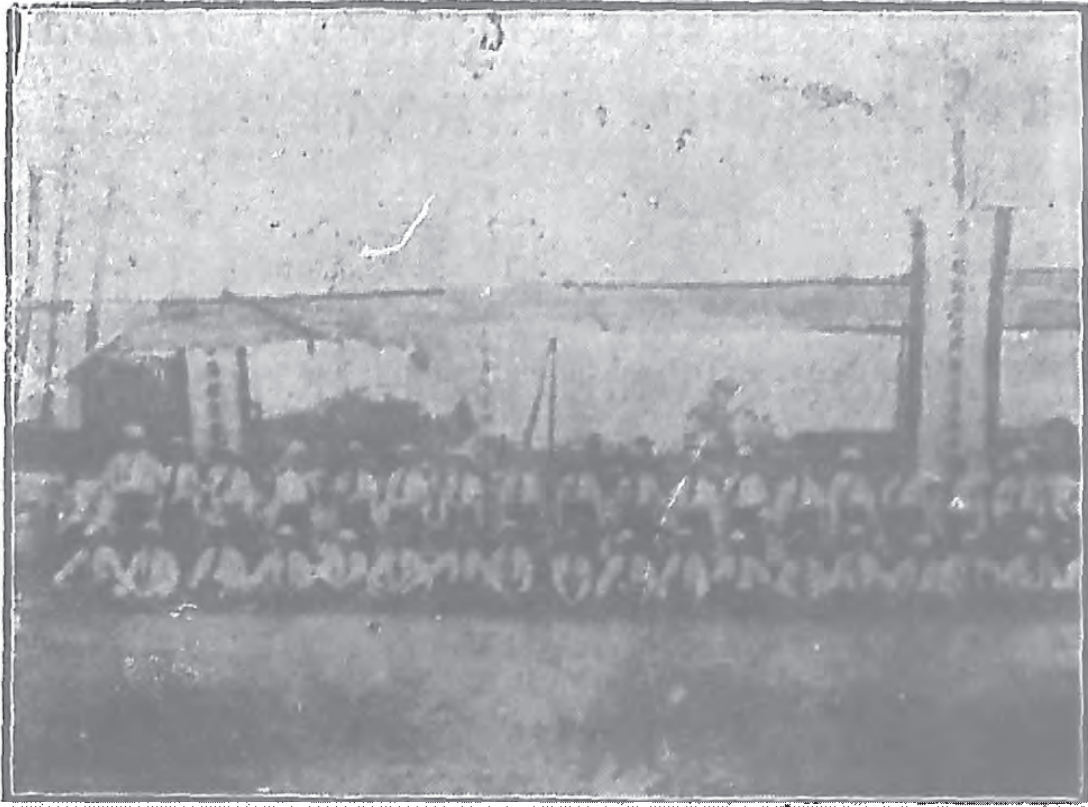
指 揮 臺





而且加多鐘點，希望早點了結，早點起行。然而大

童 子 軍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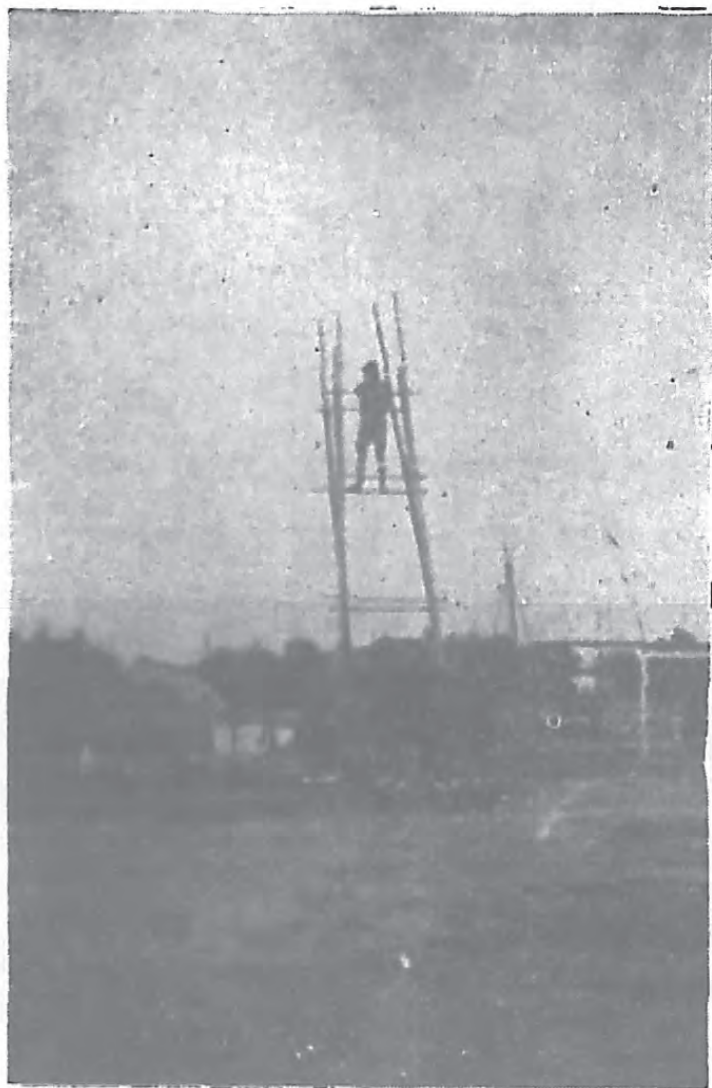


童 子 軍 二





勢所趨，終於不自能特自獨立。政府無款可發。



童子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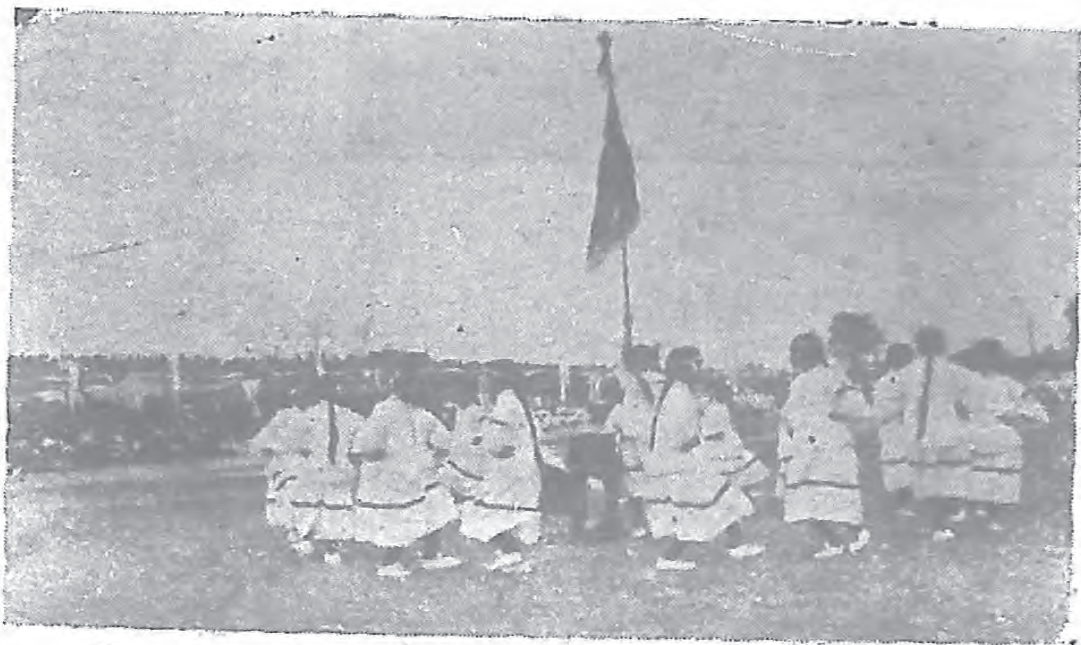
女學生表演

也就乘着這個機會將預定之全省學校運動會提早

女 生 表 演 二



女 生 表 演 三



於本月二十一，二，三，三日舉行，使學生練習體操而不至無事可作。

運動會是在東校場舉行，地面很大，一切設置，一切活動都和其他各地運動會的情形相似，你要知道此地男女青年運動情形，就請你看照片罷。

四月二十四日

## 71. 喜劇

國立成都高師的校長教職員竟爲我演了這樣一幕喜劇，恐怕是你夢想不到的：

運動會完畢之後，便有學生告我學校將以我爲對象而起大風波。我當時很不以爲意：因爲我早厭惡教師生活，這次爲着巴蜀景物的誘惑而來此，孤獨的苦痛已經受夠，只因不忍將自己担任的功課中途停止，及青城峨嵋兩地還未遊歷，不願遽去，否則早已離此。而且來此數月，除了孤獨的苦痛而外，還使我瞭解教育界的污濁與人生的虛偽：我爲着涉世已深，諸事不敢爲盡情的攻擊，但精神上苦痛，實爲有生以來所未經，而數

年來脫離教師生活的決心亦由此更堅。我曾將我離此的時間與離此以後的生活計劃告學生，而且正在覓替人。我何故而可以作引起風潮的對象？

過一日學生中將此消息相告者更多，他們說這次的計劃是很周密，背後有很大的靠山；他們又說，所以致此的原因，是由於我平日的言論不檢，有損校中要人底聲威；自己要去，又要覓替人，有妨同事底生活。我自問到此而後，涵養的功夫已與日俱增，就是覓替人也是受學生多次請求不得已而爲之事，而且其人未必能來。以此而竟勞他人起一次風潮，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們底報告畢竟不是假的，前月二十七日，某女士以女同學告發其與我有戀愛關係（注意關係兩字）的罪名而退學。學校處理這件事是只通知本人而不用牌示的，然而，從未聞知的學生會產生了，而且以爲一切罪惡都應由我負責，於晚間開會對我討論辦法了。誰知開會之時，某女士竟親自出席，登臺說了些有侮師長的話，其朝夕相從的某女士和之，一部份男學生又和之，竟至逼得當局者親自承認收回成命而後已。於是我底

罪惡更加深重了。其實當夜我却因友人之宴直至夜十一時方返。校中的一切都是被稱爲‘擁舒’的學生於翊晨相告的。

此校素日是用嚴格管理的，然而二十八日竟爲着‘擁舒’與‘收回成命’的問題，鬧得不能上課。午後竟完全停課，學生中發生爭鬪，教職員則集若干人開全體教職員會議，最後由學校具備公函由當局者帶領教職員學生代表親赴督署請下令通緝，並帶兵一隊到處搜捕我，其罪惡是“誘惑女生，師生戀愛”（這兩種罪名並行不悖，非他們底聰明才智實想不到，）誰知我早已得一部分學生之掩護而出校。他們在校尋我不得，以爲我必在劫人家中，到劫人家中搜索又不得，乃將劫人捕去爲替。

這一日，我本有被捕的機會數次，都爲學生掩護而免；及至劫人捕去，我覺得這樣地連累無辜，實在於心不忍，決定一面向法庭起訴，一面親自投案。誰知竟因朋友的解釋而二者取消。他們以爲成高的當局初意只在籍此騙我，以爲平日言論不慎的報復，現在的一切，也不是他們底始

願！第一，他不料區區的弱女子竟會不遵命令，第二，不料一部分學生竟詞嚴義正地逼得他收回成命，第三，不料校中竟有老成持重的教員責難他；他既鬧到下不得臺的地步，所以不得不變其‘丟面子’的初衷，而改採‘置之死地’的最後手段了。如果有法律，決不會自創千古未有之奇例，請令通緝，請兵逮捕，更決不會捕及勅人。所以我也不得不忍心使勅人代我受苦而匿居不出了。

從各方傳來的消息，知道勅人底生命沒有危險，至於他所受的苦痛，我想以他那文學家的浪漫態度享用之，反而於他作品有益；就是他底老母與妻子也淡然視之，反常來安慰我。所以除了在可能的範圍內托友人援救外，也就不再爲他惶急。

當初我以爲他們也不過是用點恐嚇手段，出出他們底氣，或者藉故報復報復勅人（他們恨勅人或者比恨我還過之）而已。誰知學生所謂置之死地的話竟非神經過敏之談。他們於二十六日遣人守着各城門口，並在我平日過往的一切地方與教堂洋行裏查訪，而且懸了賞格通電全省緝拿務



獲，我現住的地方不能再居，爲我通消息的學生也因齋務處兩張嚴厲的布告而不能隨時出來。然而終於有冒萬險的青年於晚間點名後從牆上跳出爲我報告一切，而且給我許多證據，我竟以此而重遷三次，而使他們幾次查出我底祕密住所都在我遷去以後，真不可謂不是天幸！

成都高師齋務處布告兩幅



(字爲該校齋務長秦某手筆，蓋有‘國立成都  
高等師範校齋務處’圖記)

幾日來，成都報紙都滿載着關於此問題之消



息，而且有幾家並由編輯者申明是成都高師蓋印的原稿。我曾經作過記者，對於記者底苦衷深能諒解，所以始終不曾要求他們代我發表文字，只冥想到戀愛與誘惑兩罪俱發的滑稽，校長函請通緝並帶領代表率兵逮捕教員的奇蹟（我想在教育史上大概總可稱爲奇蹟罷），讀那‘天地之所共憤，神人之所難容’的濫調傳單，聽那滿城風雨的傳說，而漫寫着經過的一切以消遣。倘使我果能生還者，你當有機會看得這喜劇的內幕。不過這事的關係太複雜，我底劣根性又太深，雖然寫的很多，但是時刻顧念着他人，顧慮着社會而不願立即發表，祇好留作遺著罷，不過這件事我認爲終當公布於世界，我不能生還，有人爲作傳時，也請你請他代我把這段故事加入。

本月三日又在報紙見着某女士要求該校立即答復的申辯，我知我底罪過又會加重一層。果然，該校的人員極其大度，而且特別尊重女權，無論如何都要擁護她爲被戀愛者，被誘惑者而幫她申冤(?)，所以對於她底申辯一字不復；甚至後來她底旅省同鄉會去公函質問，在法庭伸訴，亦

無消息；惟集其全力於緝捕我。一般朋友都以爲我有立即離此之必要，然而劫人未出，我終不忍獨去。我相信我所處的地方還安全，我決不願放棄這樣的好機會，只靜居山間，盡力搜集材料，充實我底筆記。

其實這樣的事情，在四川並不奇怪。前日報上又載與此相類的一件事：這是發現在重慶某女師範的，發生的時間與這裏相去不遠。其起因係某女生底月經布欠收檢，舍監查見，懸牌記一大過，女生忿而服鴉片烟自殺。經救起而舍監以爲是圖賴，更須立即開除以警效尤。在開校務會議處理此問題時，教師周某力言不當，於是他與她就被人指爲有戀愛關係而開會散傳單，鬧得滿城風雨；所不同者，重慶當地的軍政長官不理這些問題，只聽大家筆槍墨戟地戰了一場，至她與他都離開學校而卽了。我看了這段新聞，自然有德不孤之感，但地獄中的一切冤苦，也都活躍於我底腦海。這樣的中國，真不是人所能過活的呵！

前日下午，劫人被釋，並來看我，且與岳安等爲我籌劃種種脫險之法。我對他們這種俠風無

話可說，只有泣而受之而已。我決定明早化裝出城。雖然有通電通緝，但此地的命令與北京差不多，都是不大出得城門的，只要經過兩天無問題，便可以慶生還。倘若萬一不幸而不能脫險，我有遺囑一紙存此地友人處，他一定於我死後寄給你的。一切請你照遺囑而行。最要緊的，我底遺稿，你一定要代我印行，這次的故事，你一定要參照我自己所記的情形加入我底傳中。你要知道，我是人，而且是凡人，決不會因為做教師便變成神，也不當因為作教師而變成鬼。則我一切的人的事，都當明明白白地宣布給人們共見共聞，決不要隱匿一點。

也許這封信是我最後的手筆了，你得珍重保藏留給兒女們長大了閱讀，使他們知道所以沒有爸爸之故而努力與惡勢力宣戰，為人類放光明。

## 72. 歸期

現在總算脫險了，鬍子與京話幫助我不少。

這封信本可不寫，但為着種種關係還得在這裏發表一篇不必發表而且不願發表的文章，大概

有一星期的耽擱，所以先寫這封信給你。

我是十一日早五時由成都起行的，今日午後四時到重慶，一切經過，另有記載，將來你總可知道。

這次事變我並不悲憤，只感到我底力量太薄弱，不能拯救爲傳統思想所誤罔的青年，涉世太深，不敢正正堂堂拚命與惡勢力作戰。然而有許多青年之冒萬險救護我，與劫人之不惜犧牲一切代我入獄，及幾位不願居名的朋友之不恤人言代我周詳籌劃脫險之方，總算我此行不虛。現在我只望此次與我爲敵的人們自求進步，在五年之後不再有與此類似的舉動，十年之後深惡這種舉動。在我除却學校底功課未教完，青城與峨嵋未遊歷而外，一無遺憾；而且深感謝他們給我以真正滲透人生的機會。這樣的經驗是有錢買不到，有力取不到，是踏破鐵鞋無處覓的，是最可寶貴的。我幸而得之，使我生活上的意義頓然改觀，我後半生的生活雖然未見得都受牠底支配，但最少牠得佔一個重要的位置。我現在只研求如何善用此經驗的方法以增進我生活之意義！

我是人，而且是凡人，我既不能爲着要過教師的生活而成神，也不當爲着作教師而變鬼，今而後只有毅然地棄去這神鬼式的教師生活，而努力作一個平凡的人。

“相見有期，不盡欲言。”

五月廿日，重慶

2